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欧亚历史与政治

- 3 施 展 /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
17 王树春 朱燕 / 大欧亚伙伴关系: 多维视角下的深度解析
44 林精华 / 从苏联解体到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被分解——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政治学

欧亚经济

- 79 雷婕 童伟 / 俄罗斯政府能否摆脱油气依赖?
105 И.А·马卡罗夫 / 俄中农业合作: 期望与现实

欧亚安全

- 128 孙 超 / 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
157 何奇松 / 俄罗斯军事航天: 理论、现实、改革
177 曹升生 / 冷战后美国的涉俄非政府组织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 阎德学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7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Ши Чжань

Западные районы Кита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3)

Ван Шучунь, Чжу Янь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Мультиаспектный Анализ..... (17)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От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разлома еди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2015 г..... (44)

Лэй Цзе, Тун Вэй

Сможет л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нефти и газа?..... (79)

И.А. Макаро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ожидан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105)

Сунь Чао

Анализ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илеммы комплекс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128)

Хэ Цисун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теори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еформа (157)

Цао Шэншэ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зучающих Россию НПО США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77)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Shi Zha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3)

Wang Shuchun, Zhu Yan

The 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17)

Lin Jinghua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ivision of United Russian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5... (44)

Lei Jie, Tong Wei

Can Russian Government Get Rid of Dependence on Gas or Oil? (79)

I.A. Makarov

Russia-Chin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105)

Sun Chao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of South Caucasian Security Complex..... (128)

He Qisong

On the Russian Military Aerospace: Theory, Reality and Reform..... (157)

Cao Shengsheng

Russia-related NGO Studies since the Cold War (177)

欧亚历史与政治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

施展*

【内容提要】中亚和西域，在通行的历史叙事当中，长期被人们视作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客体，较少有对其主体性的讨论。这样一种单边的叙事，会遮蔽掉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无助于构建边疆与内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历史记忆。需要在古今之变的格局当中，在大陆帝国的视野之下，重新构建一种历史哲学的叙事框架，给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理解方式。

【关键词】“一带一路” 西域-中亚 中国与中亚 欧亚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7)02-0003(14)

一、边疆何以成为问题？

新疆古称西域，这两种称呼都内含着一种边疆性。但是，何谓“边疆”？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被理解。“边疆”身份的意涵，在古代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理解新疆—西域问题时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①

*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① 就一个给定政治体而言，其正当性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二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心理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本文的绪论部分会先讨论政治哲学当中关于正义/正当秩序的古今之变，提出现代国家对于正义/正当秩序的理解框架；接下来会再讨论，在现代国家的秩序观念之框架下，政治共同体的心理边界如何确定的问题，这就会过渡到本文的核心关注——历史哲学视角。

在古典帝国的视野下，世界秩序首先不是一种政治秩序，而是一种文明秩序。帝国是文明之道德理想的世俗担纲者，其眼中的世界秩序呈现为一种中心—边疆—蛮荒的差序格局。帝国中心区是文明的至高点，“边疆”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明概念，正是通过边疆，文明从帝国中心不断向外流溢，传播向蛮荒之地，边疆是文明向外扩展的前沿。在这种差序格局下，诸区域的等级高低是从中心向蛮荒逐层递减的。但是，边疆的地位虽然比中心要低，却并不会使得边疆的尊严被剥夺。相反，在整体的秩序结构中，各个部分都有着各不相同、彼此无法替代的功能，都不可或缺，各自的尊严都来自这种不可或缺性。等级差异所带来的不是尊严的区别，而是责任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帝国中心肯于承认边疆的成比例的尊严，边疆是可以接受自己相对于中心的次等地位的。在古典帝国的视野下，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也必须在超脱任何个体——包括作为个人的君主在内——之上的整体秩序当中才能获得体认，整体秩序是世界的根本意义框架，是思考政治正当性的出发点。

但是，在现代国家中，那种对于世界秩序的差序性理解被普遍的平等置换掉了；思考政治正当性的起点，也从整体秩序转换为个体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叙事结构中，不再有什么基于等级差异的比例性尊严，尊严是寄托在每一个平等个体身上的，基于个体彼此之间对于对方之主体性的普遍承认。从国家的空间结构角度来看，古典帝国时代，帝国中心不认为边疆有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主体性，边疆只有通过中心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到了近代一系列的革命之后，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区域群体，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为中介，每个人和每个区域群体都拥有自足的价值和意义。^①

正是经历了政治正当性的这种“古今之变”后，边疆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由于现代叙事中，预设了所有人、所有地区的平等，则边疆不再像古典时代一样首先是个文明概念，而是被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边疆的主体性应该是自足的，国家的政治叙事也承认这一点，从而在文明意义上不再有边疆；但是此种叙事却在事实上取消了边疆的历史主体性，将边疆与国家中心

① 列奥·施特劳斯曾对这样一种古代与现代的秩序观念的差异做过极为深刻的讨论。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地区的平等性表达为边疆同化于中心，以及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国家的中心区对于边疆享有各种优势，以至于中心区在政治实践中总是有着不自觉的对于边疆的居高临下之感，那种有着等级之分的“边疆”又被隐性地继续了下来。

于是我们便可以说，在古典时代，是有边疆、无问题，边疆在整体秩序当中的地位名实相副，对边疆来说不存在什么生存困境。在现代性诞生之后，则是无边疆、有问题，与中心地区有着高低之分的“边疆”在理论上不存在，实践上却隐性存在。理论的承诺与现实的感受之间的张力，在现代世界构成了边疆地区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边疆地区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叙事和历史叙事当中，虽在原则上被承认了，但在事实上却迷失掉了。

对大国来说，边疆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但倘若边疆不能在国家的叙事当中获得一种主体地位的承认的话，则前述的生存困境将无法获得化解，而国家对于边疆的治理也很有可能会处置失当。从西域视角来看，对其主体地位的承认，首先意味着重新定位其在中国历史当中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是有整体性的，对于边疆的历史意义的重新定位，必定意味着对于国家的历史叙事的一种深刻反思，或者说，对于“何谓中国”的反思，这是我们重新思考西域的历史意义的一个前提。^①

任何历史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当中展开的。不同的地理空间，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自然条件，约束着生活在当地的人群只能选择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进而产生大不相同的对于秩序的印象。这里面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山—水分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关系。

一旦进入这样一种地理空间视角，就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所发生的空间，

^① 由于边疆问题近年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关注度，所以“何谓中国”这个话题近几年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浮现出来。诸如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想象的异域》等著作，赵汀阳先生和许纪霖先生关于“天下体系”的诸多思考，姚大力先生和罗新先生的一系列关于草原史的论述，王明珂先生从边疆着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等；海外的新清史研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尝试。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何谓中国”的问题会有很多启发。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们所打开的新领域，主要从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这一视角展开，对于西域的讨论相对较少，仅有的一些也未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本文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做一些尝试。

并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空间，而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它包含着因 400 毫米等降雨线（大致重合于长城）的划分而形成的游牧生态经济区与农耕生态经济区、因连续的沿海丘陵导致相对隔绝于中原的破碎地理所形成的海洋生态经济区、因极度远离海洋的干旱地理形成的不连片的绿洲生态经济区、因平均海拔的高度而形成的高原生态经济区，等等。这些彼此差异甚大的经济区，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不可克服的自然生态原因，但由此会进一步地产生这些地方对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秩序想象的亲和性之差异。比如，基于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才得以展开的儒家之伦常秩序，在草原游牧区居无定所的生态下，是不可能落实为日常的伦理实践的；儒家未明言，但内在隐含的“中原正统论”，^①使得西域也不大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儒家的秩序想象。伴随着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秩序想象的，便是不同的自我认知。所以，这些地区差异化的主体性有着其深刻的地理—历史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区域，在历史上逐渐演化为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其相互间的互动过程改变着彼此。^②此一互构历程，形成了一种超越于诸多亚区域之上的共享的历史记忆。这样一种共享的历史记忆，正是共同体之心理边界的基础；但是它需要通过恰当的历史叙事被表达出来，才能化作共同体的精神自觉。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应当能够呈现出，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汉族中心的一元实体不断膨大为今天的领土与人口的过程，相反，它是一部由诸多亚区域的互动历程所构成的体系史。这个体系不断地在寻找一种均衡的政治存在样态，它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的外部均衡，一如汉—匈、宋—辽关系；有时表现为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一如大元、大清帝国。这个体系的生老病死起承转合，才是完整的中国历史。

① 历史证据之一是，三国末年，邓艾攻蜀汉时，曾先致书于蜀汉君臣曰：“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参见《三国志·蜀书三 后主传》，此信实言出国人共享的隐含信念：苟非地据中原，则正统不与焉；出身皇族同宗并不更具优势。

② 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人对于草原与中原的历史互构关系的研究，相当具有启发性。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中国的自我意识的充实与成熟，必须以对于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理解，以对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理解为前提。而我们对于西域的关注与思考，在这样一种体系史的视角下，便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意义。

二、作为自由通道的西域—中亚

要探究西域的历史哲学意义，首先还是要来看一下其历史赖以展开的地理空间。西域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义中亚，广义中亚大致可以包括今天的新疆地区、中亚几个斯坦国、以及阿富汗等地。在中亚地区沿着天山—锡尔河大致划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性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这条线以北是游牧地区；这条分界线向东大致可以与分隔游牧、定居区的长城连起来。中亚与东亚的游牧一定居之共生体关系有个重要区别，就是东亚的农耕区的规模足够大，从而它或者足以支撑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长期对峙，或者在游牧者入主中原以后，可以用中原的庞大财富赎买游牧部落当中的军事贵族，从而破解了因游牧帝国周期性继承危机所致的“胡虏从来无百年”。但是中亚地区的散落绿洲，既不足以独立对抗游牧帝国，又不足以让入主的游牧者能够完成对军事贵族的赎买，于是其历史节奏便会与游牧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有共振关系。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这两个亚区域在历史上很少处于同一王朝的持续统治下。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其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持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等，都是统治没多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游牧一定居共生体。

中亚的地理因此是很破碎的，但中亚的历史哲学意义，却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破碎性基于草原帝国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可以说是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破碎性则完

全是地理所决定的——绿洲彼此是不相连的，中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同时每个绿洲的规模又都很小，这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

中亚的破碎性使得其定居地区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政治秩序。外部力量的进入，或者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者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必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要采行间接统治，这样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于是可以说，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一种亚区域特征，即它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就是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并不是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着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面对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所不得不接受的统治原则。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中亚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大将吕光，曾被苻坚派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一度就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地，即为一例。^① 民国时期，新疆的历任最高统治者都是内地过去的汉人，却也纷纷割据自雄，仅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号令，也是例证。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我们可以看到，它被阿姆河以南来的轴心文明帝国进行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 300 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 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两次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就要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使得不仅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

① “（苻）坚闻（吕）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晋书·吕光载记》

保留着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被消弭掉的自由。这种自由集中体现在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上。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推动着一个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中亚的商人群体在古代到中世纪大有能量，虽然他们要依赖于游牧帝国的保护。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依赖于突厥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突厥帝国各种基于商业过程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唐帝国也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受惠于粟特人的活动。以至于，粟特人成为突厥人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突厥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突厥帝国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①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据巴托尔德的研究，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的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以至于“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②

这个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中亚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是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呈现出历史在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人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中亚绿洲地

① 参见[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168页。

② [俄]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

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高，但由于其太过破碎，总财富量却很小。于是，它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这些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一定会建立起轴心帝国，集权秩序的政治力量会对文明本身发展的逻辑构成一种压制，使得文明内在的各种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了世界性的眼光，较高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①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同时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又使得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从而使得它们在中亚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呈现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东亚地区，对东亚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再如，公元3世纪诞生于伊朗高原的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命运多舛，无法摆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忽而被捧杀忽而被打杀，始终不得其正。摩尼教逐渐传播到中亚的河中地区，在公元6世纪后期，中亚摩尼教宣布与巴格达的总教会脱离关系，独立出去，号称电那勿派，^②这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才有可能。嗣后的摩尼教反倒在东方获得了更大的世界，以致成为回鹘帝国的国教——当然，这又重新与政治形成勾连了，但我们毕竟还是在中亚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出现。

最具象征性的是伊斯兰教。它在8世纪开始传播于中亚，到10世纪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据巴托尔德的研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伊斯兰经文学院，不是出现在作为伊斯兰教大本营的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③除了这里在佛

① 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先后流行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唯独儒教未曾流行，虽然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曾经努力过，甚至在当地开科取士，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回想到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儒教的地理依赖性，这可为又一例证，嘉峪关差不多就构成了儒家向西北传播的地理极限。

②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页。

③ [俄]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61页。

教时期便有着经文学院的传统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远离伊斯兰教的中心，不受哈里发的控制。哈里发由于其统治的正当性完全系于对《古兰经》的解释，便不能容许其解释权外落到他人手中，所以有可能形成独立解经力量的经文学院便会受到压制，只有官方学院才能成立。再一次，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伊斯兰教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正是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这种自由发展，结合于此地流传已久的古希腊哲学，才在这里孕育出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对阿奎那等经院神学家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在约公元 1000 年的前后四五个世纪中，是中亚这个地区触动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中心，走上前台。”^①

虑及于此，可以说，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却构成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轴心文明的精神力量在这里真正地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陷于颓靡之际，反哺其母邦，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

更有趣的是，作为“自由通道”地区，中亚需要一种稳定的秩序，这在很多时候是靠外部轴心文明的帝国来提供的。但是外部轴心文明帝国对中亚的统治，只有在其不表现为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中亚对于轴心世界的价值才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其功利性的价值体现在中亚作为贸易通道的高效率上。贸易的高效率依赖于一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中亚不被外部轴心世界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一方面有了秩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才能存续；一旦它被直接统治，自由不再，则其贸易的效率受损，而轴心帝国还得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吃力的统治，所有的价值都变成负数了。这也是为什么轴心文明对于中亚的直接统治往往得不偿失、难以持久的一个原因所在。就非功利性的价值而言，在于“自由通道”地区可以呈现出轴心文明的更多可能性，这可以反过来构成对于轴心地区的文明启示。在这一点上，

^① 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

中亚与东南亚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两个地方都有着天然的地理破碎性，从而注定要担当起“自由通道”的历史命运。多种轴心文明在此处的延伸与碰撞乃至变化，却可以构成该文明之母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某种启示。

三、近代西域与大陆帝国

包括西域在内的大中亚地区，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重要通道，因此而积累起丰厚财富，使得中亚地区的文化极为兴盛。但地理大发现扭转了这一切。海洋将东西方直接联系起来，长途贸易通过海上比通过中亚更有效率，原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处于世界中心的中亚地区，被剥离到了世界的边缘，伴随贸易而来的滚滚财富不再可持续。随着经济格局的变迁，中亚的游牧一定居共生体的财政逻辑完全改变了，这终于使得中亚地区的游牧力量对于秩序的建设性意义大幅缩水，不再有如喀喇汗国、西辽一般的文化之盛，中亚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开始进入一种失序的状态，中亚如同回鹘西迁之前一般，又一次需要外部世界帮助提供秩序。大清与俄罗斯入主中亚，将其重新整合进东、西边两大帝国的秩序当中，便成为嗣后的历史主线。这样一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嗣后的任何中亚秩序都必须在这样一个不可逆的新的秩序逻辑之下获得理解。

再纳入陆权、海权这个视角，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以后，亚洲大陆上也发生着陆权—海权极其复杂的博弈，博弈的主战场之一就是中亚，主角是英属印度、俄罗斯两国，还有个介于主角与配角之间的角色中国。在这个博弈中可看出陆权帝国与海权帝国的行事差异。俄国对于中亚是步步蚕食，占住就不放弃。英国则担心俄国会威胁到英属印度，于是向北抵御，几次入侵阿富汗，将其变成自己的保护国以形成对俄国的缓冲。这也可以说是对阿富汗进行一种间接治理，然后撤返回印度，并不以占领中亚的更多土地为目的。^①

^① 英国对印度的占领，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于一个特殊岛屿的占领，因为南亚次大陆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高山的阻隔使得对这里的占领并不会构成蚕食亚欧大陆主体领土的前进基地。

前文曾经述及，中亚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可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即使在现代治理技术下，这种东西疆界也天然存在，但可能有更复杂的因素掺杂进来。在“大博弈”的过程中，还发生过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攻占新疆的插曲。他一路猛进席卷南疆，又攻占乌市，即将再席卷北疆之际，俄国人不愿再旁观了，在 1871 年攻占了伊犁，阻止了阿古柏控制这块七河地区的战略要地。但俄国又不曾说要割走伊犁，而只说是替大清暂时守住伊犁，因为它还有另外一重战略考虑。阿古柏进入新疆的使命原本只是护送白山派和卓的后裔抢夺南疆，但是他迅速架空了后者，谋得宗教身份，独掌南疆大权，接下来又以圣战的名义攻入由来自陕甘的回族东干人所占据的北疆，指责后者的哲合忍耶派是异端。基于这种宗教热情，阿古柏的力量在南北疆几乎所向披靡。俄国很担心阿古柏的宗教热情会促使他去反过来支持俄国正在力图征服的中亚国家，一旦中亚的伊斯兰力量因此大盛，则会加大俄国入主中亚的难度。所以它一方面不能让阿古柏占据伊犁，一方面又不愿独自面对伊斯兰力量，一定要把大清拉上以便分担风险。在它看来大清收复新疆无望，那么以代管为名做个顺水人情，又把大清拖在这趟浑水中不让它走，便是最佳策略。正是因为俄国对新疆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稳健的政策，大清才有机会在后来又收复了伊犁，否则依照俄国占住土地就绝不愿让步的传统，这件事是难以做到的。

进一步挖掘的话，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到政治秩序当中的定居性与两种不同的流动性的对比。区别于大陆帝国，海洋帝国的力量来自于流动性，商品的流动、资本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知识的流动、海军的流动等等，但所有这些流动都有一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法权秩序。法权秩序使得所有的这些流动打破了定居性，打破了传统，却并不会产生混乱，而是巨大的活力与生机，并形成一种有巨大扩展力的现代秩序。而中亚地区有着另一种流动性，就是阿古柏为代表的带有某种宗教性质的流动性，它有着高度机动的骑兵队伍，有着沿丝绸之路行进的商人，有着不固着于特定土地的信仰，这种信仰跨越国界跨越族群有着普遍的动员力，但是这些流动性背后却没有一套法权秩序来形成约束条件。这就使得这种流动性本身不能带来秩序与生机，而是带来混乱。这样一种流动性在古代中世纪也存在，但是那个时候中亚还

是世界贸易的中心通道，其绿洲城市地区富裕繁荣，从而有能力在精神上对锡尔河北部冲过来的游牧者进行驯化，以致中亚成为高度文明的地方。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中亚沦为世界的边缘，巨量的贸易财富不再，对游牧者的精神驯化也很难再做到，于是中亚就进入了比较长期的文明退化阶段，并逐渐陷于混乱之中。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近代以来的中亚无力自立，而是需要外部世界的大陆帝国来帮助提供秩序。中亚混乱的流动性需要先被大陆帝国的定居性所克服，形成秩序，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融入现代流动性。而由于伊斯兰这种普遍性精神要素的存在，对深入中亚的大陆帝国来说，另一种样式的“分而治之”——即由两大帝国来分别面对它——不啻是一个更优选项，如此方可摆脱伊斯兰力量全部针对自己的危险，否则大陆帝国将被卷入一种具有普遍属性、又充满了动员力量的反抗当中。^①

于是，理解中亚的另一条线索便浮现出来了，这就是中亚的大陆命运。这种命运仍然是地理条件的硬约束所致，它使得中亚难以参与到海洋帝国的自生秩序当中，海洋帝国也无力深入内陆去做太多的事情。而中亚则反过来在一种消极意义上对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构成启示，它启示着轴心文明帝国必须作为一个能够安顿中亚秩序的大陆帝国存在，如果它不能安顿中亚，它甚至无法成就它自己。左宗棠在清末的塞防—海防之争中谈到的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即是此意。倘若不能安顿中亚秩序，则大清帝国作为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东亚大陆多元一体的体系化结构，将难以成立，东亚的普遍帝国难以成就它自身。

① 而对伊斯兰世界来说，一个非伊斯兰的政府统治并不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可能性早在公元 800 多年阿巴斯王朝的马蒙哈里发时期就已萌生了。由于马蒙哈里发得位不正，便试图通过对于经义的控制来正当化自己的统治，这意味着要用权力来干涉信仰，他为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异端审判。异端审判失败了，但是它却带来了意外的影响，在主流的神职人员乌里玛中，此后没有任何集团还想利用国家来强化信仰了。（参见[英]弗朗西斯·鲁滨逊：《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安维华、钱雪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176-179 页。）乌里玛对于国家干预信仰的拒斥，形成了一种知识的自治，他们确信这种自治是使得信仰纯净的一个前提，他们甚至由此发展出对于哈里发权威的质疑。这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只要允许信仰层面的自治，则外在秩序是一个可以让步的东西。乾隆朝对于新疆的统治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3-175 页。）

但值得指出的是，中亚通过大陆帝国的秩序输出获得安顿，而大陆帝国之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是依靠了来自于海洋的力量支撑。典型的例子便是，左宗棠平定西北，其军费是依靠来自汇丰银行的贷款；这一笔贷款的担保物是大清帝国的海关税收，而关税之所以能成为大规模贷款的担保物，是因为大清被迫打开国门加入了世界经贸秩序，从而大大提高了海关税收的规模；汇丰银行也不是依靠本金发放此项贷款，而是通过到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①如此一来，海洋帝国建立起来的全球性的经贸秩序和金融秩序，通过大陆帝国为中介而转化为向中亚内陆输出的政治秩序。就沙皇俄国来说，其得以入主中亚，也是有赖于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西方资本进入俄国刺激其经济发展，从而获得了向中亚扩张的财政基础。整个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一体联动的关系。

四、结语

前述大陆帝国、海洋帝国与西域—中亚深刻的一体联动关系，不仅仅在近代世界是如此，在当下同样是如此。甚至我们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深入思考的话，也会发现此一历史逻辑的延续。“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依托于既存的世界秩序这一外部约束条件，并与世界秩序之间会有相互构成性的关系。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有着较为完整的政治哲学论证以及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美国的生存原则，其所主导的秩序却无法有效覆盖亚欧大陆的内部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覆盖，需要有海洋化的大陆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同时也伴随着对于相关各国的重新定义。^②

通过历史哲学层面的反思，会使得我们对于西域—中亚这片土地的历史意义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它在古代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整个欧亚大陆秩序的生成当中，在近现代则以消极的方式激活出大陆帝国的历史意识。可以说，

① 参见[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高淑娟、孙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80页。

② 参见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这片土地就像一面镜子，大陆帝国正是在这里才能看清自身的本质。

【Abstract】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 popular historical narratives,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objects of both world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y, whereas discussion of their subjectivity has been too little. Such a unilateral narrative can neither call attention to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in history, nor can it help to construct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true sense, between both the frontier and the hinterl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a narrativ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continental empire through an overview of change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so as to provide different ways in comprehending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Change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he Continental Empire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реобладающе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нарратив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западные районы Китая издревл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как объекты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редки случаи обсуждения дан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как субъектов истории. Такой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й нарратив затемняет богатство и сложность истории, а также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построению в истинном смысле общ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овинций с приграничными регионами. Автор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пытается в изменяющейся картине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й империи, перестроить рамки излож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оспринимая историю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по-разному.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Западные райо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зменения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大欧亚伙伴关系：多维视角下的深度解析

王树春 朱燕*

【内容提要】2016年6月，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了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用层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文献法对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原因进行探讨，可以认为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内外经济困境是直接原因，而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在于欧洲衰落，亚洲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欧亚大陆的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发生变革；另一方面在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欧亚大陆不稳定因素增加，俄罗斯国际地位提高，俄塑造国际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而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俄“东转”政策取得一定成果、中俄关系的提质、“一带一盟”的成功对接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新突破，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是俄打造欧亚大陆一体化的整体方案，是俄塑造欧亚大陆经济秩序的重要框架，也是俄谋求“大西洋—太平洋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中国应予以重视。

【关键词】大欧亚伙伴关系 “一带一盟”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2-0017(27)

2016年6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0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本文拟根据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语境和官方高层领导的讲话内容，对这一倡议进行解

* 王树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朱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读，然后根据解读，在评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文献法对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原因进行探讨，最后总结全文并作出展望。

一、解读

当天，普京从全球经济问题谈起，指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部分地实现了金融平衡，但是全球经济积累的结构问题依然存在，重启经济增长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增长源的殆尽与地缘政治紧张有关，这种局势有加剧的危险，甚至被人为地挑起”。^①主要国家在数字和工业技术、机器人技术、能源、生物技术和医药等领域探索增长点，将可能导致新的技术革命，并促使劳动生产率爆发性增长，从而彻底改变整个行业和市场，但这种探索和研究要求国际合作。然而，现实中一些国家却设置壁垒，垄断技术，建立封闭的经济空间。面对上述情况，普京号召建立灵活开放的一体化框架，并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就是这样的机制。在肯定欧亚经济联盟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普京指出，它“可以成为更大范围一体化轮廓的中心之一”，进而提议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并对其实施作了简要说明。此后，普京强调这一倡议也对欧盟开放，号召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合作。

参与者：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时，指出其参与者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独联体国家及其他感兴趣的组织。^②其中，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单一实体参与，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中心之一，中国是另一个中心。同时，普京特别指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向欧盟开放，并号召欧盟加入。后来，普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大欧亚伙伴关系也包括东盟成员国。^③如果欧盟和东盟加入，届时将出现一个横贯欧亚大陆东西南北，覆盖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上合组织、欧盟和东盟等国际组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 06. 2016.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videos>

② Там же.

③ Интервью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МИА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и информагентству IANS. 13. 10. 2016.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082>

织成员国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Шувалов）表示，大欧亚伙伴关系将建立在WTO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对新成员开放。^①

实施：普京提出，这一倡议的实施可以从简化和统一行业合作、投资、卫生、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规范标准入手，未来逐步降低乃至取消关税壁垒。根据各国经济对合作的适宜性，在科学、教育和高技术领域签订不同协作深度、速度、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的经贸协议。协议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所有协议都面向未来，在高效、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谋求和谐的发展。^②由此可见，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实施路径与“一带一路”相近，即对于不同的参与者，签订不同的一体化协议^③，而不是预设标准和壁垒。欧亚大陆现有的一体化网络、包括自贸区协议在内的多边和双边协议可以成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④签订一体化协议的模式是“5+1”，^⑤即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三方签署。此外，普京指出，与中国合作建立全面欧亚伙伴关系是大欧亚伙伴关系实施的第一步。^⑥2016年10月，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第一轮谈判在莫斯科启动。普京认为，这为建立“5+1”模式的全面欧亚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⑦

① 2016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72），2016年6月17日，<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160617/1019722042.html>

②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06.2016.

③ 通常，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经历以下五个阶段，从低到高依次为：特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特惠贸易协定是指成员国之间在进行贸易时互相提供比与非成员国进行贸易时更低的贸易壁垒，这是经济一体化最松散的形式。贸易壁垒包括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外汇管制、强制性的技术法规等）和关税壁垒，普京提到的实施路径涵盖了这两个方面。自由贸易区是成员国（基本）消除贸易壁垒，允许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普京要实现的正是这两个阶段的一体化。关税同盟是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对外采取统一的关税。共同市场是成员国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高阶段，成员国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欧亚经济联盟大致属于该阶段。

④ 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03.09.2016.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808>

⑤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10.2016.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151>

⑥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06.2016.

⑦ 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03.09.2016.

定位：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勾画“更大范围的一体化轮廓”，旨在深化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促进科技创新，为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提供更多的增长点。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是俄罗斯未来长远的发展大计，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大计。从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场合、语境、实施方式来看，目前它表现为经济倡议，但含有地缘政治色彩。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后，联邦委员会副发言人伊利亚斯·乌马哈诺夫（Ильяс Умаханов）指出，该框架下的合作不仅会带来经济效果，还会带来政治效果，包括反恐方面的成就，“仅仅是从参与者的数量就很难估量其效果。这些国家带来新的创新政策，与俄罗斯一起成为世界新的一极”。^①塑造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深化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使其发展为世界格局中强大的一极，使俄罗斯成为“大西洋—太平洋强国”^②也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学者在提到“大欧亚”计划时，更多是从政治视角或者政治经济视角出发，并将其视为未来长期发展战略。

总之，根据俄官方话语可以判断，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向欧亚地区所有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开放、致力于为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寻求发展出路、推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倡议。迄今为止，普京对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政治性质只字未提，且无法从该倡议的实施中看出其地缘政治性质，故本文暂且主要视之为经济倡议。但是，这一倡议无疑带有地缘政治色彩。

二、文献回顾

大欧亚伙伴关系尚属于新概念，目前俄罗斯关于它的文献不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后各大媒体的有关时事评论；另一类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前后，以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Глуходедов. От больш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ждут большого эффекта. 17. 06. 2016. <http://izvestia.ru/news/618591>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25.10.2016. <http://globalaffairs.ru/pubcol/S-Vostoka-na-Zapad-ili-Bolshaya-Evraziya-18438>

席、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政治与经济系主任卡拉加诺夫（Караганов）^①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欧亚”的进程、轮廓和建设等问题发表的论文。

第一类文章主要关注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原因、实施障碍和发展前景。至于提出原因，几乎一致认为是为了回应美国主导的一体化项目，（见《大欧亚伙伴关系对美国项目构成竞争》^②，《用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抗美国的全球贸易扩张》^③和《议员：大欧亚伙伴关系将回应美国的扩张》^④等文章）。不可否认，大欧亚伙伴关系有回应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之意，且俄方高层领导也指出了这一意图。^⑤但是，不能以此掩盖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其他原因。如果单是回应TPP和TTIP，为什么不选择深化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而是“另起炉灶”？只有理清该问题，我们才能对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原因有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类文章中，大部分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之前已发表，其论点可能与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不一致，但对我们理解和分析这一倡议大有裨益，比如：白俄罗斯专家托马的《中俄联盟对付美国的“蟒蛇战略”》一文指出，美国为了确立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炮制出了蟒蛇战略，对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中俄应该建立向所有欧亚国家开放的大欧亚联盟进行回应。^⑥卡拉加诺夫的《大欧亚的初步轮廓》提出，要以上合组织为基础建立“大欧亚”，构筑对话体系，因为亚洲正走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域内各国自扫门前雪，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体系，需要对话来缓和当前的矛盾。俄罗斯可以担当该系统的组织者。如果中国需要做什么，要在上合

① 此人曾向普京总统提交“大欧亚”计划。由于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贡献，2016年12月3日，梅德韦杰夫总理签署政府令授予他“俄联邦政府奖”（Прем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可见，他的观点深受官方认可。因此，他的文章可以作为研究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重要参考。

② Михаил Мошкин, Андрей Резников. Глобальн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составит конкуренцию проектам США. 17.06.2016. <http://vz.ru/politics/2016/6/17/816620.html>

③ Дмитрий Верховцев.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в противовес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ой экспансии США. 08.07.2016. <http://inozpress.kg/news/view/id/48935>

④ Депутат: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станет ответом на экспансию США. 17.06.2016. <https://ria.ru/economy/20160617/1449005095.html>

⑤ Там же.

⑥ Алексей Том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ти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анаконды». 08.09.2012. <http://www.geopolitics.ru/2012/09/rossijsko-kitajskij-soyuz-protiv-amerikanskoj-strategii-anakondy/>

框架内进行。^①他还在《欧洲危机的欧亚出路》一文中指出，“一带一盟”的对接，使建立欧亚共同体的决定得以通过，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呈现，俄罗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成为其核心力量。^②在《时代的初步轮廓》一文中，卡拉甘诺夫指出，上合组织向成为“大欧亚”乃至大欧亚共同体的核心组织又迈出了一步。大欧亚共同体不主张有霸主，这与美国推动的模式不同。经济领导的角色非中国莫属，但是其他大玩家有能力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客观上，新的中心将平衡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中心自动对峙，而是合作与竞争辩证地结合。^③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代”俱乐部欧亚计划负责人博尔达乔夫（Бордачёв）在《勿错过“欧亚时刻”》一文中指出，以欧亚大陆中心为支撑形成一个独立的增长板块，可能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进程之一。中俄的建设性协作是这一进程的支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为这一进程添加了活力。俄罗斯的目标是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变成强化和完善欧亚经济联盟的工具，防止二者竞争，发展纵向的物流走廊和跨国合作，未来甚至还要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资源来打造大欧亚经济政治共同体。^④欧亚日报总编辑谢穆申（Семушин）通过其文章《“大欧洲”还是“大欧亚”：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言辞》论证了俄欧在“大欧洲”项目下的矛盾和困局，认为“大欧亚”的提出宣告了“大欧洲”的终结，并指出俄罗斯用“大欧亚”取代“大欧洲”，表明俄对外政策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⑤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卢基扬诺夫（Лукьянов）在其《至死不渝的爱情还是自由婚姻》一文中指出，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俄罗斯不能像 1991 年那样无条件地融入欧洲。俄要么建立能够与西方竞争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机制，要么与最发达的主体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Василий Авченко. Первые контуры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29.05.2015.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Pervye-kontury-Bolshoi-Evrazii-17480>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Евроазиатский выход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5. №.4. Том.13. С.92-104.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Контуры перемен. 06.03.2016.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Kontury-peremen-18020>

④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Не упустить «момент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5. №.5. Том.13. С.194-205.

⑤ Дмитрий Семушин. «Большая Европа»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пора менять не только риторику. 22.09.2015. <https://easaily.com/ru/news/2015/09/22/bolshaya-evropa-ili-bolshaya-evraziya-pora-menyat-ne-tolko-ritoriku>

建立复杂而灵活的关系来获取好处。第一个方案就是建立“大欧亚”，对接“一带一盟”。第二个方案是多元化和实用主义，降低地缘政治紧张，但不是为了融入西方，而是有效地利用其内部矛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①

大欧亚伙伴关系问世以来，关于该倡议的文章以卡拉甘诺夫的《从东到西，或者大欧亚》^②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叶弗列缅科（Ефременко）的《大欧亚的诞生》^③最具代表性。前者在积极评价俄对亚洲政策成绩的基础上，对俄的亚洲政策提出建议，对俄在“大欧亚”中的角色和地位作出判断，并对“大欧亚”的参与者、组织结构、功能目标和建设原则作出初步规划。文章认为，俄应该夯实其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有利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与中国维持友好、建设性的平衡，争取对亚洲贸易的多元化，以免受制于中国。在美国力保的旧秩序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中俄共同推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即大欧亚共同体，这是从上海到里斯本、从德里到摩尔曼斯克的共同的经济、物流、信息合作空间，俄要在这一空间获得新地位——成为“大西洋—太平洋大国”和“大欧亚”的中心之一，不仅充当一系列商品的供应商，更要成为欧亚大陆安全的出口商。^④后者在回顾冷战后国际格局变革的基础上，指出“大欧亚”是指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基础进程，其舞台是欧亚大陆，甚至包括与之相连的非洲。“大欧亚”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经边缘或者半边缘化的强国崛起，乘全球化之帆迅速赶上发达强国。大欧亚形成的基本条件目前业已形成，“大欧亚”将是长远战略。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建立大欧亚的制约因素，探讨了欧盟、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问题及其与“大欧亚”进程可能的关系，并对俄如何影响“大欧亚”进程提出政策建议。

尽管以上文章都没有专门分析“大欧亚”提出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到某些深层次的因素。

中国有关“大欧亚”的学术论文数量远少于俄罗斯，但这一表达早在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Любовь до гроба или свободный брак. 02.06.2016. <http://www.globalaffairs.ru/redcol/Lyubov-do-groba-ili-svobodnyi-brak-18199>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③ Дмитрий Ефременко. Рождение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6. № 6. Том.14. С.28-45.

④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2012年1月就出现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当时，时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戴旭就认为，中俄应该结成“大欧亚共同体”以对付美国的战略野心，还可以吸引伊朗和巴基斯坦等欧亚大陆国家加盟，使美国对欧亚大陆各个击破的战略图谋破产。^①2013年，中国社科院战略问题学者梁强指出：“普京的欧亚联盟构想，更像是一种东西方并举的欧亚战略，背后蕴含着大欧亚联盟的野心。”^②2014年6月，戴旭发展了之前的观点，提出中俄天然具有建立中俄经济合作体系的条件，伊朗可成为中俄经济合作的战略伙伴，还可以吸引印巴和朝鲜半岛、中亚等合作，建立“大欧亚共同体”来平衡美国的C形包围。^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卡拉甘诺夫为代表的学者曾多次就“大欧亚”进程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学者深入交换意见。因此，中俄就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也是“中俄学术界经长期思考和很多次的深入交流之后，提出并为决策界所采用的一项提议”^④，以该中心主任冯绍雷为代表的学者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此外，该中心副主任杨成的《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⑤和该中心博士后万青松的《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⑥，分别就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图景和“大欧亚”进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后，中国方面对此其发表的学术论文，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自国的《大欧亚伙伴关系：重塑欧亚新秩序？》最具代表性。文章除了阐释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可行性、初步设想及其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外，还从短期考虑和战略考虑两个层面分析了这一倡议提出的目标诉求。文章认为，俄提

① 戴旭：“中俄应联手构建欧亚大联盟”，环球网，2012年1月30日，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2-01/2388966.html

② 梁强：“中国的欧亚大战略”，《南风窗》，2013年第4期。

③ 戴旭：“用大欧亚共同体平衡C形包围”，环球网，2014年6月11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06/5016749.html

④ 冯绍雷：“《中俄联合声明》表明伙伴关系不封顶，共创‘大欧亚’新局”，观察网，2016年6月27日，http://www.guancha.cn/FengShaoLei/2016_06_27_365523.shtml

⑤ 杨成：“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

⑥ 万青松：“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

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在于增加与西方对话的筹码，应对 TPP和TTIP 的挑战，纾解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问题和加快融入亚太经济，更在于构建新国际秩序。^①此文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普京为什么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但是难以回答以下问题：深化“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可以助推以上诉求的实现，深化现行的“转向亚洲”政策并继续推进和对接现有一体化机制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难题，为什么还要专门提出一个全新且宏大的倡议？此外，“一向善于战略思维的俄罗斯”^②为什么此前没有提出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大倡议？以上疑问下文分解。

三、原因分析

（一）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在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面临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的背景下提出的。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遭受的内忧外患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直接原因，乌克兰危机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

众所周知，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西方对俄进行了多轮“点穴式”的制裁，使俄的资金、技术来源和发展空间受限，俄经济备受打击，2015年俄罗斯经济较上年下滑了3.7%^③；加上国际能源价格暴跌，国内卢布贬值以及原有单一经济结构弊端的暴露，俄陷入经济困境。普京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打造更大范围的一体化空间，既有助于缓解眼前的困境，又能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

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在俄罗斯的主导下成立了。目前，该联盟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五个成员国，计划至2025年在成员国之间实现商品、资金、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通。该联盟对俄罗斯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还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俄力图将其打造成类似欧盟的欧亚联盟，团结图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与美国、欧

① 李自国：“大欧亚伙伴关系：重塑欧亚新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俄罗斯经济2015年萎缩3.7%”，人民网，2016年1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126/c1002-28084109.html>

盟和中国并列的一极。然而该联盟不仅“先天不足”^①，而且“出师不利”。联盟诞生于其主导国俄罗斯经济危难之际，受经济实力的影响，俄对该联盟的投入和贡献减少。与此同时，俄国内经济机构的弊端、西方制裁、能源价格下跌和卢布危机也给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造成负面影响，盟内贸易额大幅下降^②，其他成员国对联盟的埋怨增多，离心力增强，一方面，深化与欧美的经济关系；^③另一方面，积极响应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此外，欧亚联盟的倡导者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以联盟主席的身份把 2016 年定为欧亚经济联盟深化对外经济联系年，呼吁联盟与第三国和一体化组织建立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回应。俄罗斯通过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把联盟引向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扩大和深化联盟与外部的经贸合作，带动成员国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联盟的整体建设；同时，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俄罗斯携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伊朗和印度等区域大国开展一体化合作，既有利于克服联盟内俄罗斯“一家独大”的结构所产生的弊端，又能够分散联盟其他成员国对西方的依赖，还可以预防他们单独与中国进行一体化谈判，进而保证俄罗斯对联盟的主导权。

此外，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目标是走向欧亚联盟，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达到高度一体化。但是鉴于外部形势的发展和联盟固有的问题，中短期内实现这个目标不现实。乌克兰危机后，这种不现实性越发明显，摆在该联盟面前的问题是它将何去何从。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为其指明了方向，欧

① “先天不足”体现在欧亚经济联盟内市场狭小(拥有 1.8 亿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2%),且成员国发展模式雷同,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低(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官网的数据,2014 盟内相互贸易占总外贸额的 12.3%,2015 年为 13.5%)。而盟内俄罗斯“一家独大”的结构使其他成员国对联盟的戒心很大。

② 尽管 2015 年盟内相互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例较 2014 年略有上升,但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盟内的贸易额下降了 26.5%。

③ 2015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向欧盟申请超普惠制待遇;2015 年 4 月,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了改善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关系、建立“大欧洲”的意愿;2015 年 5 月,亚美尼亚与美国签订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半年后向欧亚经济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与欧盟重启自贸区谈判;2015 年 11 月,中亚五国与美国启动了“C5+1”(中亚五国+美国)机制,并从美国获得新的援助。2015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与欧盟签署了新的“关于深化伙伴关系协议”。

亚经济联盟在这一框架下获得了新使命，即作为主角打造更大范围的一体化。可见，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不仅是俄罗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俄巩固和经营欧亚经济联盟的需要。

美国主导的一体化机制给俄罗斯的发展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带来巨大压力。2015年10月，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并于2016年2月签署。^①2013年，美国和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并谋求在2016年年底完成谈判。^②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双管齐下主导高标准的贸易协定，目的在于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主导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确立对新兴国家的竞争优势。以上两个协议的参与者都不含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如果两个协议启动，后者将与全球最发达的欧盟经济圈和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亚太经济区割裂开来，这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发展和联盟本身的建设带来严重后果。从上面提到的《议员：大欧亚伙伴关系将回应美国的扩张》一文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上上下下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俄罗斯反对TPP和TTIP，不仅在于其对俄可能产生的后果，还在于其谈判过程和地缘政治企图。TPP和TTIP不仅在准入方面设置重重门槛，而且谈判形式和谈判内容对外保密。普京对此多次提出批评，他在第70届联大上说：“一系列国家走上了封闭式专享经济联盟的道路。成立这些联盟的谈判不公开，对本国公民、本国实业界、舆论界和其他国家均保密。利益可能牵扯其中的其他国家同样一无所知。很可能他们想让我们所有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游戏规则被改写了，而且又是为了迎合被挑选出来的小范围，并且把WTO排除在外。这会令贸易体系完全失衡并分裂全球经济空间。”^③2016年6月25日普京访问中国期间，中俄签订的联合声明指出：“建立封闭性贸易组织、实行单方面制裁、使用各种限制性机制在内的经济杠杆等使全球经济空间碎片化的举措无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对国际经

① 2017年1月，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退出TPP，但“大欧亚”提出之前，TPP的发展进程给俄罗斯带来很大压力，是俄罗斯提出“大欧亚”倡议的重要因素。

② 2016年4月中国商务部官网刊文称，2016年底前美欧不会完成TTIP谈判。但此前TTIP谈判的进展曾给俄罗斯造成很大压力，促使它寻求对策。

③ 徐坚：“201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时事报告网，http://ssbgzss.com/sy/ssbg/201512/t20151211_3015503_1.shtml，2015年12月9日。

济关系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非建设性影响，……成功推动多边贸易谈判是国际贸易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区域贸易协定应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机补充，而不是替代其原则和宗旨。双方坚信，必须对区域一体化共识进行协调，并且确保其对非参与方保持透明。”^①

由此可见，普京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是出于战术考量，更是出于战略考量。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主要是为了“让欧亚大陆避免逆全球化的趋势，成为新的更加公平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摇篮”^②，即在WTO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本着开放、包容、透明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原则，打造有别于美国方案的多边经贸体系，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繁荣，并在此过程中吸引东盟、欧盟加入“大欧亚”进程，分化甚至瓦解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塑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前一个月召开的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普京特意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就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后者表示支持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③ 普京在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演讲中专门强调，俄欢迎欧盟加入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他表示，欧洲商业圈很想与俄罗斯合作，政治家们应该满足商业圈的需求，表现出智慧、远见和灵活性，应该恢复俄欧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俄罗斯人对欧洲没有怀恨在心，准备欢迎欧洲伙伴，但这不是一边倒的游戏。他还特意提醒欧洲，不能把自己的潜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区域机制里，否则很难保持平衡和争取回旋余地。^④ 显然，普京在特意争取东盟和欧洲加入大欧亚伙伴关系。

（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

其一，欧洲衰落，前景尚不明朗。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欧洲为主权债务危机所困，至今未完全走出困境。加上欧盟东扩的后遗症，封闭体制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12/c64387-28547273.html>，2016年6月26日。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25.10.2016.

③ Совещание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0.06.2016.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298>

④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06.2016.

缺乏改革造成的经济停滞，使欧洲经济逐渐走向衰落。近两年，欧洲祸不单行：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英国脱欧接踵而至，给欧盟的稳定和发展蒙上阴影，欧洲昔日的风采不再。无论是发展模式方面，还在经济实力方面，欧洲对俄罗斯的吸引力都大不如前。乌克兰危机后，俄欧关系恶化，双方矛盾加剧，且短期内难以消除。“2015年，所有俄罗斯精英都意识到，与西方的对立将是持久必然的。俄罗斯不得不回到新现实，而不是梦想在保留主权和保持独立的条件下融入西方”。^①由此可见，一味地追求与欧洲的一体化，在当下行不通，未来也没有前途。但鉴于欧盟的技术、管理优势和它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的经济分量，欧盟仍然是俄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

其二，在西方地位衰落的同时，亚洲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政治经济重心转向亚洲。为了利用亚洲崛起带来的机遇，响应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推动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提出，俄罗斯“希望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遗憾的是，俄罗斯并没有出台亚太方向的一体化战略。

其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沿线各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机遇，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势头日趋明显。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随着该倡议的实施和沿线各国的响应，欧亚大陆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显现，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这一趋势的正面反应。

“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硬件”和“软件”两手抓，致力于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打造涵盖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并推动与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对接，促进沿线各国的交流沟通，加深其相互依赖。“由此，当中国更为强势地介入周边政策时，全球化疏漏结构就被新的合作网络所取代。全球政治的欧亚时刻由此开始，即原先亚欧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漏洞，似乎正在被一个新的连接欧洲、原苏联以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全面网络所替代。因此，亚欧大陆原本清晰的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地理界线随着这种新的合作网络的构建而变得日益模糊。群起性崛起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Контуры перемен.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06.03.2016.

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与本地区的跨国合作网络紧密勾连，且终端直接指向了位于西部边缘的欧盟。欧盟的东扩和东部伙伴关系也在事实上推动了这一进程。跨亚欧大陆的一体化第一次有了可行性”。^①

“一带一路”一端连接高速发展的亚太经济圈，另一端连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凹陷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所覆盖的区域就属于这个“凹陷区”。曾经，该地区长期处于与世界主要经济圈隔离的状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如今，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稳步推进的背景下，该地区获得了与上述两个经济圈联为一体的机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据此，博尔达乔夫指出，“以中心地带——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国西部省份和中亚国家——为支撑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独立的生长板块，可能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进程之一”，“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欧亚时刻”。^②卡拉甘诺夫提议：鉴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俄应该用欧亚取向代替失败的单一欧洲取向，把未建成的“大欧洲”变为“大欧亚”。^③

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经济渗透力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形成压力，俄开始担心中国“过于强势”^④。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把中、俄、印、巴、伊等国置于一个框架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中国的影响力。可见，“平衡中国的权力增长”^⑤也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一个考虑因素，不过目前这一因素并非主要动因。

（三）鉴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密切关系，经济倡议的提出往往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受到了国内外政治进程的驱动。

国内方面，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给统一俄罗斯党的执政地位带来变数。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符合俄执政党争取支持率和动

① 王海运、赵常庆、李建民、孙壮志、A.B·奥斯特洛夫斯基、聂书岭、杨恕、李新、杨成、张恒龙、陈利君、陈继东、王维然、潘志平、朴键一、范丽君、张宁、王海燕、肖斌、吴宏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欧亚经济》，2014年第4期。

②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Не упустить "момент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5. №.5. Том.13. С. 194.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й этап? 26. 05. 2016.

④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25. 10. 2016.

⑤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й этап?

员社会力量的需要。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前，面临 9 月份议会选举在即和 2018 年大选。在俄罗斯出现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滑和西方因此图谋更迭俄现行政权的背景下，普京需要提出新的发展纲领，以振奋人心，争取民意。尽管普京的外交成绩为他赢得很高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没有经济成绩和深得人心的经济战略，这种支持率不可能长久。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之前，卡拉甘诺夫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有时堪称辉煌，但精英尚未制定出面向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一大缺憾。^①可见，提出新的发展战略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说普京 2011 年提出的欧亚联盟是其 2012 年竞选总统的“招牌”和第三任期的执政纲领，那么大欧亚伙伴关系可谓其第四个任期的“欧亚联盟”（如果普京参选的话）。

“大欧亚”在俄罗斯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大约 100 年前，“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存在于俄罗斯，1990 年代初，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主义”思想的主导下推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伤害，俄罗斯国内就对外政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在争论中，欧亚主义思潮占据上风，并逐渐成为俄对外政策的主流思想，被称为“新欧亚主义”。但是，“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俄罗斯人的“欧洲情节”妨碍了俄对亚洲的关注度。2008 年经济危机后，亚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欧洲对俄罗斯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俄国内就是否要“东转”展开激烈辩论。2012 年，以 APEC 峰会在俄东方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为契机，俄国内掀起一股“东转”风，有关是否要东转和在多大程度“东转”再次引起热议。^②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政界、学界一致认为俄罗斯不可能融入西方。2015 年，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前外长伊万诺夫在在里加宣布“大欧洲”倡议无果而终。^③“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确定后，“欧亚时刻”到来，这种情况下，“大欧亚”框架备受推崇。

可以说，在国内批评普京政府缺乏经济战略和俄罗斯总统大选临近的关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й этап?

② 有关俄“转向亚洲”的讨论参见王树春、万青松：“试析俄‘转向亚洲’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0 期。

③ Дмитрий Семущин. «Большая Европа»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пора менять не только риторику. 22. 09. 2015.

头，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出台，应时局，得民心。

此外，这个大倡议能够起到统领和整合作用。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对外政策皆可纳入这一概念。此前，中蒙俄经济走廊、“一带一盟”的对接等，都归到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名下，上合组织的经济建设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挂钩。但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后，俄罗斯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以上内容归到该倡议名下。此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其他国家的项目对接或者自贸区谈判也可以纳入这一倡议，并以此作为解释框架，那么，这个大倡议将变得丰富、突出，备受瞩目。这不仅可以为俄政府的政绩“贴金”，还能够增强该战略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国际方面，随着单级世界的瓦解和俄罗斯影响力的提升，其塑造国际秩序的雄心越来越大。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单极霸权力不从心，而俄罗斯迅速走出经济危机，并成功推动了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乌克兰危机后，尽管俄罗斯的经济急剧滑落，但俄通过实施有效的内外政策使经济逐渐好转。同时，俄在叙利亚出奇制胜使其国际威望大增，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增强。而当今欧亚大陆诸如恐怖主义、“三股势力”、难民危机等乱象的治理都离不开具有解决此类问题优势的俄罗斯，这无疑增加了俄罗斯在大欧亚的权重。鉴于这些情况和上文提到的欧亚大陆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的发展，卡拉甘诺夫把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为“大西洋—太平洋强国”^①，他认为：“未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和经济的理想状态：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西洋—太平洋大国，在大欧亚共同体以及欧洲和亚洲的经济、物流、军事—政治一体化中发挥中心作用，国际和平的担保，欧亚军事—政治稳定的出口商。”^②众所周知，经济是俄罗斯的“短板”，但是俄罗斯善于“取长补短”，在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方面，一方面，可以把军事政治优势转为经济优势，增加与有关国家谈判的资本；另一方面，可以向第三方借力，创造条件（下文将对此展开论证）。

普京在第 20 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时指出，“全球经济积累的结构问题依然存在，重启经济增长遥遥无期。经济的不确定性和

① 这一定位可参考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25.10. 2016.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й этап? 26. 05. 2016.

增长源的殆尽与地缘政治紧张有关”^①，紧张的地缘争夺呼吁有责任心的大国回应。卡拉加诺夫认为，俄中主张建立大欧亚地区共同体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种免于残酷的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竞争的正常的国际关系。^②

此外，大欧亚伙伴关系作为一个概念，它的提出，既解除了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缺乏对外发展战略的尴尬，又彰显了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国际地位。如今，提到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我们有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的对接，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蒙古“草原之路”的对接，还有中国“一带一路”与欧盟“容克计划”的对接，这些表达很符合逻辑，其模式是中国的战略与另外一个实体的战略（计划）之对接，但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这一表达中，其形式是中国的战略与一个国际组织的对接，而不是与该组织的战略进行对接，这种表达在概念上不对称，有些不协调。相反，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后，在提到“中蒙俄国际道路货运试运行活动”在天津港启动时，媒体称，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蒙古“草原之路”计划和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在交通运输领域进行对接的有益尝试。^③显然，这种表达就比较通顺。

地理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都处于“大欧亚”的中心位置，这一术语彰显了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地缘优势，从概念上提高了其国际地位。

（四）俄罗斯之所以在当前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具备了必要的基础和实施条件。那么，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时，俄罗斯拥有哪些资源和条件？对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解答。

1、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出台的前提。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和发展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实施提供了经验，增加了其吸引力。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 06. 2016.

② 胡晓光：“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中国’成热词”，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1028/1381401.shtml>，2016年10月28日。

③ 《推动一带一路、草原之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有效对接 中蒙俄国际道路货运试运行活动启动》，<http://www.tianjinport.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4171&page=5&move=next>，2016年8月19日。

2013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第44条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可以成为“向其他国家开放的一种联合模式”。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里。它就是以这种联合模式出现的。确保了这一点，俄方可在对外关系上“套住”其他成员国，进而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中心建设更大的一体化框架。此前，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与越南签署了自贸区协定。在与中国、埃及、以色列、印度、伊朗和塞尔维亚等国商谈一体化建设时，欧亚经济联盟也是以单一实体的形式出现的。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来，不断消除贸易壁垒，加强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已经开始实施技术和工业合作规划，正在循序渐进地建设统一的服务市场，2025年前将建成统一的能源、碳氢化合物和金融市场。此外，该组织还不断扩大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愿望。^①2015年5月8日，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俄将“研究推动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这一长期目标”。2016年5月31日，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元首通过了与中国启动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决议。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订自贸区协议。2016年5月2日，普京签署法律，批准了关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越南自由贸易的协议和两份议定书。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之时，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启动与以色列和塞尔维亚的自贸区谈判，正在研究与埃及的自贸区协议，与印度和伊朗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展开工作。这些不仅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外合作提供了经验，而且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

2、“东转”政策的推进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实施积累了必要的资源。

以2012年APEC峰会在俄召开为标志，俄罗斯国内吹起“东转”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亚洲在俄外交中的地位提升，俄对亚洲实行了更加积极的政策。“东转”政策取得了以下成果：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06.2016.

对内，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并确立了其权限，通过了关于超前经济区的法律，建立了自由港，确立了选择优先经济项目的方案，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在东方的实施和促进东西方互动奠定了基础。2016年9月，普京在第二届东方经济论坛上指出，在全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仅为0.3%的情况下，远东地区超过5%。2015年，远东吸引投资约150亿美金，启动300多个投资项目。1/4世纪以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萨哈林、亚库特和楚科奇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增长。远东联邦区连续第三年保持人口增长。离开远东的居民越来越少。^①

对外，俄罗斯持续推进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步发展与印度的优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与伊朗的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与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俄分别在东亚、南亚、西亚和东南亚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找到了战略支点，并且以“5+1”的模式优先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体化协定谈判。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之前，欧亚经济联盟已经与越南签署自贸区协定，与中国商定尽快启动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与印度和伊朗开始讨论自贸区协议。未来，以上国家将成为俄罗斯推进欧亚大陆一体化的中流砥柱，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带动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建设。多边机制方面，2016年5月俄罗斯—东盟峰会上，双方商定把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俄成功推动了上合组织扩员，在东亚峰会中的影响力增强，加强了与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亚欧论坛、亚信会议、东盟国家与对话伙伴的国防部长会议、亚洲合作对话论坛等机制的合作关系。这些机制为俄罗斯经营大欧亚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平台。

^① 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03.09.2016.

表 1 2010-2015 欧洲和亚太在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 (%)

年份/地区	欧盟	亚太
2010	49	23.2
2011	48	23.9
2012	48.7	23.8
2013	49.4	24.7
2014	48.1	26.9
2015	44.8	28.1
2016	42.8	3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网相关数据编制

随着俄亚太政策的实施，俄罗斯与该地区的经贸合作持续扩大，亚太在俄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23.2%攀升到2016年的30%(见上表)。

3、中国的崛起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质，使中国成为俄罗斯经营“大欧亚”强大而可信的支持力量。

进入 21 世纪，中国迅速崛起，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2014 年底中国注资 400 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此后，该基金成功参与了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的投融资。为了促进亚洲的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3 年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 年底该行正式成立，中国是最大股东。

近年来，中俄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领域进一步加强了合作与协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天然气“世纪合同”成功签署，“一带一盟”实现对接；中俄军事合作和国际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中俄联合声明对中俄关系的特征评价道：“牢固的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发展双边关系成为两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优先方向。”^①2016 年 6 月 25 日“习普会”期间，中俄签署 3 个重量级文件：《中俄联合声明》、《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中俄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12/c64387-28547273.html>，2016 年 6 月 26 日。

发展的联合声明》。在一次会谈中发表三份关于双边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这在中俄以往双边交往中实属罕见，展示了当前中俄关系的重大进展。三个联合声明都以不同的侧重点指出了当前全球和地区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明确了双方对这些挑战和问题的共同立场。^①其中，第一个文件指出：“中俄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鉴于此，两国元首责成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研究提出落实该倡议的举措，以推动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②

可见，中国有能力、有意愿与俄合作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加上双方战略互信高，俄罗斯首选中国作为其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支持力量，并与中国确立欧亚全面经贸伙伴关系，视之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第一步。中国因素为俄罗斯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

特别要指出的是，“一带一盟”的对接为大欧亚伙伴关系拉开了序幕，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开宗明义地指出，双方将促进“欧亚地区”和谐平衡地发展。声明还指出，双方将就“开辟共同经济空间”进行讨论，结合该声明的上下文和中俄确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这一事实，可以判断，对接联合声明中的“开辟共同经济空间”就是指开辟欧亚大陆的经济空间。而“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管理方面形成并推广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规则与实践”^③也写入上述对接声明，这与随后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诉求一致。可见，“一带一盟”对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大欧亚”进程的重要铺垫。

① 从时间上看，这三个文件的发表比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要晚八天，逻辑上似乎不能作为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背景。事实上不然，如此重大的事情显然是中俄双方早在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前早已沟通妥当，否则，普京不可能如此自信地宣布“与中国建立全面欧亚伙伴关系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第一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人民网，2016年6月26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5/09/c127780866.htm>，2015年5月9日。

4、取得发展突破的上海合作组织为俄罗斯经营“大欧亚”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平台。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机制建设、便利化建设、经贸投资规模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推进欧亚地区的一体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近两年，上合组织在扩员和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突破，其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加契合俄罗斯经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需要。

201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峰会决定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程序，白俄罗斯升级为观察员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尼泊尔和柬埔寨成为对话伙伴国，标志着上合组织扩员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上合组织参与国覆盖的范围扩展到南亚和东南亚。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西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这将推动伊朗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同时为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扫清了障碍。

2014年9月，上合组织就多边合作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通过了《关于加强金融合作、促进区域发展措施计划》，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2015年7月，上合组织乌法峰会决定启动商谈未来5年经贸、能源、高科技、通关便利化等领域项目和合作措施清单，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安排，加强投融资平台建设，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和开发银行。这给长期低位徘徊的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带来了希望。2015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理事会发表了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合声明，重申各方积极支持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合作倡议，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各国发展战略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本地区一体化机制对接，以贸易便利化、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合作为优先重点，推进区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并积极吸引观察员、对话伙伴参与。李克强总理在发言中建议，上合组织重点围绕安全、产能、金融、贸易、互联互通、社会民生等六大合作平台推进合作。李克强总理在此次理事会扩

大会议上呼吁建立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自贸区。^①可见，上合组织在经济发展目标和一体化路径方面与大欧亚伙伴关系一致。

中俄关于“一带一盟”对接的联合声明指出，上合组织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平台。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显然，上合组织也应是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平台。

四、结论

在上合组织有条件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俄罗斯选择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俄罗斯需要欧亚经济联盟在对外一体化谈判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俄罗斯试图吸引欧盟成员国参与其主导的框架，而上合组织宪章规定该组织只吸收欧亚国家参与，这就排除了欧盟参与的可能性。

在“一带一盟”实现对接合作的条件下，俄罗斯还力图打造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原因在于：（1）“一带一盟”对接条件下，合作模式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含有多个“5+1”，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以色列等；（2）“一带一盟”对接条件下，中国的地位特别突出，而在大欧亚伙伴框架关系下，其他大国如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3）“一带一盟”对接条件下，是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经济联盟加入中国的倡议，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是中国加入到俄罗斯的项目。一言以蔽之，俄罗斯需要规模更大、权利结构更加平衡、凸显俄罗斯及其盟友地位的机制。

在上合组织、“一带一盟”对接和“转向亚洲”政策都在运转的情况下，俄罗斯又专门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还在于其概念意义和形式意义：一方面，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有政策统筹和整合作用，既有利于动员国内资源和争取政权的支持率，又能够以它为抓手统领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地理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都处于“大欧亚”的中心位置，这一术语彰显了俄罗斯和欧

^① Китай предложил создать зону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в странах ШОС. 15. 12. 2015. <http://www.rg.ru/2015/12/15/shos-site-anons.html>

亚经济联盟的地缘优势，从概念上提高并巩固了其国际地位。

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转向亚洲”政策的继承和升级，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扩充版和升级版，是“大欧洲”倡议的替代版，是上合组织的改造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应版或姊妹篇。至于“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它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大欧亚关系的一个项目，且是首要项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倡议，也是一个含有地缘政治色彩的长远战略，不仅是俄罗斯的发展战略，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可以初步判断，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向欧亚地区所有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开放、致力于为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寻求发展出路、推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发展、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大战略。这一战略是在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面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提出的，并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推动。在原有一体化倡议不再适用、欧亚大陆出现新的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而俄罗斯又缺乏可行战略的情况下，提出新战略的任务迫在眉睫，大欧亚伙伴关系应运而生。此外，该倡议的提出也基于对内争取支持率和对外施展大国雄心的需要。此前，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和发展、俄罗斯“转向亚洲”新政策取得的成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质、“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新突破，为这一倡议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条件。在以上原因中，乌克兰危机是导火索，它不仅加深了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困境，还破坏了俄欧关系，最终葬送了“大欧洲”倡议。美国主导的一体化安排，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态势的显现，俄罗斯国际地位上升后对塑造国际秩序的迫切需求以及实现这种需求的条件日臻成熟，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主要原因。俄罗斯选择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有绝地反击和被动应对的一面，更有高瞻远瞩和主动布局的一面。

2016年底，俄罗斯总统网公布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该构想没有提及“大欧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没有地位。毕竟，大欧亚伙伴关系刚提出不久，“尚处于概念推广阶段”^①，很多方面有待商榷，过早写入有对外政策“宪法”之称的文件不合常理。大欧亚伙伴关系未写入该文件，不能抹杀普京对它的重视，事实上，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

① 李自国：“大欧亚伙伴关系：重塑欧亚新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后，普京多次在国际重大场合主动提起大欧亚伙伴关系。

如今，TTIP 的谈判进入僵局，而特朗普上台后即正式签署退出 TPP 的总统令，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还会力推大欧亚伙伴关系吗？了解了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深层次原因，此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我们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显然，TPP 和 TTIP 这两个项目只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诸多缘由之一。何况，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针对的不是项目本身，而是它们反映出的思想原则及其背后的地缘政治意图。TTIP 的挫败和美国退出 TPP，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消失或者美国放弃对中俄的挤压。相反，特朗普的执政让未来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争取国家发展、尤其是振兴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长远战略，是俄打造欧亚大陆一体化的整体方案，是俄罗斯塑造欧亚大陆经济秩序的重要框架，也是俄罗斯未来谋求欧亚大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主导权的重要抓手。总之，大欧亚伙伴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中国应予以重视。

【Abstract】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proposed formation of the 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at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June 17, 2016. The proposal is initiated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is rooted in the profou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one h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Eurasia has changed with the decline of Europe, the rise of Asia and the stable promotion of Chinese initiative "One Belt and One Road"; on the other hand, Russia has improved its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multipolar trend and the increasing unstable factors in Eurasia, its desire of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s becomes more urgent. Meanwhil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EU,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olicy "Shift to the East" , the peak level of Sino-Russian Ties, the successful interconnecting of "One Belt and One Union", the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of

SCO provide basis and condi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The 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is a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not only for Russia, but also for the EEU, as well as an overall layout to build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an important framework to shape Eurasian economic order, even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seek for "the Atlantic-Pacific power" status,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

【Key Words】 The 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One Belt and One Road, EEU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Путин предложил создать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на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форуме 17 июня, 2016 г. Да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был выдвинуто прямо по внутренним и внешн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трудностям, с которым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и уходит в глубо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он в стране и за рубежо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мере спада Европы, подъема Азии и стабильно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пу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итуация в Евразии сильно изменились;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 силу углубле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тренда в мире и увеличения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в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своей актив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ой укрепила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как одну из ведущих держав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и его желание перестрои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рядк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актуальной. Между те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ЕАЭС, достиж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успешное сопряжение "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Союз" и прорыв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ШОС создают основу и условия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Больш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России, но и для ЕАЭС, а также общую планировку для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ажную рамку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ов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даже отправную точку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статуса "Атлантик-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державы",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данну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путь, ЕАЭС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从苏联解体到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被分解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政治学*

林精华**

【内容提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出生于乌克兰、用俄语写作的白俄罗斯籍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іевич/Святла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 1948-)。多重的身份特征,使她的获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各方对此评论不一。争论多集中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身份,及其用访谈形式所辑录的内容(苏联及其遗产),特别是这种书写方式所传达的非俄罗斯族作家对苏联问题的判断。此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折射出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形态背景、白俄罗斯作家创作的白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白文学之间关系的当前进程。

【关键词】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诺贝尔文学奖 俄罗斯文学 白俄罗斯文学

【中图分类号】 D815;I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7) 02-0044(35)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与民族主义关系”(项目批准号:02BWW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成果;同时,得到了2015年剑桥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访学项目、2016年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学项目的支持。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及各方的反应

在东乌克兰危机持续恶化的第二年，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丹尼乌斯(Sara Danius)于2015年10月8日宣布，是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用俄语写作，其作品近乎全是用非虚构的方式叙述有关苏联和苏联遗产问题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多重的身份特征，使其获奖消息，激起千层浪，相关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界给予高度关注：一方面在白俄罗斯之外的读者、文学家，通常习惯于把她视为俄罗斯文学家，现在该如何认识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与白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如何？诺贝尔奖项归属于这样的一位作家，用意和影响何在？

第一时间明确祝贺她的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得知此消息后，他当即在其Facebook上发文祝贺称，这位出生于乌克兰西部城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科、其母亲是乌克兰人的女作家获奖是乌克兰的骄傲，“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讲什么语言，我们一直是乌克兰人。”其实，她从未用乌克兰语创作。而在后苏联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及其在西方的侨民学者看来，乌克兰语是异于俄语的另一种独立的东斯拉夫语。得知她获奖消息后，不仅国立基辅大学、乌克兰科学院等乌克兰学术机构，还有原本就重视乌克兰语研究的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和多伦多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其成员多为乌克兰裔)，都加大恢复被俄罗斯历史文献和学术话语所遮蔽的乌克兰文学发展的历史原貌，并表明乌克兰语在其中的作用。^①

与白俄罗斯空间距离遥远的美国，反应也相当及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报道说，“她是107位获得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的第14位女性”。CNN并辑录她作品中的一些重要论述，包括“在我的作品里到处都是生活中的真人谈论自己时代的主要事件——战争、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切尔诺贝利。所有这些，都是用当事者的言语表达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部的历史，包括过往的和当下的。要知道，每个普通人

^① Liliya Berezhnaya & John-Paul Himka, *The World to Come: Ukrainian Images of the Last Judg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erhii Plokhy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都有自己微弱的个人命运史。”(当日 CNN 新闻)。很明显, CNN 要彰显的是,她是一位对苏联持批评态度的文学家。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卫报》当日高调报道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因多声部写作而获得诺贝尔奖”,并介绍她在苏联时代及此后时代的文学创作中所涉及到的苏联问题。此后数日,还请学者讨论在这位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对苏联的遗产是怎样思考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拥有白俄罗斯国籍。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专门研究白俄罗斯文学的博士候选人卡斯马奇(Lizaveta Kasmach),综合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以后三个月来白俄罗斯关于这次获奖的各种言论,集结成长文《<二手时代>新闻报道集萃:白俄罗斯媒体关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奖》(2016)。卡斯马奇声称,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对第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兴致不高,总统办公室迟至两天后才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祝贺词,并且贺词的核心思想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触及的不仅仅是白俄罗斯人的感觉,而且还是来自原苏联的许多国家读者的共同心声”(话锋直指苏联,并不强调她和白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白俄罗斯官方最大的报纸《今日白俄罗斯》(Беларусь сегодня),得知她获奖的第二天,小心翼翼地说她“是一位关注全球性人生问题的艺术家。”对她在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如声称“二战期间,有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些死于前线抗击敌人,有些死于后方和敌对游击队的战斗”,这些彰显白俄罗斯贡献的表述,也近乎只字未提。此后一年多,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大多回避此话题,较少讨论她之于白俄罗斯文学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最多是若干不太重要的媒体作一些简单的报道。不可思议的还有,很多媒体一直感兴趣的是其奖金的数量及如何使用。^①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7年2月14日出席明斯克一场名为“白俄罗斯媒介:召唤与机会”会议上声言:“Facebook比起白俄罗斯全部报纸,更令人感兴趣”(Facebook интереснее, чем все белорусские газеты)^②。

① Lizaveta Kasmach, “‘Second-Hand’ Coverage: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in the Belarus’ Media”, *Belarus Digest*, 7 Jan. 2016.

② <http://euroradio.fm/ru/svetlana-aleksievich-facebook-interesnee-chem-vse-belorusskie-gazety>

阿列克谢耶维奇主要是用俄语创作，且成名在苏联时代。1984年出版《战争没有女性面孔》、1985年出版《最后的证人》，此后在苏联反复再版。苏联解体后她仍多次获俄联邦文学奖，如1997年分别获《新报》创设的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奖和《各民族友谊》杂志奖，2014年因纪实作品《二手时代》获俄国“大书奖”（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但她这次获诺贝尔奖，却引发了俄国人的激烈争论。俄联邦主流媒体涉及此事，普遍持赞赏态度，如最先发布这一消息的塔斯社称，“正是俄语世界，以及全世界都喜欢的那个真正的俄罗斯作家，获得了这一奖项”；俄联邦政府唯一的机关报《俄罗斯报》第二天刊文称，“这位带着艺术文献叙事类作品的俄罗斯文化人，信心满满地进入欧洲知识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俄国第一频道”（Первый канал，联邦政府电视台）借评论员库尔巴托夫（Валентин Курбагов）、著名文学批评家伊凡诺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1945-）、诗人库勃拉诺夫斯基（Юрий Кублановский，1947-）等人之口，惊叹“这是太不寻常的事件”、“极为有价值”、“非常宝贵”。一周后（10月16日）《莫斯科时报》刊文《每周包装：诺贝尔奖和购物的熊》，文章盛赞，“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了28年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最近十天，从电视到市场，到处都在赞赏和讨论这件事，讨论的内容涉及俄罗斯是如何看待一位用俄语写作的白俄罗斯公民。”^①与这种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当作俄罗斯作家而倍加赞赏的官方论述相反，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对她多持严厉批评态度，无论是作家协会两主席之一的科鲁宾（Владимир Крупин，1941-）、《文学报》主编波里亚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ляков，1954-。曾获中国优秀外国年度小说奖）等作家，还是《文学报》本身就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而特别邀请的那些作家和批评家，都对其持否定态度。

^① Unfair Observer, “Weekly Wrap: Nobel Prizes and Shopping Bears”, *The Moscow Times*, 16 Oct. 2015.

二、获奖的后续效应

得知获奖消息后，阿列克谢耶维奇首先提及的并非白俄罗斯文学，而是当时对欧洲、俄罗斯和独联体而言最敏感的乌克兰危机：她认为俄罗斯政府对东乌克兰地区分离主义战争应负有责任。曾经刊发其作品的俄罗斯《星火》周刊，在评奖结果公布的第二周（2015年10月16日），发表对其长篇访谈录《为何如此痛苦地哭泣和沉默？》，内容主要是她对苏联和后苏联的抱怨和批评。在接受瑞典广播公司 SVT 采访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获奖感受很复杂，“一方面，她的获奖，让人们想起的是俄罗斯文学。另一方面，她要做的是唤起人们的警惕，不忘记苏联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及其影响。”

对于这些言论，由寓居欧美的白俄罗斯精英们所创办的民间智库“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中心”^①编辑出版的著名《白俄罗斯文摘》(Belarus Digest)，刊发了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恰尔内什(Volha Charnysh)之作《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奖之反应》。文章认为用俄语创作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白俄罗斯作家，客观上成为后苏联空间下的白俄罗斯文学代表，不仅会获得96万美元奖金，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加缪、马尔克斯、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等获奖作家那样的世界性声誉。该文汇集了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三个月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于她获奖的纷争意见。文章指出，除了乌克兰之外，俄罗斯文学界和白俄罗斯官方对其少有祝贺。其中，俄罗斯许多作家从政治角度指责她对普京政治的批评，白俄罗斯人则批评她背叛了自己的民族。^②诸如此类的情形意味着，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一位出生于乌克兰、主要是用俄语书写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无论评委会的初衷如何，最终都会引起世界对这位作家的关注，以及对白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二者关系的关注。俄罗斯官方把她视为俄罗斯文学一部分，乌克兰危机警觉了白俄罗斯人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俄文叙述苏联遗产及其影响问题，并不认同。这其中隐含

①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Монсей Острогјрскій/Moisei Ostrogorski, 1854-1921)系白俄罗斯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把他视为俄国学者和争取民主的政治家。

② Volha Charnysh, “Belarus, Ukraine, Russia React to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Belarus Digest*, 13 Oct. 2015.

着是否存在“白俄罗斯文学”？能否把俄罗斯帝国-苏联时代那些被纳入俄国版图中的非俄罗斯民族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绝然分开？以及如何看待“苏联”及其遗产在 21 世纪的意义？等等一系列相随而至的重大问题。还有，俄罗斯文学版图会否由此发生接续苏联解体而变更的国际政治学效应？

（一）诺贝尔文学奖对俄苏文学的影响

这些问题不是危言耸听、空穴来风。无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初衷如何，但涉及苏俄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结果，往往会对俄罗斯文学产生影响。1932 年，流亡到欧洲的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 1870-1953)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理由是“他继承了俄罗斯叙事类作品的优秀传统”。此举明确地把苏联文学和传统俄罗斯文学隔离开来，这个奖项是要表彰那些坚守传统的俄罗斯作家，无论他们身处俄国还是境外，以此宣判苏联文学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中断。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斯拉夫学界的一个观点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有着明显的帝国意识，而苏联文学则延续了这种帝国情怀，并且这种说法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认同。^①尽管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仍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区隔开来，成为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有效战略：1957 年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奖，理由是“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史诗传统上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即，要奖励的是延续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作家，而不是革新文学的苏联诗人。该作以个人经验，感性叙述了从十月革命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稳定过程中的血雨腥风，激发读者在苏联意识形态之外去寻求所谓“伟大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俄国内战之“残酷真相”。这年诺贝尔文学奖，加剧了苏联文学分化：是年《真理报》发表强烈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文章，并揭露这次诺贝尔奖事件所掀起的西方反苏思潮^②；同年 10 月 25 日，《文学报》配合苏共中央决议，发表批评瑞典文学院是一次处心积虑的意识形态把戏的社

① 参见 M.Hofmann,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Russ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a nos jors*, Paris: Payot, 1934; Jan Kucharzewski, *The Origins of Modern Russia*, New York: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merica, 1948.

② Источник. №.4. 1993. С.104.

论，并配发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 1956 年答复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件，以强烈应对诺贝尔文学奖分化苏联文学的策略。

在冷战局势缓和的 1965 年，诺奖评委会改弦更张，授奖给有苏共中央委员身份的小说家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1905-1984)，以表彰其《静静的顿河》和《人的命运》等小说“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此举满足了当时苏共意识形态部门的愿望(苏联文化部、苏共中央宣传部、苏联驻瑞典使馆等做了很多努力)，以图让国际社会承认苏联文学。并以此为立足点，重建以苏联文学为主体的海内外俄罗斯文学。

就在苏联人以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升了苏联文学的地位之际，五年后的 1970 年，因冷战局势再度加剧，诺奖评委会把该奖项授予给了索尔仁尼岑(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1918-2008)，理由是“因其道德力量，凭借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实际上，历史进程已经清楚显示，1960 年代初苏联就中断了解冻思潮而继续维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索尔仁尼岑却因继续坚持解冻思潮的路径，创作出了深刻揭露苏联意识形态所掩盖的集中营真相的《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等作品。这本是批判斯大林体制的极好文本，却因时代变化，苏共意识到，斯大林体制乃苏联制度的一部分，只是程度差别而已，否定斯大林体制就意味着颠覆苏联。由此把激进批判斯大林体制的行为，归结为受敌对阵营的意识形态诱惑所致，进而使坚持解冻思潮的索尔仁尼岑越来越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这样一来，索尔仁尼岑获诺贝尔奖，就把苏联文学区分解为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和苏维埃官方文学，让西方世界更相信前者，否定后者。但实际上，当索尔仁尼岑在《纽约时报》发表《1914 年八月》片段(1985 年 11 月 13 日)时，哈佛大学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 1923-)就批评说索尔仁尼岑是反犹太的俄罗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anti-Semitic Russian ultra-nationalist)，是立足于反犹立场而谴责苏俄共产主义，“问题出在俄罗斯虔诚的宗教和文化上。他很类似狂热的基督徒、爱国分子、激进的反犹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疑问，他深受这样一种极端右翼观点所左右，即，认为俄国革命是由犹太人所肇始的”，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出口到俄国的西

方文明，却无视西方文明已深深植根于俄国文化中。^①果不其然，2001-2002年索尔仁尼岑出版了两卷本文学-历史文献性著作《二百年同行：1795-1995》，把犹太人视为俄国历史发展动荡的肇事者。该作所引发的国际犹太人知识精英和俄国社会的普遍惊愕，至今未消弥。

还有1987年布罗茨基(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1940-1996)的获奖。他曾被判犯有“社会寄生虫罪”而要服刑5年、又因在西方发表诗歌而于1972年被驱逐出苏联，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由于对作为作家身份责任的全身心领悟，以清澈的思想和强烈的诗意感染人”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奖不仅再次强化苏联时代的文学已分裂为境内的苏联文学和境外的俄罗斯文学，而且公开彰显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境外俄罗斯文学，要优越于苏联文学。授奖词称他为“美国公民”，盛赞他的创作，“帝国不能依靠政治或军事来维持，而应该靠语言的统一……帝国是文化实体，发挥作用的是语言而不是军团。”他在授奖仪式上自称“美国同胞”^②，几乎模糊了苏联文学的存在。

一开始苏联是警觉的，《莫斯科新闻》是苏联最早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事件的，但已是瑞典公布获奖消息三天后的事情(11月8日)，报道不仅晚而且简单。如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著名作家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1928-2008)接受该报记者访谈“如何看待布罗茨基获奖”时，只是迂回地肯定了事件的一般性意义、获奖者诗歌创作成就等。但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结果所引发的国际意义，很快就使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对境外俄罗斯文学态度，开始全方位接受西方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论述，此前被否定的苏联境外俄罗斯文学，迅速成为苏联的合法文学，发掘、出版那些流亡作家和诗人的热潮至今不绝，并且他们成了俄罗斯文学价值所在。

当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国际政治考虑，并非只是针对苏联，而是该奖历史的一部分。在冷战时代，美国《新闻周刊》就刊文《关于政治和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成就本身未必能使一个作家摘取桂冠》(1985年10月7日)。该文转引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的有关言论称，“政治不左右评奖工作，但世界局势确实影响评奖工作。外部世界的某种气候，比之于没有这种气候，

① D.M. Thomas, *Alexander Solzhenitsy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490.

② Blair Ewing, "Interview with Joseph Brodsky", *Maryland Poetry Review*, Sp.-Sum, 1994.

会使某个作家显得更重要。在决定人选时，我们的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偏见，会下意识地在某个地方起作用。”重要的是，在后冷战时代，这种情况并未消失。这次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无论评委会是否承认，这位作家的身份、人生历程、文学活动主旨、所在国和所关心的国家问题等，以及 2013 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之局势，是促成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重要语境。其结果也会促使人们去关心是否存在与俄罗斯文学不同的白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寻找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根源。

（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身份及其创作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列克谢耶维奇，客观上会使全球读者关心她的身份问题。她出生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坦尼斯拉夫(Станіслав)州的小城伊凡诺—弗兰科夫斯克(Івано-Франківськ/І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这是一个族裔混杂之家：其父为白俄罗斯人，母亲则是乌克兰人。这种出生及其早期岁月，是苏联人的常见现象，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但苏联解体却使这种司空见惯的苏联现象，突然有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她的出生地，在当时仅仅是苏联的一个普通小城，但在乌克兰过往历史上，以及在后苏联历史进程中，这里却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乌克兰西部城镇。

2013 年 11 月以来因乌克兰要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引发的危机，与此地并非无关，——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同西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国民一样，强烈主张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而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居民和政府，在乌克兰认同上，却持完全对立的态度——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融合。正因为出生于这样的地方并在那里度过童年，我们也就明白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何以坚决反对俄罗斯介入乌克兰事务。2014 年接受“自由之声”电台访谈时，她声称，使克里米亚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乃犯罪行为。获奖之后，她更直接表达了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俄国《文学报》所刊发的《一位符合既定规格的文学家》(2015 年 10 月 14 日)就转载了其言论：“我们一直都是俄罗斯人要消灭的弱小民族。在乌克兰人看来，目前正是自我认同的关键时刻。我曾是乌克兰人。那里有乌克兰人不朽的纪念碑。这里生活着不同的人群：贫穷的，或穿戴华丽的，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您知道，他们都以乌

克兰人身份自豪。顺便说一句，我在那里也体会到这种自豪感，我身上也流淌着乌克兰血脉，这就是强有力的情感……”；不过，她仍把俄罗斯文学与俄国政治相分离，“我爱美好的、人文的俄罗斯世界。那是全世界都会崇拜敬仰的世界。这是一个文学的、芭蕾舞的和伟大音乐的世界。但我不喜欢斯大林、普京、绍伊古的世界。这不是我的世界。”^①

她的中学教育是在白俄罗斯东南部的科梅尔州完成的。举家随父亲复员，定居在父亲的出生地。1972年她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先后在该州首府所在地彼得里克市的一家中学担任历史和德语教师，并为当地《真理报》、《共产主义灯塔》、《农村报》报等媒体工作。1976-1984年在文学艺术月刊《涅曼》(Нёман)任职，1983年加入苏联作协。她的工作和此后的文学活动，表面上不直接诉诸白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看似和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以激烈批评苏联社会问题而著称，但在作品中组织各色人物进行非虚构性言说的那个“导演”，是立足于白俄罗斯或乌克兰立场去确定人物及其叙述的。

1983年完成、1984年开始在《十月》杂志上刊载、1985年在明斯克出版的俄语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面孔》(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是她第一部文献性的中篇作品，由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叙述构成。材料来自几百位亲历过二战的白俄罗斯女性，她们代表了在俄国历史上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女性命运。该作品显示出，作为苏联帝国一部分的白俄罗斯，其女性付出的代价，要比俄罗斯女性沉重得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该书序言《人比战争更为重要》中说：“我现在写关于战争的书……但我不喜欢阅读关于战争的作品，虽然在我青少年时代人人都爱读这类作品。我的同龄人皆然。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是胜利之国的儿童。战胜者的孩子们。我记得的战争是什么样的？”^②这种叙述问世于新思维改革之前，审查制度批评她创作有自然主义、诋毁苏联妇女英雄形象的趋向。但这并不妨碍斯拉夫民族和世界的共鸣——当年索菲亚推出此书的保加利亚文译本，不到五年时间，该书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量达二百万之巨(包括汉译本)，被批评界誉为“文献小说的出

① Олег Пухнавцев. Литератор нужного калибр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4.10.2015.

②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 Минск.: Мастац, 1985. С.3.

色大师”。该作品在 1984 年获《十月》杂志奖、第二年获苏联作协“费定文学奖”、第三年获“列宁共青团奖”，甚至被苏联国立鄂木斯克科学院剧院搬上舞台，后苏联时代被伏尔加格勒青年剧院搬上舞台。

1985 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莫斯科用俄语出版《最后的证人》，访谈对象是二战期间的白俄罗斯孩子们。以这些经历战争的儿童的眼光，实录他们对二战的见闻、体验，包括不知为何战争突然就来了，和平生活由此消失。这些近乎口述史的作品展示出，白俄罗斯何以成为卫国战争前线并成为牺牲最多的地区，和战争无关的白俄罗斯儿童也必须面对死亡、血腥和战火硝烟。这样的逼真叙述内容，颠覆了苏联官方对卫国战争的宣传方式，凸显了白俄罗斯在苏联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付出的代价。

又一部引起巨大争论之作《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 1990)，是对从阿富汗战场上归来的苏联官兵之访谈。这些参与历时十年战争的军人的现身说法，力图呈现出与苏联官方宣传相反的真相——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而是被阿富汗人痛恨的侵略战争，包括苏联官兵在阿富汗做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事。这种实录化的叙述，遭到了那些有子女参战家属的猛烈批评，说作者侮辱了英雄，哪怕 1992 年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还有读者向法院对她提起诉讼。

苏联解体六年后，在独联体各国忙于自己国家建构的事务中，她发表了《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编年史》(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1997)，引起后苏联俄国和乌克兰激烈争论。该作辑录了亲历核辐射区的原苏联人对这场灾难的记忆：3600 名身披防护服的年轻士兵先后登上反应堆屋顶工作，却穿着普通的人造革靴子；他们都领到一张证书、100 卢布、成了残废——如果活下来的话；他们若不服从命令，将会被判处两到三年徒刑。该作品重现作为核大国的苏联在核辐射问题上的未竟责任，对曾经是苏联的乌克兰等区域的威胁将长久存在，并因为风向的关系，由原子炉熔毁而漏出的 60% 辐射尘(放射性物质)会飘落到白俄罗斯 1/4 国土，还会再随风吹到土耳其、希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立陶宛、芬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等欧洲部分地区。这是寓意深刻之作：苏联遗产所致的灾难，不会随着苏联的逝去而终止。

再度推高她文坛声誉的是苏联解体十二年后的《二手时代》(2013)。该

作记录在后苏联社会转型中，原苏联空间内（独联体国家）尤其是白俄罗斯的不同阶层普通人物质生活贫困、精神迷惘，他们既生活在从西方借来道路、思想和语言的“新”时代，又没有完全脱离昨天的苏联生活经验，这是双重的“二手时代”。故书名特意借用英语“second hand”的俄语音译“секонд хэнд”。在这样的二手时代，原苏联人经历了无以计数的梦想破碎及恐惧。这里辑录的各种情形，并非要询问对过去社会主义的理解，而是在五花八门的细节中，展示苏联遗产给后苏联人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些曾经的苏联人在儿童时代和今天的老年岁月有什么样的差别，曾经的苏联和后苏联各国分别流行着哪些不同的音乐、舞蹈、审美潮流等，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否定性叙述苏联及其遗产的文学创作，实际上饱含着她对白俄罗斯的深沉认同：2015年12月11日在颁奖仪式上她这样说：“二战之后，我几乎看不到村子里有男人出没。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白俄罗斯人的牺牲更大。”^①如此认知，在后苏联时代，自然会使她不满白俄罗斯共和国与苏联的继承国—俄联邦维持着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种批评，隐含着更靠近欧洲的白俄罗斯仍未脱离“苏联”藩篱，没有在制度建设上与远离欧洲的俄罗斯区分开来。

贝尔文学奖常务秘书萨拉·丹尼乌斯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是“因其多声部创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困难和勇气的纪念碑。”这种多声部非小说形式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如英国《卫报》就转载俄国《生意人报》（2015年10月8日）之作《经过漫长岁月诺贝尔奖第一次授予非小说作者》的言论，“她的声望远超出白俄罗斯。她是令人尊敬的欧洲作家”，但她背后的创作动机更为重要：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希望呈现亲历者所经历的二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苏联社会转型等重大事件，更展示这些亲历者关于“苏联”的认知。这就是萨拉·丹尼乌斯在宣布授奖消息时所解释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极为出色的作家。过去三四十年，她一直忙于绘制苏联和后苏联的个人地图，但不见得这是事件本身，而是情感的历史——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情感的世界，所以她在各种作品中描绘的这些历史

^①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5/alexievich-lecture_ry.html

事件，如切尔诺贝利灾难、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仅仅是探求苏联和后苏联时代个人命运之潜文本。她访问了成千上万个儿童、男男女女，以这样方式向我们展示鲜为人知的人及其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情感历史、灵魂历史”；在文体探索上创造出“集体小说” (collective novel)、 “小说-宗教剧” (novel-oratorio)、 “证据小说” (novel-evidence)、 “合唱史诗” (epic chorus)等，塑造“讨论自我的人” (people talking about themselves)等；“我们要对这些作品编目是很困难的。在技术上它们是非小说，英美出版商不情愿地冒险出版它们，在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形下，就只是因它们写得很出色” (英国《卫报》2015年10月10日)。

这种评审意见，与其作品的英译者沙耶维奇 (Bela Shayevich) 所说的一致：“除了真实 (truth) 之外，她的作品就不再有其他东西。忍受苏联和后苏联俄国的生活真实并非易事。我很高兴，这次她获奖，将意味着有更多读者要接触到她作品所描绘的那些苏联历史悲剧，去体会那些幸存下来的苏联人之绝望的哲学思考。我希望阅读其作品时，有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其中所描写的蒙难，哪怕是由与这些读者无关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导致的蒙难，其实也会与特定读者群相关的，只要他们愿意去阅读这些描写和倾听其声音” (英国《卫报》2015年10月9日)。

实际上，苏联解体伊始，后苏联便开始流行所谓的“历史文学”，即苏联亲历者感性地描述自己所经历的苏联岁月、重大事件。但后苏联俄国作家在经历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后期否定苏联的风潮之后却发现，苏联解体后俄国仍未能成功入欧，俄联邦也未变得有序、富裕、强大起来，20-21世纪之交才转而正面叙述对苏联的怀旧，这与俄国在普京治理下同欧美的距离日趋加大的态势相一致。

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绝大多数还健在的苏联时代著名作家，除艾特玛托夫等极少数之外，基本上是否定性叙述苏联的。尤其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视之为文学导师的白俄罗斯著名作家瓦西里·贝科夫 (Васіль Уладзіміравіч Быкаў, 1924-2003)。这位曾是苏联时代著名的战壕真实派小说家，在后苏联时代转向否定这场战争之意义的写作，公开宣称白俄罗斯需要的是和西方结盟，而不是靠近俄国。他后来流寓芬兰、德国、捷克多年

(1997-2001)。阿列克谢耶维奇亦然，正如其作品法文版编辑泰斯达(Jacques Testard)所说，“她所有作品都是对苏联之怀旧的口述史。苏联解体后，她访问了大量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尝试推测共同的后苏联灵魂是什么样的。读她的任何作品，会有关于失去身份、在难以识别自我的家园中寻找自我之艰难的切肤疼痛感。这是对 20 世纪后半期俄国，并延伸到普京时代的微观史勘察”（英国《卫报》2015 年 10 月 8 日）。

也就是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的意义，远不只是为了彰显非虚构小说这种文类的魅力。她在其Facebook主页声言，“我长期寻找那种能回答我是怎样看见世界的文类。我尝试过用眼睛、耳朵……最终我选择使用人类不同声音的文类。我的作品，是我走出家门，在街头、在室外，认真观察和聆听而来的……今天当世界和人变得如此多样化时（艺术越来越承认自己的无力），艺术文献则变得越来越有趣，缺少它，要展示我们世界的真正图景就完全不可能。”她在自传中又重复了这些表述：“我长久地寻找自己，希望找到这样一种能够接近真实的方式。正是真实折磨着我，吸引着我，也令我着迷。抓住真实，就是我所想。而这种体裁——由多人的声音、忏悔、人们心灵的证据和见证组成的体裁，瞬间就攫住了我。是的，我正是这样看待和倾听世界的：通过声音、日常生活和真实的细节。我的视觉和听觉就是由此组成的……从成千上万的声音、我们日常生活及其存在的片段、词语以及词语和词语之间、词语之外的东西中——我组织起来的却不是真实（真实是无法企及的），而是形象，是自己时代的形象，是我们对它的看法、感觉。真实性产生于视野的多样性……我从同时代生活中的人中组织起自己国家的形象。我希望自己的书是编年史，是我所遇到的并与他们同行的几代人的百科全书，包括他们是怎样生活、信仰什么、希望什么，如何没能成为幸福的人等。”^①

也就是说，她的贡献远不是摸索出非虚构的文献小说，而是用这种叙述方式诉诸苏联及其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后苏联还在延续的苏联遗产，真切展示苏联-后苏联时代小人物的命运，从而与热衷于叙述宏大主题的苏联-俄罗斯文学区分开来，虽然她在意识上仍认为自己属于俄罗斯文学。

她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苏联和后苏联，早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苏

^① <http://img.tyt.by/n/it/0d/c/alexievich-proxy.jpg>

联末期，其作品就被反复再版、传播到国外，后苏联时代常获国际性文学大奖(包括俄国奖)：1996年获瑞典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 1890-1935)奖，1997年获俄国“凯旋奖”和西尼亚夫斯基奖，1998年获德国“致力于欧洲相互理解”奖和“年度优秀政治图书奖”，1999年获得德国赫尔德奖(Johann Gottfried Herder Prize)和法国“世界见证者奖”，2001年获德国雷马克奖，2002年获意大利奥诺弗里(Sandro Onofri)奖，2006年获美国批评家学会奖，2011年因《战争中没有女性面孔》获中欧安格鲁斯(Angelus)文学奖并因《二手时代》获波兰理查德·卡普斯金奖，2013年获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2014年获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和俄国大书奖等。期间，其作品被世界多国导演搬上荧幕，如日本NHK电视台拍摄其作品《俄国：小人物的历史》(2000)，爱尔兰导演和作家威尔逊(Juanita Wilson)根据其《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拍摄影片《门》(2008)。2013年她就成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2014年其作品有13种译本在世界主要国家问世，2015年有十四种语言译本问世，包括第比利斯版《切尔诺贝利的祈祷》。诸如此类意味着，她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凭借杰出的创作而成为国际知名作家。

二、白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

既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奖评委会青睐已多年，白俄罗斯人对此应该心存感念，但实际上相反，——白俄罗斯官方在事后两日才向她祝贺，青年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白俄罗斯批评家达什科维奇(Зміцер Дашкевіч, 1981-)质疑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不是用白俄罗斯语创作的白俄罗斯作家，“诺贝尔奖会终结白俄罗斯文化吗？”“白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犬吠时，白俄罗斯语言却继续活着！”白俄罗斯作家和新闻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尔斯(Светлана Курс)同样是从国语角度批评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认为“全体白俄罗斯人都关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若是白俄罗斯语言作家赢得

诺贝尔奖，那么我就会比较高兴！”^①不过，当阿列克谢耶维奇 12 月 15 日从斯德哥尔摩返回白俄罗斯时，在明斯克国际机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显示白俄罗斯社会认可其获诺贝尔奖意义，她是得到白俄罗斯国民承认和尊敬的。^②

意味深长的是，这位以白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居的俄语作家，不被白俄罗斯官方尊重，却得到白俄罗斯读者的普遍尊敬；而在俄国却发生正相反的情况，俄罗斯官方媒体认同，但俄罗斯作家群体反对。她用俄语叙述苏联和苏联遗产问题，俄国人关注她是情理之中的事。索尔仁尼岑早就有预言，“无论苏联是否存在，但我们不能没有俄国文学”，“我们不能没有普希金！苏联可以任何速度往前走，但普希金却不能，他永远坚定地伴随着我们，我们不能放弃普希金”，“一个半世纪以来，普希金对我们比莎士比亚要亲切得多。”^③由此，我们明白本文开篇所列举的俄国官方各大媒体何以普遍认为这是诺贝尔评委会对俄罗斯文学的奖励，是俄罗斯文学魅力在原苏联空间的延续。更有甚者，俄联邦出版和大众传媒署副署长格里高利耶夫(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亲自致信祝贺她为俄罗斯文学所做出的巨大成就。但是，俄罗斯更多作家和批评家却不因她是用俄语创作，就把她视为俄罗斯文学家，更不会异想天开地讨论她后期创作如何在后苏联时代保持着俄罗斯文学的魅力，相反，普遍抱持批评态度。

（一）俄罗斯文学界的反应及担忧

得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苏联时代就因创作《活水》（《新世界》1980 年第 8 期）和《回家之路》（1985）而著名的小说家、后苏联时代以创作《俄罗斯圣徒》（2002）而著称的俄国作协理事会主席科鲁宾，在 10 月 9 日接受“俄罗斯人阵线”访谈时，表达了对这次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的郁闷和不满。他声称“历史上一直就有因政治主题，并非由于作者出色的艺术成就而

① Volha Charnysh, “Belarus, Ukraine, Russia React to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Belarus Digest*, 13 Oct. 2015.

② Lizaveta Kasmach, “‘Second-Hand’ Coverage: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in the Belarus’ Media”, *Belarus Digest*, 7 Jan. 2016.

③ 转引自 Richard Freeborn, etc (ed.), *Russian Literary Attitudes from Pushkin to Solzhenitsyn*, Macmillan Press, 1976, p.3.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现象。西方起初是希望把白俄罗斯当作自己的附庸国与其调情的，可能现在找到了新的攻击俄国历史的方式。阿列克谢耶维奇发展了索尔仁尼岑那条旨在诽谤苏联和俄国历史的线索。她试图强词夺理地展示，俄国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一切都不成体统、糟糕透顶。阅读其作品我心情很沉痛。我好几次试图抑制，终究无果。她描写了战争中的白俄罗斯女孩。当然，决不能否认没有哪场战争不是这样的肮脏，要知道，战争不是和平。”不仅如此，在表达这种似是而非的意见后，他还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进行人身攻击，称“她凸显的只是这种卑鄙的层面，暴露出其倾向性，对一位作家而言，此举是不体面的(неприлично)。我个人不认识她，但我要强调，超越政治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存在的。”不过，稍加辨析便可发现，他的访谈内容，自相矛盾之处频现：一方面说“苏联著名作家瓦吉姆·科日诺夫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阐释极为深刻，如19世纪所有伟大作家都没有获得过该奖，20世纪诸多二流作家才成为其获奖者”；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肖洛霍夫获奖实至名归，却是因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威胁所得，有许多证据证明这一点。因《被诅咒的日子》布宁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该作中作者辱骂俄国。帕斯特纳克获诺贝尔奖则因其异端思想，他是懦弱的小小说家、没有崇高声望的诗人，扎博洛茨基比他高出很多。至于布罗茨基，则无话可说。”他甚至由此否定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评审，“诺贝尔奖早就遭人诟病。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35岁就成为苏联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通讯院士的沙法洛维奇(Игорь Шафаревич, 1923-)为何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原因很简单，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之妻违反数学家原则，他就从获奖名单中出局了。”^①这种矛盾显示出，科鲁宾对俄罗斯文学面临被分解命运之势，不知所措、言不由衷。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科鲁宾的这些激烈批评仅仅是谩骂，从而就对其不屑一顾，实际上他看到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对俄罗斯文学之伤害的实质，“授奖给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被政治考虑所主导。当然，我祝贺白俄罗斯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要重申，她无法把白俄罗斯作家从俄语文学中分离出来。我为曾是著名作家的瓦西里·贝科夫感到惋惜，遗憾的是，后来他成

^①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 Солженицын в юбке//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линия. 09.20.2015.

了自由派的最终代名词。白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但它因为政治化的女作家而获得诺贝尔奖。不必对诺贝尔奖特别关注，就如同无须热心其他奖项那样。若是颁发给谁‘俄罗斯布克奖’，就因其是反对俄国和东正教。‘反布克奖’亦然。完全是政治化的，没有纯粹的奖项。例如龚古尔奖支付的就不是现金。龚古尔兄弟奖最初是纯艺术成就奖。现在该奖在哪儿呢？早就闻所未闻了。奖项并非是不可少的。我幸福，是因一向拒绝奖项。作家们正踏上利益诱惑、嫉妒、欺辱的舞台上。错失奖项的人都会质问：为何不授给我呢，要知道我是写得最好的？！有些人就是专门收集各种奖项的。有个诗人得了三十种奖！有谁记得他的诗歌呢？这是荒谬可笑的！”^①无论这种意气用事的结论是否正确，至少反映出当代俄国作家对原苏联空间的作家在分割俄罗斯文学的恐惧、担忧。

问题在于这不是科鲁宾的一孔之见，而是当代俄国文坛的普遍认知。得知该获奖消息后，《文学报》主编尤里·波里亚科夫批评说，“授奖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纯粹是政治行为。诺贝尔文学奖已和文学无关，它是为支持反对派作家而存在的”（《华尔街日报》2015年10月10日）。报道过克里姆林宫总统出版事务的作家斯米尔诺夫(Dmitry Smirnov)断言，她获奖是因她“憎恨俄国”，而不仅是因其貌似小说的作品。曾得到过普京接见的《共青团真理报》主编松戈尔金(Владимир Сунгоркин, 1954-)接受《莫斯科回声》访谈时称，阿列克谢耶维奇强烈反对俄国的态度，是帮助她获奖的重要原因^②。

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一周后，奥列格·普赫纳夫采夫(Олег Пухнавцев)发表长文《一位符合既定规格的文学家》（《文学报》2015年10月14日），深入讨论其创作：“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了复调的世界图景，把这种燃烧的真理送到民众那里，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会扩展这种真理。她有意识地向公众掩饰自己的政治观，客气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特别学识的读者很容易被欺骗：打扮成真实笔录的文学，用抽象的和平主义替代人文主义，推销由悲剧历史、极端情势、异常事件和有明显政治目的等叙述所组成的故

①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 Солженицын в юбке.

② Volha Charnysh, “Belarus, Ukraine, Russia React to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Belarus Digest*, 13 Oct. 2015.

事，是宣传性的艺术拼贴，是没有‘史诗风格’的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位典型的反苏联分子(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антисоветчик)。她在诸多访谈中反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病毒(вирус)，反复发作的疾病(болезнь)。那些苏联的团员或党员，可能对苏联时代有好的记忆，但他们在后苏联时代长期旅居国外；大部分反苏者，多是第一代苏联人的叛徒，其父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矢志不渝地信仰‘红色理想’(красные идеалы)：要把党证带入棺材。那些建立反共产主义之地一定是仇俄(русофобии /Russophobia)之所。‘斯大林比希特勒更甚’——斯维特兰娜在诸多访谈中反复人云亦云，支持那些捣毁苏联纪念碑的行为，认为正确的做法即彻底铲除苏联遗迹。她这样向乌克兰杂志辩白为何不用白俄罗斯语创作，‘我用俄语创作，因为红色乌托邦(красная утопия)只能用俄语讲。’”^①。如此论述，同样深刻地显示出有苏联帝国情结的俄罗斯作家对她获奖的迷惘。

《文学报》这样的意见并非强词夺理、意气用事。该报继续转引俄罗斯作家的观点：“俄国人不再如过去那样反对苏联。此外，绝大部分人支持普京，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俄国总统的主张至少是强化了诺贝尔奖评委会考虑的主题。奇怪的是，官方《俄罗斯报》居然免费宣传敌视我们国家和我们领袖的作家。她公开讲述的，实质上是她大部分书的内容。她获奖之后的诸多访谈，语焉不详，有新科诺奖获得者的兴奋，表现得庸俗，试图创建‘红色乌托邦’形象，把历史简单化，极力讽刺苏联，试图荒谬地去阅读早年没有读完的乌托邦报纸《真理报》，希望像有的思想家那样说一些哲理的话，如‘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甚至喜欢所处的奴隶境遇’之类陈词滥调……作者明显是想当然地斥责苏联及其继任国俄联邦，一开始就如程序员那样汇集材料，不对其拆解，只是做一些模拟性分析工作，提取强化苏联即邪恶帝国(СССР-империя зла)，俄国乃该帝国之延续的事实和见证。她操纵作品的行为包括，其文本包含着大量的匿名叙述，根本无法证实真伪。”^②

显然，《文学报》对白俄罗斯作家背弃苏联、危及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连贯性，表示了担忧。

① Пухнавцев Олег. Литератор нужного калибр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4.10.2015.

② Там же.

与此同时,《文学报》还指出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的叙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认为“‘独特的作者语气(неповторимая авторская интонация)’这一创作方法具有别有用意的宣传效果。在她的作品中,各色人等发表意见,产生各式各样的附加因素、解释,但最终神奇地变成了某种悲哀的、紧张的,和难以容忍的声音。读者是否同意其言说已不再重要,其作品多声部(Многоголосное звучание)及其语调、节律,已引起读者对这个国家的强烈否定感。苏联居民的痛苦,变成了对国家最终的残酷指控。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已被无谓地牺牲了,这样的国家不应该再存在。作者是否不正当转引了历史?作者本人讲述对其人物的误解,‘在把矛盾展示给读者、让其选择时,我也是纠结的,后来读了《古拉格群岛》、想到重写人物时,就不这样了。我那些人物,是中学里读到的,他们都拒绝使用自己的话语。当然,我们胜利了,捍卫了那些英雄所讲述的全部历史主题。战胜什么样的真理,不重要;任何痛苦经历皆未转化为自由,这也不重要。因为人生没有任何价值。整个20世纪我国致力于把人类生活价值化为乌有’。这种假自白需要特别关注。其有限文本和访谈并不一致。任何新闻工作者都明白,这是对职业伦理的破坏。人可以用录音机说话,只要他愿意,但后来要直接刊行这些话则不行。她却不以为然:这些傻瓜根本不明白自己痛苦的实质,意识不到他们所生活的国度之畸形。诺贝尔奖放肆地攫取解释权,根据自己需要,强行配置他人的历史语境。滑稽的是,她使这些自信的表述声名狼藉,还败坏了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声誉。许多国家媒体此前未曾发布反对俄国的信息战,但她获奖消息,正值俄国重创叙利亚恐怖主义之际,她和这场战争本无甚关联。大家都清楚,普京是在此事之前两星期发布打击伊斯兰国命令的。许多国家媒体都集中于阿列克谢维奇,她成了毫无疑问的同谋者(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在大众媒体信息中,俄国即‘血腥的专制之国’(кровавом тираниче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媒体人并非一直就清楚意识形态问题。按她的意见,俄国文化出版部长—‘2015年-俄罗斯文学年’的令人失望的监护者,应该热烈的祝贺她。谁想去祝贺她呢?在我国,在精神领域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形式,连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红色方案’这一声名狼藉的遗产,早就被废止了。没有任何虚假的真诚的时代,她如是解释其获奖,‘我认为我的声音

获得了另外的意义’。毫无疑问，政治考量是诺贝尔奖评委会选项之一。最重要的是获奖提升了阿列克谢维奇的地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①

可见，《文学报》从维护变革了的俄国角度去捍卫苏联遗产，与她颠覆性叙述苏联的非虚构性小说针锋相对。与此同时，《文学报》还认为，“她的获奖，使我们文学界难以保持平静心态”，该刊邀请若干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就她获奖发表意见：

以小说《我们只能活两次》(1969)而著称的作家叶辛(Сергей Есин, 1935-)声称，“只有从这样的观点看，即她用俄语创作，如我们那些斯拉夫族群作家那样，其情感是由公平正义所主导的，她获奖是公正的。另一个问题是，她是如何理解俄语创作的。坦率地说，我从未读过她的作品。她在某些时候讲的那些话，在我看来，明显是有失公允的。和诺贝尔奖相关的一切，当然不是和政治语境无关的。准确地说，那就是一种政治语境。我甚至不明白，他们什么时候是因为艺术而授奖的。要知道，他们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因其出色的诗歌，而完全是其平庸的长篇小说……为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奖(顺便说一句，这是完全公正的)，但动用了国家的巨大力量……应该注意到，生活在我们国家的许多俄罗斯作家，对诺贝尔奖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达吉斯坦作协主席、俄罗斯著名诗人阿赫梅多夫(Магомед Ахмедов)认为，“有许多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没有为了某种行情，而在言行上改变自己、出卖祖国，因而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过去多次出现从政治角度评奖的事件，这次亦然。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合适地点、适当时间的产物。她反对俄国——因此他们给她授奖。过去和现在用俄语写作者，有比她出色的，无论是白俄罗斯的瓦西里·贝科夫，还是俄罗斯的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1937-2015)，抑或吉尔吉斯的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кирг, 1928-2008)，都未得到诺贝尔奖。”实际上，此说无视了诸多事实：后苏联时代，贝科夫是激烈的反苏联，拉斯普京在苏联末期就开始反对苏联，而艾特玛托夫尽量不触及苏联话题，只是承认俄语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意义。

著名小说家利楚金(Владимир Личугин, 1940-)更是声言，“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中等水平的文学工作者、政论家。就我的理解，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① Олег Пухнавцев. Литератор нужного калибр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4.10.2015. С.1.

她是写不出来的。给她奖，首先就是因其对俄国的批判姿态。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有政治内情的事件。若特别论及文学，能把她和获得该奖的布宁、布罗茨基相提并论吗？难道前不久故去的拉斯普京，不是更应该得到这个奖吗？”

以获得文学新秀奖、国家畅销书奖、两次获高尔基文学奖而著称的青年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电子媒体《自由报》(Свободная пресса)主编的沙尔古诺夫(Сергей Шаргунов, 1980-)声称,“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位天才的素描者。我痴迷于其《战争没有女性面孔》和《锌皮娃娃兵》。以牺牲者身份谈论人类的悲剧,这是成功的强有力的文学。与之相关的是政治化评奖的感觉:最近这位女作家以其尖锐的立场——和父辈争斗、抨击俄国侵占克里米亚等等而著名。我们有还健在的真正的文学大师——2014年获国家奖的伊斯坎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 1929-2016)和创作出《普希金之家》的比托夫(Андрей Битов, 1937-),毫无疑问,他们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不久前离世的拉斯普京,获诺贝尔奖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为何甚至连获奖名单也没有进入?因为他没有隐瞒其俄罗斯的爱国主义。”^①

这样的主张,和其他老作家的意见,毫无二致,更多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颁奖给彻底否定苏联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从而实现对俄罗斯文学分解战略之不满。

重要的是,这些作家表面上是从文学角度否定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是从俄罗斯国家认同角度不承认她是俄罗斯文学家,不满她缺乏俄罗斯认同的写作和言论。这也正是《文学报》所断言的,“这位大妈以积极宣传‘克里米亚被侵占’、乌克兰南部拥护者、时下乌克兰政权的同情者而被人熟知的”,她声称“若西方帮助乌克兰,乌克兰一开始就提升自己、南乌地区经济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所有一切动荡都会平息。若西方仍作为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只是扮演某种游戏角色,乌克兰会再次失败的,那么我想,俄国会变得厚颜无耻,并会继续和乌克兰作战。越是有过半的乌克兰人不准备战死,而打算离开顿巴斯,那么乌克兰情况就越糟糕”。

俄罗斯作家们这类具体否定意见,在事实上强有力地颠覆了俄官方的大

^① Олег Пухнавцев. Литератор нужного калибр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4.10.2015. С.1.

而化之肯定意见，即便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卡扎科夫(Валерий Казаков, 1955-)在当天《文学报》上发表下列肯定意见，也不能改变她在俄国读者心目中的位置：“首先我想以个人和那些热爱斯拉夫文学者的名义祝贺阿列克谢维奇获得这一崇高的奖项。我认为，这是好长一段时间来第一次诺贝尔奖找到了斯拉夫作家。对她的观点和信念，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在划定包括她在内的候选人名单中，绝不能显示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公正性。她乃令人不愉快的政论家，她所有的书皆不合时宜(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ми)，但它们是公正的。讲真话总是有争议的。邦达列夫《热的雪》、瓦西里贝科夫《活到黎明》、尼古拉伊凡诺夫《金都库什山的黎明》、她的《锌皮娃娃兵》，各有真理。我想，因这些书，她改变了生活的许多方面。她展示了上千种真相，那是她从大街上搜集来并传到读者那里的真相”。这些论述，连同《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为何获诺贝尔奖？》等文章——严肃介绍作家的基本情况，并正面分析《锌皮娃娃兵》这部文献性作品中的人物，皆为各种事件的见证者、各有自己复杂命运、分别捍卫自己的生活^①——无法改变俄罗斯作家普遍抨击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和获奖的氛围，而且俄罗斯作家很少把她的创作直接和俄罗斯文学关联起来。

(二) 争议中的白俄罗斯文学

在瑞典科学院在公布是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之前，10月8日白俄罗斯作家和政治家尼亚科廖(Уладзімір Някляеў, 1946-)盛赞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使白俄罗斯文学突破性进入欧洲文学的先锋，反驳那些反对者是“嫉妒她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②

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10月8日接受明斯克独立报《我们的田地》访谈时声称，“这绝不是对我个人的奖赏，而是对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小国家的肯定。”如此论述，足以惊醒我们：白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和俄国、波兰有着怎样的纠缠不清，都应该有自己的白俄罗斯文学，且不仅仅是

① За что писательница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получила Нобелевскую премию?//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8. 10. 2015.

② Volha Charnysh, “Belarus, Ukraine, Russia React to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Belarus Digest*, 13 Oct. 2015.

白俄罗斯语创作的，也可能还包括帝俄时代-苏联时代白俄罗斯民族作家用俄语创作的文学，他们表达的是白俄罗斯民族认同。

也就是说，俄罗斯帝国时代，以及苏联-后苏联时代，那些在苏联-俄国境内外用俄语写作的文学，未必都属于俄罗斯文学，有的可能属于乌克兰文学，有的则属于白俄罗斯文学。这就需要我们回到白俄罗斯的历史。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东北部与俄罗斯为邻、南与乌克兰接壤、西同波兰相连、西北部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千年。9-11 世纪属于基辅罗斯的一部分，12 世纪建立了独立的波洛茨克、图罗夫-宾斯克等封建公国；14-17 世纪几度为立陶宛和莫斯科大公国-沙俄所吞并，1697 年波兰语替代西俄语而成为书面语。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人为民族独立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1772 年拉脱维亚大公国并入俄罗斯帝国，白俄罗斯便开启了成为帝俄一部分的历程，相应的，也就伴随着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如 1866 年白俄罗斯语被帝俄所禁止。但这种被强制性的俄罗斯化，依然无法改变白俄罗斯民族认同，反而促成白俄罗斯诗人和作家用白俄罗斯语创作。1917 年乘俄国内乱而独立，1922 年被迫作为苏联创始国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 1945 年和苏联一道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1991 年再度成为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Рэспубліка Беларусь），很快有了自己的国歌《我们是白俄罗斯人》。在这个国土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公里之国的复杂历史进程中，白俄罗斯人未被俄罗斯充分同化。2000 年人口统计，白俄罗斯人口过千万，其中白俄罗斯族达 780 万，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加起来仅 160 万。而这样的民族结构，得益于不同时代白俄罗斯知识分子致力于保持自己民族语言的生命力。

如出生于白俄罗斯波洛茨克州并希望访问莫斯科而终生未果的斯卡林纳（Францішак Скарына，1490-1552），是曾留学意大利的博学者。他在布拉格出版了他用古白俄罗斯语（русиньскый язык，虽然和同为东斯拉夫语的乌克兰语有亲缘关系，甚至被乌克兰人强行视为是乌克兰方言^①）翻译的《旧约》（Біблія，1517-1519），成为白俄罗斯基督徒阅读的基本文献，也影响着

① George Y. Shevelov, *The Slavon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947-998.

白俄罗斯人的信仰。以至于 18 世纪以来，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等州的东正教堂，虽然属于罗斯正教会所辖教区管理，但供奉的圣象除了圣子耶稣、圣母玛利亚、施洗约翰等圣象之外，其余的多是白俄罗斯圣徒。^①

既然有用自己的语言所翻译的《圣经》，自然也就会有用相同语言创作的文学，并有着不同于俄罗斯-苏联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和文学史变迁路径。19 世纪著名诗人巴格里姆(Паўлюк Баграм, 1812-1891)在俄罗斯帝国时代，用白俄罗斯语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抒情诗。著名诗人库帕拉(Янка Купала, 1882-1942)，出生于明斯克州一个农村之家，他大多用白俄罗斯语创作诗作。库帕拉于 1925 年获得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称号，1941 年获得斯大林奖。无论是白俄罗斯从属于俄罗斯帝国之时，还是白俄罗斯艰难独立的岁月(1917-1922)，抑或白俄罗斯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之后，他都坚持用白俄罗斯语写作，写有《古斯里琴弹唱者》(Гусля, 1910)、《生活之路》(Шляхам жыцьця, 1913)、《遗产》(Спадчына, 1922)、《默默无闻》(Безназоўнае, 1925)、《衰老》(Адцьвітаньне, 1930)、《建设之歌》(Песня будаўніцтва, 1936)、《白俄罗斯勋章》(Беларусі ардэнаноснай, 1937)、《诚心诚意》(Ад сэрца, 1940)等力作。1980 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教授纳弗缅卡(Я.І. Навуменка)在明斯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用白俄罗斯语撰写的研究著作《库帕拉：英雄的精神意志》(Янка Купала: Духоўны воблік героя)的修订版，盛赞这位重要作家的创作。苏联解体后一年多(1993)，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就创办了“白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当时有教授和副教授 8 人。

白俄罗斯文学史家认为，白俄罗斯文学(Беларус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 Bielaruskaja litaratura)是白俄罗斯人创作，并表达白俄罗斯人审美诉求的文学，未必一定是用白俄罗斯语言创作的；不同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因历史境遇而用俄语、乌克兰语和波兰语等创作的文学，也属于白俄罗斯文学。

9-12 世纪基辅罗斯时期，白俄罗斯作家用教会斯拉夫语创作的文学，已显示出白俄罗斯文学之萌芽；14-16 世纪在立陶宛大公统治之下，独特的白俄罗斯文学传统开始形成，确定了古白俄罗斯语的官方地位，并于 1517

^① Сементовский А. Белорус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СПб.: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Н. Степанова, 1890. С.122-136.

年在布拉格刊行了上文提及的用白俄罗斯语翻译的《圣经》；16-17世纪，在波兰文化影响下出现的白俄罗斯巴洛克诗歌和戏剧等，表明古白俄罗斯文学走向成熟，只是因18世纪信仰东正教的农民和商人的阻止，白俄罗斯出现波兰化趋势，古白俄罗斯语才逐渐衰落。18世纪后期，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努力恢复其民族语言文学，出现马尔舍夫斯基(Казі́м Марашэўскі)《喜剧》(1787)和悲剧《被奴役中的自由》(1787)之类古白俄罗斯语杰作；19世纪延续这一趋势，产生了诸多名家及杰作，如维列尼钦(Константин Вереницын, 1834-1904)《帕纳斯山上的塔拉斯》(1889)、拉温斯基(Викентий Равинский, 1786-1855)《反常的艾涅伊达》、杜林-马尔钦克维奇(Винцент Дуин-Марцінкевіч, 1807-1884)歌剧《萨良卡》(1846)等。

在19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文学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现代白俄罗斯文学奠基人巴古舍维奇(Франциск Богушевіч, 1840-1900)，这位现实主义批评家、诗人在奥匈帝国出版《白俄罗斯牧笛》(Дудка беларуская)和《白俄罗斯弦音》(Смык беларускі)，在利沃夫出版了用波兰文创作的《1886年新年》等。1905年事件后，白俄罗斯现代文学繁荣发展，涌现出了恰洛特的长诗《赤脚站在火场上的人》(1921)之类的力作，叙述了白俄罗斯人对俄国革命和内战的观察。在苏联时代，白俄罗斯作家仍保持着白俄罗斯传统，如阿达莫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Адамовіч, 1927-1994)及其《游击队员们》(1960-1963)、《最后一个假期》(1969)、《我来自热情的乡村》(1977)、与格拉宁合作的《围困之书》(1977-1981)等；尤其是产生了瓦西里·贝科夫(Василь Быков, 1924-2003)这位亲历二战的作家。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砂石厂》(1986)和中篇小说，如《最后一位战士》(1957)、《第三颗信号弹》(1961)、《西线》(1962)、《不是死于疾病》(1965)、《该死的高度》(1968)、《索特尼科夫》(1972)、《活到黎明》(1972)、《一去不归》(1978)和《灾难的标志》(1982)等，因包含着白俄罗斯人的审美诉求，在苏联时代独具一格；其1993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哪怕仍涉及“苏联卫国战争”，但作品中的白俄罗斯意识更为强烈。^①

① Круталевич В.А. На путях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я: БНР-БССР-РБ. Минск: Пра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1995; Бельскі А, Кароткі У.Г, Навуменка П. Беларус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 ХІ--ХХ стст.: Дапам. для шк., ліцэяў, гімназій, ВНУ 2-е выд., дапрац. Мн., 2001.

然而，任何变动俄罗斯文学疆域的设想、论述，皆会触动俄国文学史家的神经。俄国学者认为，17世纪之前就根本不存在白俄罗斯语言书写的文学，10-17世纪白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一体的，10世纪问世的《约翰·勃洛茨基箴言》是这三个民族共同的文学遗产。所谓“古白俄罗斯语”（старобелорусские），即西俄罗斯语（Западнорусский язык），和乌克兰语一样，都只是古罗斯语的方言而已，是古罗斯语的民间称呼。18世纪以后白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帝国文学的一部分，苏联时代白俄罗斯文学是苏联加盟共和国文学，并非独立的白俄罗斯文学。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获得解放并统一（西白俄罗斯从波兰回归到白俄罗斯），布罗夫卡、潘琴柯、唐克等作家，发表了讴歌统一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白俄罗斯作家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深流》、梅列日的《明斯克方向》、雷恩科夫的《难忘的日子》等，叙述十月革命、俄国内战、农业集体化等苏联文学的共同话题。尤其是60年代以后，被阿列克谢耶维奇视为导师之一的阿达莫维奇，其作品实际上以积极叙述苏联而著称。阿达莫维奇1957年成为苏联作协会员，1986年为苏联作协理事和苏联电影家协会理事，1989-1991年担任苏联人民代表等。作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导师的另一位作家贝科夫，其诸多作品基本上是关于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以叙述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道德选择而著称，在基调上和当时苏联文学毫无二致，深得苏联读者喜爱，许多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由此获“劳动红星奖”（1974）、“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84）、“列宁奖”（1984）、“卫国战争奖”（1985）等。这些白俄罗斯人，是1950-1980年代苏联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而这一时期的白俄罗斯文学史也深受苏联主流文学史观的影响。^①

由于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关于白俄罗斯文学截然不同的论述，是关乎世界上是否存在白俄罗斯文学的敏感问题，这次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需要对其身份定位，才使这类问题被凸显出来。由此我们也就明白，美国批评俄国恶待阿列克谢耶维奇，白俄罗斯官方和文学家依然对她不敬，

① Василенов С.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Учпедгиз, 1951.基本上显示不出白俄罗斯文学所传达的白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而是作为苏联文学的一部分。

这并非这位作家本人是另类，而是基于不同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建构了在一定程度上互不认同的白俄罗斯文学知识体系。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人把白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文学的俄罗斯化之论，却长久地影响着世界，因为白俄罗斯人始终没有摆脱俄罗斯人对东斯拉夫世界的定位，一直在沿用俄国人对白俄罗斯的认知。

1994年，白领导人曾在一些重要场合使用俄语演讲、发布总统令，此举引发争议。当时的外交部长马克伊(Уладзімір Макей, 1958-)援引上文提到的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库帕拉的诗篇《祖国》，以图说平息总统语言所引起的风波。稍后，副部长库珀钦娜(Алена Купчына, 1965-)在白俄罗斯艺术精品展发言说称，白俄罗斯语应在国内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国语是独立国家的基石。

1994年7月白俄罗斯国庆日庆典仪式上，总统卢卡申科改用白俄罗斯语发表演说，此后外交部长在国际场合使用白俄罗斯语(不是翻译成俄语)，对受教育良好和心胸开阔的白俄罗斯人产生了一定示范效应。但收效甚微，多数人仍选择用俄语交流，在许多领域仍然是俄语占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强化白俄罗斯语的国语化运动的诸多因素还是缺乏的”，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俄语写作的作品，比起用白俄罗斯语写作的人更能代表白俄罗斯。2009年白俄罗斯人口统计，70%的国民声称在家里讲俄语。^①也就是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俄语写作，正好反映了今日白俄罗斯的现实，进而我们也就明白了她10月9日在《我们的尼瓦》出版社组织的会议上的解释：“我正在写一部男性乌托邦，一个红色人。这个乌托邦持续了70多年，另外花20多年摆脱这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用俄语言说的”^②，包括主人公是白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作为苏维埃体制的产物，共享着苏维埃过去昏暗不清的族裔身份、皆讲俄语。

她特别感谢阿达莫维奇和贝科夫这两位用白俄罗斯语创作的作家，视他们为老师，是因为他们也是关心苏联对白俄罗斯的致命影响问题。得知她获奖后，《我们的尼瓦》发文《白俄罗斯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称，“若全

① Igar Gubarevich, “Belarus Foreign Ministry Toys With The Belarusian Language”, *Belarus Digest*, 15.03. 2015.

② Volha Charnysh, “Belarus, Ukraine, Russia React to Alexievich’s Nobel Prize”.

部俄罗斯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是从果戈理的《外套》开始的，那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全部创作则是源自阿达莫维奇、卡列斯尼科的文献性作品。阿达莫维奇是其文学导师。”

对于这样的矛盾，她在《星火》周刊的访谈录《为何如此痛苦地哭泣和沉默？》（2015年10月20日）中这样解释到：“30多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文献性艺术编年史：小人物和伟大的乌托邦。这是百年来俄罗斯-苏联的历史和灵魂。我对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Gasset, 1883-1955)关于大众的论述很感兴趣。在时间和宇宙这两个维度上写作。我每部书都试图挣脱时间纠缠和束缚。我想创造时代的百科全书。时间不断逝去，无论是向左或其他方向，都不可能倒转。但不可能让时代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联时代的红色人？我、我的父母、我认识的许多朋友和熟人都是，我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这样的人世界非黑即白。我们这种人不可能有自由。”“在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对生活历险之类的描写，更多的是战斗文化。描写战争比描写爱，要容易轻松得多。”“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明确的世界观、概念。过去的概念是建基于流血、神奇魔法、眼泪基础上的，对现在没有概念。我们生活在拷贝美国模式的时代，虽然我们更切近法国或普遍维护社会希望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我们不仅无法预言未来，甚至说不清过去。白俄罗斯，属于过去的一座博物馆。而俄国是分裂的，一个俄国有权有势，另一个俄国是爱国主义者的，第三个是共产主义者的，第四个是自由主义者的。俄国始终是一种预感、一个方案，从未实现过的。我在西方生活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理解了，我们不是拷贝西方，而是复制我们关于西方的概念，是自己的幻影。”“服务于小人物的文化是引人入胜的。使他们开心、安慰他们、哺育他们。对生活的威胁却无处不在：在莫斯科，在纽约，在巴塞罗那。恐怖不是只在周边，就在俄国、巴尔干、非洲。丑恶随时光临，并且来得很突然。新面具下藏着无法预料的深渊。”“在俄罗斯历史上，知识精英一向是放弃自己的使命。回避政治和奴隶心态成为标准和重要东西。突然放弃真理，而效力于权力和钱袋。”“福楼拜曾说‘我是一个靠笔存在的人’，我则是靠耳朵存在的人。我一向倾听窗外的、街道上的声音，观察、聆听新旋律、陌生的声音、刚出现的音乐。我要重申：比起文学家用文学所描写的、政治家

用政治话语所说的，我们的生活要有趣、丰富、人性得多。”“我们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痛苦。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常获得的。不是石油、天然气，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我的书才吸引西方读者。对大多数人而言，痛苦的价值就在其本身，无法从中生长出自由。自儿时，我就为丑恶和死亡的主题所折磨，因为我在战后的白俄罗斯农村长大，那里人们讨论的就是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战争、集中营、人很容易变成动物。我研究人的路数是：上层人追求天堂，下层人走向野兽。关于幸福，就是完全和平。失去了和平，我们就只有混乱不堪的概念、印象。我认识一个从阿富汗战场上回来的小伙子，他说，‘当我有了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嗅襁褓中她的味道，我就着急回家，要闻到其味道，这就是幸福的味道’”。

在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上^①，阿列克谢耶维奇还这样说道：“俄罗斯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讲述了在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故事。我经常被问到：你为什么总是写悲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人无处不在。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曾拥有相同的生活，有着相同的记忆。”“但俄罗斯人并不真的想致富，他们甚至害怕它。俄罗斯人想要什么？只有一件事：谁都别富起来，不能比他自己富有。”“俄罗斯人不懂自由，他们需要哥萨克和鞭子。”“没人有精力再搞一场革命了，也没有精力疯狂了。我们丧失了这种精神。现在俄罗斯人需要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我想说，我们失去了1990年代本该拥有的机会。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家？强大的，还是令人尊敬的，让人们能体面生活的？我们选择了前者——强大的国家。我们再次活在了权力时代。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打，那是他们的兄弟啊。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充满希望的年代被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取代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谈论爱了。”

^① 译文参见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一场输掉的战争——诺贝尔演讲词”，《世界文学》，2016年第1期。

白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社会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持对立态度，与俄国作家和官方的矛盾态度，正好相反。首先是基于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反对白俄罗斯继续遵循苏联遗产的态度去叙述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苏联问题；同时，更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对白俄罗斯文学认识上的绝然矛盾，即，俄罗斯视白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的方言部分或分支；第三，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俄语写作，表达的却不是俄罗斯民族认同，这种情形正如用英文创作的作家，很多不属于英国文学那样。但俄语之于白俄罗斯却不同于英语之于美国，因为独立不久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在语言选择上的变化，并未立即促成国家用更大的意志去推动国语的白俄罗斯语化，未唤起更多的高级官员展示更大的国语决心，从而未能使普通国民对国语产生更大的认同。

直到 2013 年 11 月末乌克兰危机以来，莫斯科关于乌克兰问题认知的苏联或帝俄意识形态倾向，才警示了白俄罗斯精英，即，若继续维持俄语作为白俄罗斯的国语地位，就会相应的导致白俄罗斯语言的边缘化地位，而民族语言的不振会带来国民之于国家认同的脆弱性。于是，在国家独立 23 年之后(2014 年 7 月)，鉴于乌克兰危机的教训，白俄罗斯当局才切实推动国语运动，其外交部网页开始用白俄罗斯语版本(此前唯有俄语和英语)、外交部发言人用白俄罗斯语发言，除驻莫斯科使馆之外，其他使馆一律用白俄罗斯语。

这种情形，自然会越来越使得白俄罗斯人认为，白俄罗斯文学并不属于俄罗斯文学。

三、结语

总之，无论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审过程和目的究竟如何，哪怕萨拉·丹尼乌斯借助《华尔街日报》（2015 年 10 月 10 日）公开否认这次评奖有政治预设。她说“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的根据是文学。仅仅如此。它从来不是政治奖项，未来也永远不会是。每个人各有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任何作家获奖皆不是因为政治观。”但客观结果显示，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了巨大的国际政治学效应。

它开启了要把白俄罗斯文学从俄罗斯文学中分离出来的大势，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学家的民族自觉之诉求公开化，使原本只是白俄罗斯人关心的白俄罗斯文学，或乌克兰人关心的乌克兰文学，变成了全球关注的问题。即，白俄罗斯或乌克兰文学，是不同于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哪怕它们曾属于俄罗斯帝国—苏联帝国所辖的诸多民族文学之一，哪怕有很多人是用俄语创作的。

也就是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引发的远不仅仅是非虚构叙述方式之何等重要，而是白俄罗斯作家如何以写实方式，辑录苏联人在苏联的生活境遇、曾经的苏联人在后苏联空间中的生活状况，以及苏联在其中的痕迹；包括如何用苏联俄语去表达苏联及其遗产，如何继续阻碍原苏联空间内东斯拉夫民族国家的重建。这种对苏联及其遗产的颠覆性叙述，不同于后苏联俄罗斯作家对苏联的感受和认知：对俄罗斯作家来说，无论是 1990 年代末之前的历史批判性描写，还是 1990 年代末以来的怀旧性描写，哪怕他们激烈地否定布尔什维克以极端方式中断俄国历史进程，揭露以警察制度作后盾的意识形态压制并替代东正教的种种做法，批评苏共通过垄断权力建构虚假的共产主义话语而遮蔽俄罗斯思想，但叙述者总是把自己置入叙述过程中，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俄罗斯认同（他们沿袭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传统，对俄国爱之深，叙述俄罗斯帝国则愈加深刻）。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认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身份的基础上，以当事人的语言重组关于苏联的事实，客观冷静地呈现苏联遗产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呈现出的危害。这种对苏联遗产的颠覆性叙述的力度，根源于乌克兰人

和白俄罗斯人不是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与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在后苏联时代的自觉历程相呼应。

1993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就已尝试建构独立的白俄罗斯文学史，并开设相应的白俄罗斯语课程，俄语、俄罗斯文学作为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学；相应地，白俄罗斯学界逐渐推动白俄罗斯国语化运动。2011年12月，明斯克举行纪念“白俄罗斯文化研究所和科学在白俄罗斯的形成：纪念白俄罗斯文化研究所创建九十周年”活动，建立独立的白俄罗斯文化和历史发展框架是会议主旨，“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各学术机构，要保存和研究过去的精神遗产，证明它曾对不同时期的白俄罗斯书面文化有过影响。”^①遗憾的是，白俄罗斯专业学者和作家建构白俄罗斯文学的努力，如同乌克兰学者和作家关于乌克兰文学的努力一样，只是得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等机构的切实关注，并未形成全球共识。然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方式呈现苏联遗产在东斯拉夫国家的后遗症之作，得到诺了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关注和最终认可。

这样的结果迫使我们需深入认识诺贝尔文学奖。从长时段看来，诺贝尔文学奖不同于物理学、生理及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科学发明、理论创设，即，不是奖励最新的前沿成果；文学奖并非完全以审美为标准，而是要引导读者关注近年来被忽视，却被重要作家所呈现的重大问题或独特的审美方式。

被俄国和世界许多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俄罗斯文学是统一或一体的，实乃该俄罗斯帝国-苏联遗产的美学形态之一。白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文学从俄罗斯文学中分解出来，不仅与其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相称，也真正肇始了“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走向分解历程。自冷战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就以其对文学审美的国际政治学判断，决定着一年一度的评选结果，至今亦然，从而使该奖在后冷战时代仍不减其在冷战时代的魅力。

^① Ковалея А.А., Данилович В.В.(ред.). Институт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ауки в Беларуси.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44.

【Abstract】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5 was awarded to Ms. Svetlana Alexievich(1948-), a Ukraine-born Belarusian writer. The prize-winning of this writer with such complex identity has attracted great concer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has aroused heated debates in relevant countries such as Ukraine, Belarus and Russia. These debates mainly focus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writer's identity and contents of these interviews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heritage), in addition to this non-Russian writer's judgements about the Soviet Union issues conveyed by such kind of writing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the award-winning and related effects concur with the fact that Ukraine was determined to get out of Russia in 2013 and Belarus began vigorously to advocate adopting its national language in 2014. Objectively speaking, this has realized the goal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guiding the world to care about the important issues narrated by award-winning writers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narrativ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ctually Belarusian writers have created their own literatu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Russians, which has gained the attention of global readers thereafter.

【Key Words】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Belarusian Literature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15 г. была удостоена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родившаяся в Украине, пишущая по-русски гражданка Беларуси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Святла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 1948-). Награда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с та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привлекла широк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в Украине, Бела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разгорелись жаркие споры. Споры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были вокруг личности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и вокруг формы и способа изложения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его наследие), а также способа изложения суждений о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человека не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Ва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данная награда и её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овпали с такими событиями, как

отдаление Украины от России в 2013 г., начало активно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Беларуси в 2014 г., объективно говоря, цель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была достигнута —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мира на важ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затронутые писательницей, и эстетическую ценность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За тысячи лет бело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создали такую отличную о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бело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что и стало интересующей мирового читателя тем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премия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经济

俄罗斯政府能否摆脱油气依赖?

雷婕 童伟*

【内容提要】油气收入是俄罗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同时也是导致俄罗斯陷入资源诅咒陷阱的根源。尽管俄政府早就意识到，单纯依靠油气出口并非长久之计，但高昂的国际油价，唾手可得的丰厚收入，使俄摆脱油气依赖的动力严重不足。2015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俄油气收入锐减，财政赤字陡增，使俄罗斯不得不再度正视这一问题。俄政府积极着手相关改革，期望通过油气税收课征方式、课征税率、课征对象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降低油气税收占比，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实现联邦财政收入的长期稳定。本文即从油气税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俄政府为摆脱油气依赖在财政税收方面进行的改革，并对俄油气税制改革的效益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

【关键词】俄罗斯能源依赖 俄罗斯油气收入 俄罗斯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822.3;F206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 (2017)02-0079(26)

* 雷婕，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童伟，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一、引言

油气收入^①是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约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通常情况下，油气收入与俄联邦财政收入呈同向变动：油气收入高则财政收入上升，油气收入低则财政收入下降。

2008-2014年，俄罗斯油气收入由4.4万亿卢布提高到7.4万亿卢布，增长68%。同期，俄联邦财政收入由9.3万亿卢布上升至14.5万亿卢布，增长56%。油气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其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由2008年的47%上升至2014年的51%。其间，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2009年俄油气收入降至3万亿卢布，比上年减少32%，俄联邦财政收入也因之减少1.4万亿卢布，降至7.3万亿卢布，降幅达21%。

然而，俄罗斯油气收入与财政收入之间这样一种相关发展模式在近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暴跌，由109美元/桶暴跌至2016年1月的32美元/桶，使俄油气收入出现显著下滑。2015-2016年，俄油气收入分别降至5.9万亿卢布和4.8万亿卢布，2016年比2014年减少34%。虽然油气收入出现大幅下降，但俄联邦财政收入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仍基本保持在原有水平^②，这显示油气收入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下降，2016年该比重已降至36%，达到近十年来最低水平（见图1）。

这样一种变化因何而致？是出于俄政府的被动接受还是主动为之？在这一过程中，俄政府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并产生了何种效应？这是否意味着俄联邦财政正在逐步摆脱油气依赖？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并成为本文分析与探讨的核心。

① 本文提到的油气收入，特指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油气收入，是俄政府通过课征出口关税与矿产资源开采税所获得的油气收入，油气企业所获利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划分依据来自俄联邦预算分类，俄财政部按照油气收入（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与非油气收入（Не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制定俄联邦预算收入。俄罗斯财政部、国库、统计局网站均按此标准公布统计数据。同时，鉴于油气收入的90%来自石油，限于文章篇幅，本文重点探讨原油及石油制品相关的课征制度，对天然气的课征制度不作重点分析。

② 2014-2016年俄联邦财政收入分别为14.5万亿、13.7万亿卢布、13.5万亿卢布，2016年与2014年相比，降幅仅为7%。其中，2016年与2015年相比，降幅仅为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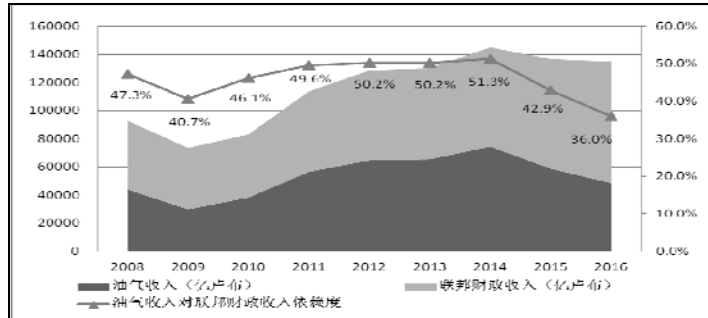


图1 2008-2016年油气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国库网站数据整理。http://www.roskazna.ru/

二、文献综述

俄罗斯与中国学者对俄油气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俄罗斯经济对油气收入的依赖、油气收入影响因素及预测、完善油气税收课征方式及未来税制改革方向。

在俄罗斯经济对油气收入依赖的研究方面，达尼利娜^①（М.В. Данилина）指出，能源是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结合俄罗斯石油开采量，“乌拉尔”石油价格、欧佩克调整后的石油价格，得出了2000-2006年石油价格与俄联邦财政收入相关度不断提高的结论。卡扎科瓦^②（М.В. Казакова）将联邦财政收入分为“结构性”收入和“外部行情性”收入^③，并通过IS-LM模型分析指出，能源出口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一国收入，但过度依赖能源出口易导致“荷兰病”的发生。同时，他对俄罗斯油气行业的租金收入进行测算，并得出俄罗斯油气租金收入低于沙特阿拉伯，但远高于美国。田畑伸一郎^④根据1996-2006年数据分析了油气收入的来源，探讨了油气行业对俄

① Данилина М.В. Нефтегазов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ведущий источни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оходов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2007. №.17.

② Казакова М.В. Вклад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сектора в динамик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овой прак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9. №.8.

③ 结构性收入：структурной，外部行情性收入：конъюнктурной。

④ 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

罗斯GDP增长的贡献度。他指出，2002–2006年油气收入占俄罗斯预算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俄罗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油气生产与出口。维纳戈拉多瓦，贝赫捷耶夫^①（А.В. Виноградова, Ю.Н.Пыхтеев）从国库和货币两个角度肯定了油气收入在稳定俄罗斯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从国库角度来看，油气收入有利于保障国家预算收入、形成稳定基金、弥补国家债务；从货币角度来看，油气收入可以提高一国外汇储备、保持汇率稳定。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比2004–2014年俄罗斯储备基金、国家福利基金变动趋势的基础上，认为该阶段国家福利基金总体稳步上升，而储备基金则受油气收入影响，波动下降。

在油气收入影响因素及预测方面，沙伍雷金（М.С. Шаврыгин）^②选取原油开采量、原油及石油制品出口量、乌拉尔石油价格作为变量，对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进行预测，得出2013–2014年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将进一步增长；采取积极、中性、消极三个指标对油气出口关税收入进行预测，得出2013–2014年油气出口关税收入将在3.5万亿–5万亿区间波动。他认为，通过拆分油气收入进行预测，将有助于提高联邦预算制定的准确性。米哈伊罗夫^③（А.Ю. Михайлов）通过分析2014–2015年石油价格、卢布汇率的月度数据，运用模型预测出2015年2–12月的油气收入，并得出2015年油气收入将下降的结论。同时，他还指出，鉴于此前签订的天然气长期合同，2015年天然气的开采量和出口量将呈上升趋势。

在完善油气收入课征方式及未来税制改革方向方面，波克拉托夫^④（В.В. Понкратов）提出，俄罗斯油气行业面临资源利用不尽合理、西西伯利亚等老产区衰退、新油气产地开采成本上升等问题。为此，他提出修改出口关税

① Виноградова А.В, Пыхтеев Ю Н. Роль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оссии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2014. №.44.

② Шаврыгин М.С.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е доходов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от нефтяного сектора: Анализ качества и методы улучшения// Финансы и Кредит. 2012. №.23.С.63-75.

③ Михайлов А.Ю. 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бюджета в 2015 году: прогноз и риски//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институт, Финансовый журнал. 2015. №.2. С.52-59.

④ Понкратов В.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добычи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Журнал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2014. №.1.С.40-52.

价格、调整矿产资源开采税计征公式、推行“超额收入税”(НДД)^①等方案。他认为,应当在顾及石油公司利润的同时,利用税收手段促进新石油产地开发。费多连科^②(К.П. Федоренко)对比了2010-2015年海关部门、税务部门、财政部、俄罗斯资产部四部门收入分别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得出2015年海关部门占比由2014年的49%降至36%,而税务部门占比则由43%上升至50%。他认为,造成海关部门收入下降的原因,除受油价下跌影响外,还与俄罗斯推行“大税制”^③做法有关。“大税制”主张对石油开采税制进行调整,将出口环节的税负向国内开采环节转移。为此,他认为应当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税税负,确保油气收入稳定。卡得什瓦^④(Е.Г. Катыхева)指出,利用增长的矿产资源开采税弥补下降的出口关税收入,是近年来油气收入课征方式改革的重点。但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他对油气收入改革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对国家而言,油气收入改革将降低地方预算收入,导致投资环境变差;对石油企业来说,会导致石油企业利润下降,从而不利于吸引投资;对其他领域来说,会刺激通货膨胀、出现国内石油制品的供给不足的状况。根据以上分析,他提出未来在油气领域实行“资金结果税”(НФР)^⑤与“超额收入税”(НДД)的构想,并指出“资金结果税”更适用于处在成熟期的产地,而“超额收入税”则更适用于新油田。针对以上两个构想,他指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课征,都应以提高税收效率作为征收原则。

除俄罗斯学者外,我国学者也对俄油气收入依赖及其课征方式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夏启明、刘贵州^⑥梳理了2006-2010年石油、成品油的税收课征制度,对俄罗斯2011年石油、成品油税制改革进行了探讨,并着重分析了2011

① НДД: Налог на добавленный доход, 由于国内对该名词的翻译并无定论,暂翻译为超额收入税。

② Федоренко К.П.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вывозных таможенных пошлин на нефть сырую 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ы в доходах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России// Ройский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6. №.12. С.71-89.

③ 大税制: Большой налоговой маневр.

④ Катыхева Е.Г. Методы оптимизации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нефтедобывающих компаний России//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2016. №.11.С.178-187.

⑤ НФР: Налог на финансовое результат, 由于国内对该名词并无定论,暂翻译为资金结果税。

⑥ 夏启明,刘贵州:“浅析俄罗斯新税制——石油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年俄罗斯油气收入税制调整对俄国内石油市场的影响。同时，他还提到，油气行业的税制调整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是俄政府为摆脱油气依赖的一种尝试。孙永祥^①对2013年国际能源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认为全球“页岩油”革命或将导致俄油气收入下滑。同时，他依据《2040年前俄罗斯和世界能源发展》报告指出，未来俄罗斯将降低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并指出，俄政府将更加重视提升能源部门的管理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陆南泉等^②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中存在经济原材料化、出口原材料化、投资原材料化的“三化”问题，围绕俄罗斯是否患有“荷兰病”以及俄罗斯解决能源依赖的道路选择进行了充分的探讨。高志刚^③认为俄罗斯在破解石油诅咒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第二产业自身结构，鼓励和发展非油气产业，以此摆脱油气依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及中国学者对油气收入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俄罗斯完善俄油气收入课征方式、未来油气税制改革方向等内容都有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文的撰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将把油气收入作为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焦点，选取与油气收入课征方式相关度最高的矿产资源开采税、出口关税进行分析，在阐述俄罗斯油气收入改革具体措施的基础上，剖析俄联邦油气收入结构的内部演化机理，分析2015-2016年油价低位徘徊以来，油气收入占俄联邦财政收入比重大幅下跌的内部与外部因素。最后，对俄罗斯弱化油气收入依赖、优化联邦财政收入结构的未来道路选择进行探讨。

三、俄罗斯摆脱油气依赖的财税改革举措

2015年以来，面对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为推动联邦财政收入沿着可持续性的道路发展，优化财政收入结构，俄积极改革油气收入课征制度，降低出口关税税率，弱化出口关税权重；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强化矿产

① 孙永祥：“俄罗斯经济增长难能摆脱对能源依赖”，《国际贸易》，2014年第6期。

② 陆南泉等：“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欧亚经济》，2014年第2期。

③ 高志刚，张燕：“俄罗斯如何破除‘石油诅咒’”，《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第4期。

资源开采税的地位。这一改革使俄联邦财政收入部分实现了降低油气收入外部依赖的预期，并逐步增强了对油气收入的内部控制能力。

（一）弱化出口关税权重

油气出口关税收入是俄油气收入的主要来源，2014 年以前占油气收入的比重一直超过 60%。近年来，随着油气出口关税税率的持续下降，出口关税收入占油气收入比重逐步由 2014 年的 62% 下降到 2015 年的 47%，并最终降至 2016 年的 42%（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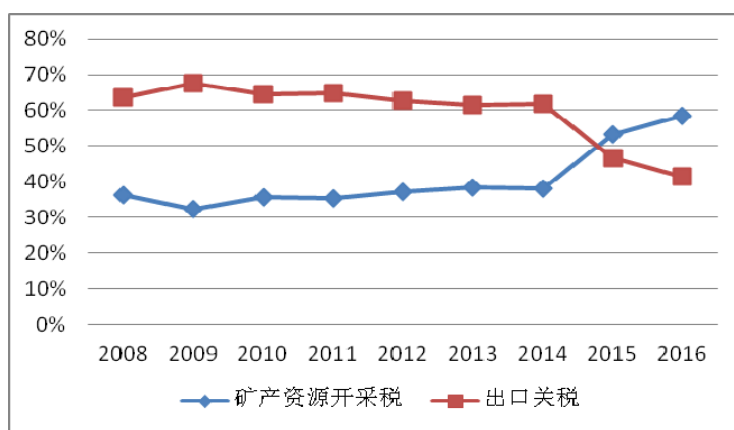


图 2 矿产资源开采税与出口关税比重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俄罗斯国库网站整理。http://www.roskazna.ru/

1、降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

为减轻石油企业的出口关税负担，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弱化国际油价波动对油气财政收入的冲击，俄政府曾多次试图下调原油出口关税税率，但这样一种改革模式在 2014 年前实施得并不顺利。

按照俄罗斯税法典的规定，原油出口关税以乌拉尔石油为基础^①，分四档进行计征，即按照低于 109.5 美元/吨、109.5-146 美元/吨、146-182.5 美元/吨以及高于 182.5 美元/吨^②计征。但实际上乌拉尔原油价格从未低于 182.5 美元/吨，因此，对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调整主要集中在第四档，即高于 182.5 美元/吨的情况。

2013-2014 年，俄罗斯试图对原油出口关税税率进行干预，但最终调整的结果是税率仅从 60% 下调至 59%，变动幅度微小。2015 年以来，俄罗斯痛下决心，并将其贯彻到实施过程之中，使原油出口关税税率成功下降一半，由 60% 下调至 42%，最终一路下调至 30%（见表 1）。俄原油出口关税收入约减少六成，由 2.6 万亿卢布下降至 1 万亿卢布。

① 以乌拉尔石油为基础进行出口关税计算的还包括：直馏汽油、丙烯三聚物和四聚物、中质馏物、轻质馏物、柴油燃料、汽油制品、苯、甲苯、二甲苯、重油燃料油、润滑油、石油制品废料、液化气、凡士林和石蜡、非煅烧石油焦炭、煅烧石油焦炭、石油沥青、乙烷、丁烷、异丁烷。按照政府批准的公式，在对世界石油市场上原油、石油制品的价格进行监测的基础上，以乌拉尔石油价格为标准（地中海以及鹿特丹市场上），计算出下月原油以及石油制品的出口关税价格，并于每月 20 号左右公布，监测权归属国际评价机构“Argus Media Ltd”。

② 原油及石油制品的出口关税价格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依据俄罗斯《海关税则》以及其他俄罗斯联邦条例经过计算得出。如俄罗斯《海关税则》中 3.1 条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颁布的第 154 号和第 155 号关于《对部分石油商品监测价格的规定以及承认 2010 年 12 月 27 日俄罗斯第 1155 号文件中的第二条失效》以及《在世界市场上（地中海和鹿特丹）监督乌拉尔牌石油价格的决议以及承认 2012 年 3 月 28 日第 251 号俄罗斯联邦决议失效》和 2013 年 3 月 29 日公布的第 276 条关于《石油以及部分石油制品出口关税计算以及承认俄罗斯政府部分决议失效》。同时，取消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颁布的第 1155 号文件中第二条的规定。

表 1 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计算公式 单位：美元/吨

乌拉尔原油价格	计算公式
<109.5 (约小于 15 美元/桶)	0
109.5-146 (约 15-20 美元/桶)	$35\% \times (\Pi - 109.5)$
146-182.5 (约 20-25 美元/桶)	$45\% \times (\Pi - 146) + 12.78$
>182.5 (约大于 25 美元/桶)	$60\% \times (\Pi - 182.5) + 29.2$ (2013 年)
	$59\% \times (\Pi - 182.5) + 29.2$ (2014 年)
	$42\% \times (\Pi - 182.5) + 29.2$ (2015-2016)
	$30\% \times (\Pi - 182.5) + 29.2$ (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税法典整理。

俄罗斯政府调低出口关税税率，约相当于减少政府 2 千亿卢布的联邦财政收入。由此，尽管国际油价下跌是导致俄油气收入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俄政府主动降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减轻石油企业出口关税负担，也是使俄油气收入下降以及原油出口关税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显然是俄政府为摆脱油气收入依赖作出的主动选择。

2、调整重、轻质油出口关税税率

除调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外，俄政府每年还会根据石油行业的发展状况，对石油制品的出口关税税率进行调整。调整的石油制品包括轻质油、重质油、直馏汽油、汽油制品和石油焦炭类制品等。

由于给定同等容积的原油，轻质油可炼化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而重质油炼出的高附加值产品较少。为此，俄政府利用税收手段抑制重质油发展，鼓励轻质油发展。2011 年，俄政府实行“60-66-90”的征税制度，即原油出口关税税率为 60%；轻质油和重质油出口关税税率为 66%；直馏汽油和汽油制品出口关税税率为 90%；石油焦炭类制品出口关税税率为 6.5%，2011-2014 年皆按该标准进行课征。

至 2015 年，根据 2014 年 11 月 29 日颁布的第 N1274 号命令及 2013 年 3 月 29 日颁布的第 N267 号命令，俄逐步提高重质油出口关税税率，降低轻质油出口关税税率。2015-2017 年，重质油的出口关税税率分别上升至 76%、82%、100%。与重质油出口关税税率相反的是，轻质油出口关税税率不断下

调，分别降至 48%、40%，30%。直馏汽油分别降至 85%、71%、55%，汽油制品分别降至 78%、61%、30%。石油焦炭类税率则保持在 6.5%的水平（见表 2）。

表 2 2013-2017 年石油制品出口关税税率 单位：%

	轻质油：轻质以及中质馏物；柴油燃料苯；甲苯；二甲苯；润滑油	重质油：重油燃料油、石油制品废料、凡士林和石蜡、石油沥青	直馏汽油	汽油制品	石油焦炭、丙烯三聚物和四聚物	凝析气
2013	66	66	90	90	6.5	-
2014	66	66	90	90	6.5	-
2015	48	76	85	78	6.5	0
2016	40	82	71	61	6.5	0
2017	30	100	55	30	6.5	0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能源部网站数据整理。http://minenergo.gov.ru/

税率的调整使石油制品出口关税收入不断下降，由 2014 年的 1.5 万亿卢布下降至 2016 年的 0.4 万亿卢布，降幅达 73%。通过以上变动可以看出，2017 年俄罗斯政府继续提高重质油税率，降低轻质油、直馏汽油以及汽油制品税率，保持石油焦炭类产品税率稳定。尽管下调石油制品出口关税税率同样会使俄政府损失一部分油气出口关税收入，但俄政府希冀通过对税率的调整，提高石油制品的经济附加值，协调石油制品生产内部的发展。

（二）提升矿产资源开采税地位

在国际油价低位徘徊、俄罗斯国内石油开采量稳步上升的背景下，俄政府将油气收入课征的重点由外部转向内部，即从出口关税的课征转向对矿产资源开采税的课征，利用增长的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弥补部分由于出口关税收入下降导致的俄联邦财政收入不足。

2008-2016 年，俄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在 0.9 万亿卢布至 3.5 万亿卢布之间徘徊，占油气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15 年，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首次超过出口关税收入，由 2015 年的 53% 上升至 2016 年的 58%。矿产

资源开采税在油气收入变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①的课税对象众多，主要包括石油、可燃天然气、凝析气等^②。其中，针对石油课征的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是俄油气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比逐年上升，由2014年的33%上升至2016年的48%（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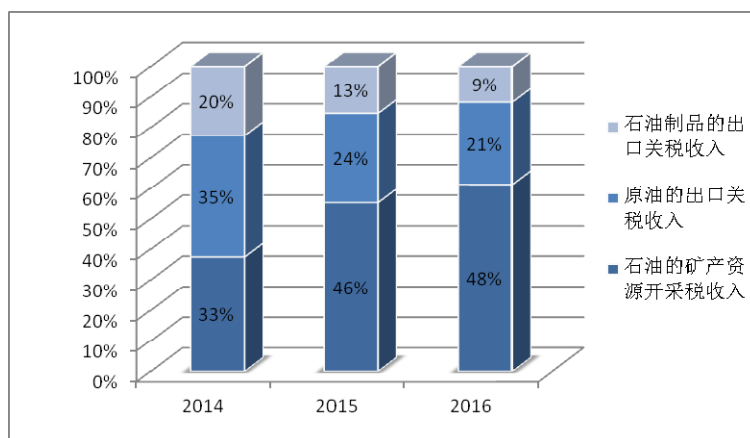


图3 油气收入中石油的出口关税与矿产资源开采税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国库网站数据整理。http://www.roskazna.ru/

与其他矿产资源开采税课征对象不同的是，俄石油的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并非定值，而是每年根据系数 $K_{\text{и}}$ 、 $D_{\text{м}}$ 进行调整， $K_{\text{и}}$ 表示国际原油价格系数， $D_{\text{м}}$ 表示开采石油特性。俄罗斯石油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计算公式如下：

$$\text{石油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 = \text{石油基础税率} \times K_{\text{и}} / D_{\text{м}} \dots \dots (1)$$

其中，石油基础税率由税法典强制规定^③，每年税法典会依据具体情况，

① 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是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征收的税种，其纳税人为使用地下资源的组织及个人，也包括“统一国家法人名单”上的矿产资源使用者。开采的资源包括俄罗斯境内与境外的地下可开采的资源。境外包括外国政府租赁或根据国际合同属于俄罗斯管辖的地区。

② 矿产资源开采税中的石油：Нефть；可燃天然气：Газ горючий природный из всех видов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углеводородного сырья；凝析气：Газовый конденсат из всех видов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углеводородного сырья。

③ 2006-2011年，基础税率为419卢布，2012-2015年，基础税率分别为446卢布，470卢布，493卢布和766卢布。

对基础税率与相关指数进行调整。 K_{Π} 计算公式为：

$$K_{\Pi} = (\Pi - 15) \times P / 261 \dots \dots (2)$$

该公式中， Π 表示每桶乌拉尔原油的美元价格。 P 为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美元兑卢布汇率，为俄罗斯中央银行每日汇率加总后的平均值。公式中的“15”代表石油开采税的起征点，即为 15 美元/桶。“261”为 2004 年修改税法典后确定的数字。

系数 Δ_M 数值较为固定，取值范围在 1.0—1.5 之间^①， Δ_M 计算公式如下：

$$\Delta_M = K_{\text{ИЗДАНИЕ}} \times K_{\Pi} \times (1 - K_B \times K_3 \times K_{\Delta} \times K_{\text{ДБ}} \times K_{\text{КАН}}) \dots \dots (3)$$

鉴于 Δ_M 的系数基本固定，根据公式（1）可知，若俄罗斯政府欲提高石油的矿产资源开采税，则可通过提高石油基础税率或系数 K_{Π} 达到目的。通过公式（2）可知， K_{Π} 的系数主要受 Π （石油价格）和 P （汇率）两个因子影响。从表4来看， K_{Π} 的系数并不固定^②，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为此，调高石油的基础税率成为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增加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通过历年数据可知，自2011年以来，俄石油的基础税率不断上升。2011-2014年，年均增长6%；2014年以后，该税率大幅提升，年均增长25%。2017年与2014年相比，石油基础税率增幅高达86.4%（见表4）。

表4 2011-2017年石油基础税率与系数 K_{Π} 单位：卢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石油基础税率	419	446	470	493	766	857	919
K_{Π}	10.8	11.4	11.4	12.1	8.8	7.6	-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税收法典整理。

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提高石油的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可以扩大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规模，有益于俄联邦财政收入的稳定，但对于石油企业而言，

① 由于 Δ_M 数值每年不同，此处可按平均值 1.25 取值， Δ_M 均值与各地实际的计算结果有小幅偏差。

② 此处 K_{Π} 为年平均数值。

却部分地加重了他们的税负。据俄罗斯七家主要石油公司^①称，调高石油的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将造成各家石油公司的税负上升，平均每家公司的税负约上升10%。但俄财政部方面则认为，对利润丰厚的石油公司加征矿产资源开采税，并不会过度损害石油公司的利润。尽管俄政府与俄石油企业在课征矿产资源开采税方面仍存在分歧与博弈，但鉴于俄政府为保障俄联邦财政收入的稳定，进一步增强内部控制力，矿产资源开采税税率仍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综上所述，在油气收入改革的过程中，俄政府主动让利了部分出口关税收入，转为依靠国内可控的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同时，通过调节重、轻质油品的出口关税税率，优化油气收入内部结构，鼓励轻质油加工，抑制重质油发展，提高石油制品附加值。从这些改革举措来看，俄政府确实是在摆脱油气收入外部依赖、提高内部控制力、增强俄联邦财政收入稳定性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四、俄摆脱油气收入依赖改革的效益

油气财税改革一方面有助于优化俄联邦财政收入结构，扭转油气收入与非油气收入比重不合理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会对石油生产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俄石油开采量、出口量发生变化。

（一）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长期以来，俄罗斯作为油气依赖型国家，调整财政收入中油气与非油气收入的结构都是一件极为重要但又极其困难之事。早在 2009 年经济危机之时，俄罗斯政府就意识到过高的油气收入会阻碍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也曾提出调整油气收入与非油气收入间比重的动议。然而，这一改革的推进十分缓慢，且效果不佳。2009 年，时任俄罗

^① 七家石油公司指 Роснефть（俄罗斯石油公司）、ЛУКОЙЛ（卢克石油公司）、Сургутнефтегаз（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Газпром（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Татнефть（鞑靼石油公司）、Башнефть（巴什石油股份公司）、Русснефть（卢斯石油公司），这 7 家公司集中了俄罗斯近 90% 的石油产量。

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表示，油气收入不应超过预算收入的四分之一，但随后国际油价的迅速攀升，使这种提法不了了之。2010-2014年，油气收入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由46.1%到51.3%，2012-2014年该比重更是连续三年保持在50%以上（见图4）。俄联邦财政收入对油气收入的依赖度不降反升，使俄政府希望降低联邦财政对油气收入依赖的愿望落空。

2015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调整油气收入与非油气收入结构的问题又重新摆在俄政府面前。对此，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提出，应严格限制油气收入占预算收入的比重，提高非油气收入地位，将非油气收入作为预算收入的基础。按照这一思路，俄罗斯采取了下调原油出口关税税率，调整重、轻质油比重等做法，主动让渡部分油气收入，2015-2016俄油气收入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下降至43%和36%。未来，俄政府将继续按照摆脱油气收入依赖这一改革思路，控制油气收入占比。预计2017-2019年，油气收入比重将从37.4%下降至36%，非油气收入占比则从62.6%提升至64%。从这一趋势来看，未来俄罗斯政府将更加注重非油气收入的增长，弱化油气收入对俄联邦财政收入的影响（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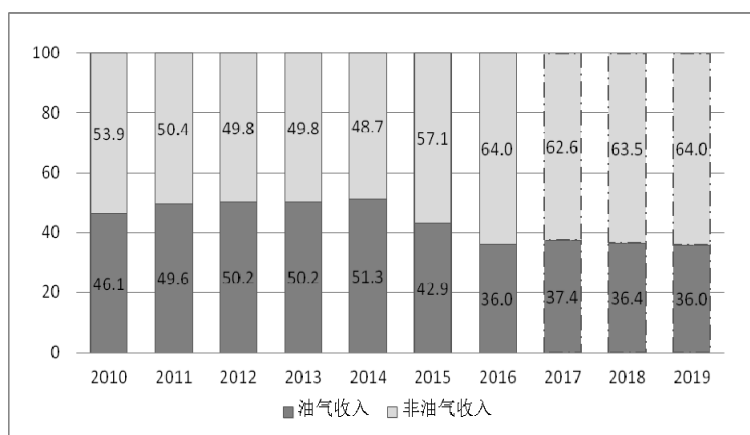


图4 2010-2019年油气收入与非油气收入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网站数据整理。http://www.minfin.ru/ru/

（二）影响石油生产行为

对油气收入课征方式的改革不仅会对俄石油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相应地还会引起石油开采量、出口量的变化。

1、促使石油开采规模扩大

由于俄政府不断下调原油出口关税税率，使俄石油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吸引力，借此机会，俄各家石油公司为获得更多出口利润，纷纷加大对石油的开采，这也与俄政府希望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弥补部分下跌出口关税收入的政策导向一致。为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石油开采量不断上升，由2014年的5.27亿吨上升到2015年的5.34亿吨，直至攀升至2016年的5.47亿吨（见图5），创苏联时期以来历史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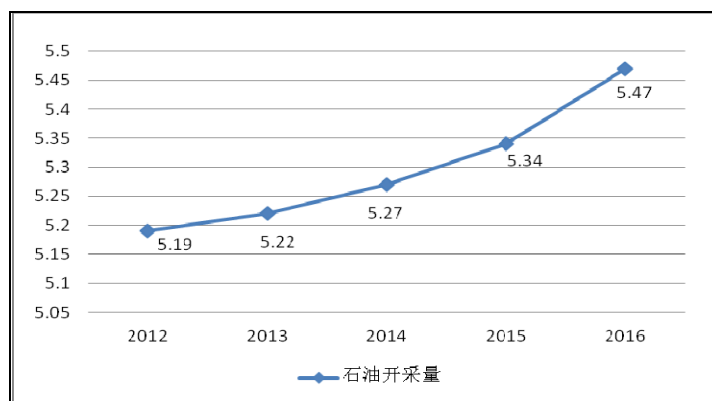


图5 2008-2016年石油开采量 单位：亿吨

数据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http://www.gks.ru/>

为扩大石油开采量，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在维持传统产区产量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地。总体来看，俄罗斯传统产区产量有所下降，以西西伯利亚产区为例，2015年该地区产量降至31170万吨。尽管传统产区石油开采量下降，但其产量占俄罗斯全年总产量的比重仍较高，达58.4%。新产区发展前景良好，以俄罗斯欧洲地区北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新产地为例，2015年与2014年相比，俄罗斯欧洲地区产量增加390万吨，东西

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增加 480 万吨。(2) 加大对钻井资金的投入, 提高新井产油量。(3) 采取集约型技术开采石油, 在新产地推行新技术的同时, 提高传统采油区的开采效率, 如乌拉尔—伏尔加老产油区的生产效率就在不断提高。(4) 对出油率低以及难钻采的产区实行税收优惠, 其中包括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新产油区。

值得一提的是, 2015–2016 年俄石油开采量的大幅提升, 为俄罗斯在 2016 年 12 月签署欧佩克提出的减产协议^①创造了条件。该减产协议规定,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全球石油总产量将削减 180 万桶/日, 俄罗斯作为非欧佩克国家, 承诺减产 30 万桶/日, 承担了非欧佩克国家总减产量的一半^②。签署协议后, 俄能源部长诺瓦克曾表示, 俄罗斯将采取分阶段减产的方式进行减产。他声称, 在减产协议签署前, 已有部分井口作业接近尾声, 限于俄罗斯开采技术水平, 这部分新井必须于 1 月进行投产, 且投产时间约为 20—25 天左右。为此, 他表示, 俄罗斯将先依照第一季度 20 万桶/日进行减产, 随后再将减产规模扩大至 30 万桶/日, 使原油产量维持至 1094.7 万桶/日。

与 2016 年 4 月签署的多哈协议无疾而终不同, 本次签署的减产协议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响应。究其原因, 俄罗斯已在协议签署前不断调高石油开采量, 至 2016 年 10 月, 俄罗斯单月石油开采量达 4749.4 万吨, 约合 35146 万桶^③, 创苏联时期以来的历史新高。而此次减产协议正是以各国 2016 年 10 月单月的实际石油开采量作为基准线进行减产,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无疑降低了俄罗斯执行减产协议的难度。

除此之外, 对俄罗斯来说, 在上半年执行减产协议要优于下半年。根据俄石油开采量的历史数据来看, 通常情况下, 受季节等因素影响, 俄罗斯每年 2 月会出现自然减产的现象, 即 2 月的石油开采量为全年最低(见图 6)。

① 此次减产协议签署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 共 24 国参与协议的签署, 其中包括 13 个欧佩克国家: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加蓬与 11 个非欧佩克国家: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墨西哥、巴林、文莱、赤道几内亚、马来西亚、阿曼、苏丹、南苏丹。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 доложил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оссии о ходе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сокращении добычи нефт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ОПЕК и не ОПЕК. 01.02.2017. <http://minenerg.o.gov.ru/node/7073>.

③ 按照 1 吨约等于 7.4 桶计算。

这为俄罗斯利用自然下降冲抵减产协议中承诺的减产量提供了可能。

就 2017 年 1-2 月俄罗斯执行减产协议的情况来看，表面上，俄罗斯遵守了减产协定，其实却存在不诚实行为。考虑俄方要求，若仅以 20 万桶/日的减产额度进行计算，俄罗斯每月需减产 81 万吨。但 2017 年 1 月数据显示，俄罗斯石油产量仅减少了 50 万吨，相当于完成了欧佩克减产协议的六成，由 2016 年 10 月份的 4749 万吨下降为 2017 年 1 月的 4699 万吨。

分析 2017 年 2 月俄罗斯石油产量数据后，可推知俄罗斯利用自然减产冲抵减产协议的做法也已基本属实。2017 年 2 月同 2016 年 10 月相比，石油产量大幅下降，总计减少了 506 万吨。根据减产协议规定，俄罗斯减产额为 30 万桶/日，即每月需减产 120 吨，但 2017 年 2 月份下降的 506 万吨已足够抵消掉了 2017 年 3-6 月需要减产的数量。从这一角度来看，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减产协议要求的配额。若俄罗斯以 2017 年 2 月的自然产量下降冲抵减产配额，那么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俄罗斯可完全忽略减产协议约定，恢复石油开采正常水平，而不再受减产协议的约束。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 3 月，俄罗斯石油产量为 4674 万吨，已基本恢复至原先的生产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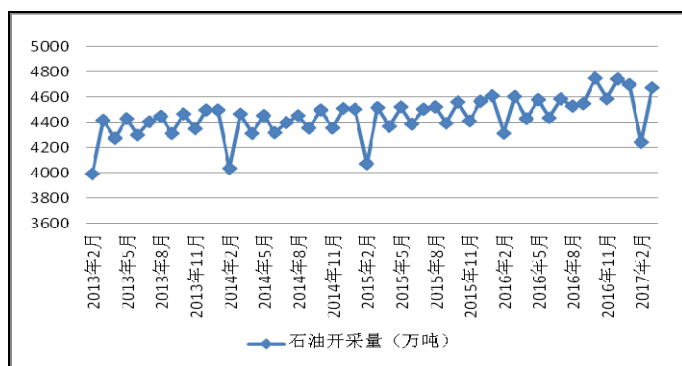


图 6 2013-2017 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俄罗斯能源部，<http://minenergo.gov.ru/>

外界对俄罗斯执行减产协议的情况也并不看好。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在历次俄罗斯参加的减产行动中，只有 1998 年降低了产量，而 1999 年和 2002 年的承诺都化为泡影，最终的减产结果均是石油产量不降反增。对此，JBC

Energy 发布报告称：“预计俄罗斯原油产量将会逐步下降，并于 2017 年上半年达成承诺的 30 万桶/日的减幅。不过，我们依然预期 2017 年俄罗斯原油产量将同比增加 17 万桶/日，达到 1114 万桶/日”。

在短期减产协议期内，面临错综复杂的环境，俄罗斯很容易找到违约理由并为自己开脱。一旦过剩的石油库存被消耗、油价得到预期的提振，俄罗斯很可能不会继续兑现减产承诺。诺瓦克也曾公开宣称，尽管违背减产协议会受到来自道义和政治上的压力，但对于所有参加减产协议的国家并不会明确和具体的惩罚措施^①。因此，这种“卡特尔”式的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最终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客观上刺激石油出口规模扩大

2014 年 6 月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一路下跌，为维护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俄罗斯石油企业决定通过“薄利多销”的模式，应对低油价时期的到来。同时，俄罗斯政府不断下调出口关税税率，也使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优势。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刺激了石油出口量的上升。2014—2016 年，俄石油出口量分别为 2.23 亿吨、2.44 亿吨和 2.55 亿吨，与 2014 年相比，2016 年俄石油出口量增幅达 14%。从图 7 可知，2014 年，俄单月石油出口量多低于 2 千万吨，2015 年单月石油出口量保持在 2 千万吨，而 2016 年石油出口量高于 2 千万吨的月份明显增加。

俄石油出口量的增长主要是来自向非独联体国家出口的增长，其出口总量由 2014 年的 1.99 亿吨上升到 2.36 亿吨，增幅达 19%。与此相反的是，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的石油总量则持续下降，由 2014 年的 0.24 亿吨下降至 0.19 亿吨，降幅达 21%（见表 5）。由于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长期存在关税优惠，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的石油价格远低于非独联体国家。在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俄罗斯为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意削减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的石油总量，相应地加大对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以此换取更多的外汇收入。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 в интервью газетам Die Welt и Die Press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одробностях соглашения с ОПЕК. 13.12.2016. <http://minenergo.gov.ru/node/67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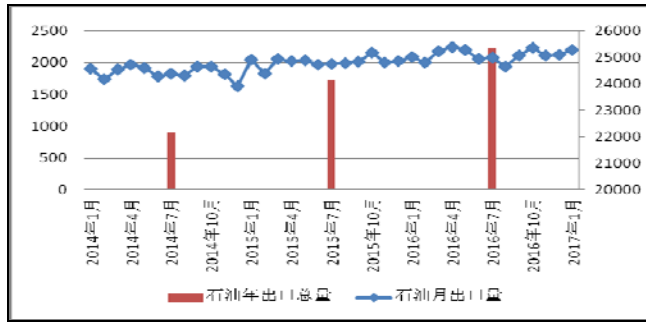


图7 2014-2017年石油出口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能源部网站数据整理。http://minenergo.gov.ru/

表5 2014-2016年俄罗斯出口石油量 单位：亿吨

	独联体国家	非独联体国家	总量
2014	0.24	1.99	2.23
2015	0.23	2.22	2.45
2016	0.19	2.36	2.55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海关数据及统计局数据整理。

俄向非独联体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荷兰、中国、德国、波兰、韩国等，荷兰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最多，其次为中国。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增幅最高，2016年与2014年相比增幅达60%。俄向独联体国家出口主要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等。其中，白俄罗斯占俄罗斯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石油总量的95%以上。总体上，俄罗斯向非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出口量呈上升趋势，向非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出口量呈下降趋势(见表6)。

表6 2014-2016年俄罗斯向各国出口的石油总量 单位：亿吨

	2014	2015	2016
荷兰	0.43	0.45	0.5
中国	0.3	0.39	0.48
白俄罗斯	0.23	0.23	0.18
德国	0.17	0.21	0.24
波兰	0.18	0.19	0.19
韩国	0.11	0.12	0.12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海关数据及统计局数据整理。

由于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俄下调免税石油出口额的做法极大损害了白俄罗斯的利益，引发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油气分歧。此前，白俄罗斯可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免税石油向第三国出口或加工后出口，但从 2016 年第三季度起，俄罗斯削减了对白俄罗斯免税石油的供应，并于 2016 年底宣布，2016-2024 年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的免税石油由原计划的 0.23 亿吨削减至 0.18 亿吨。该计划导致白俄罗斯可转卖给欧洲国家的石油量减少，这无异于削减了白俄罗斯财政收入。为此，白俄罗斯方面对俄罗斯的做法表示极度不满，白俄罗斯甚至提出要向俄罗斯征收原油过境税的要求，但俄罗斯方面则声称，若白俄罗斯采取这一举措，俄方则会要求白俄罗斯先行清偿欠俄方的债务。双方各执一词，争端仍在调解和沟通的过程中。长期来看，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迷，俄罗斯极有可能继续执行削减免税计划中的石油出口量，逐步取消对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在进口俄石油方面的关税优惠。

五、俄摆脱油气收入依赖的未来发展方向

俄罗斯油气收入课征制度的改革为未来俄罗斯油气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未来，俄罗斯拟进一步降低油气收入占 GDP 的比重，弱化出口关税对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影响，强调矿产资源开采税的地位，并积极尝试新税种的推行。

（一）调低油气收入占 GDP 的比重

总体上，俄罗斯政府正逐步调低油气收入占 GDP 的比重。自油价下跌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通过基础（中观）方案、保守（悲观）方案、目标（乐观）方案三种方案对俄罗斯 2017-2019 年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预测^①（见图 9）。无论是何种方案，都无一例外地调低了油气收入占 GDP 的比重。

^①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прогноз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15-2019 годы», 其中基础（中观）方案：Базовый вариант；保守（悲观）方案：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вариант；目标（积极）方案：Целевой вариант。

首先，按照基础（中观）方案预测^①，2017-2019 年联邦预算的油气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 5.4%，4.7%，4.4%，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油气收入的下降会进一步加剧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按照该方案的估算，若想达到收支平衡，俄罗斯政府需减少 5%的财政支出。

其次，按照保守（悲观）方案预测^②，2017-2019 年联邦预算中的油气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 2.8%，2.7%，2.5%。低位徘徊的石油价格会导致联邦预算中的油气收入减少，并导致联邦预算赤字以及国家债务的大幅增加。据估计，若俄罗斯政府力图保持联邦预算收支平衡，则需要减少 10%的财政支出。

最后，在目标（积极）方案中^③，2017-2019 年联邦预算中的油气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 5.2%，4.6%，4.1%。该方案中，联邦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基础（中观）方案的预测基本接近。

① 在基础（中观）方案中，以 2017-2019 年乌拉尔石油价格为 40 美元/桶。基础（中观）方案是在考虑了保守方案的基础上，以及外界条件趋好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进行的预测。

② 在保守（悲观）方案中，预测 2017-2019 年乌拉尔石油价格为 25 美元/桶。保守（悲观）方案是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相对较低的价格为基础进行的预测。

③ 在目标（积极）方案中，预测 2017-2019 年乌拉尔石油价格为 40 美元/桶。目标（积极）方案是以外外部环境良好、国内经济发展企稳的态势为前提的预测，即俄罗斯经济增长不低于世界水平，工业增速不低于 5%，通货膨胀率低于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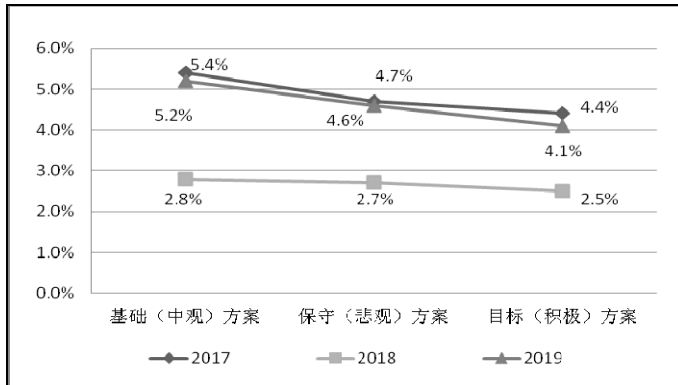


图 9 2017-2019 年油气收入占 GDP 的预测比重

数据来源：Проект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бюдже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2016 год и на плановый период 2017 и 2018 годов»

(二) 强化矿产资源开采税的地位

为降低联邦财政赤字，预计 2017-2019 年俄罗斯政府将继续加征矿产资源开采税。同时，俄罗斯将拒绝为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提供原有的石油关税补贴。未来三年，俄联邦财政收入将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开采税收入，将原本由出口关税承担的税负转移到矿产资源开采税上来。

当然，长期来看，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税税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产区（如西西伯利亚、科米共和国等）石油开采速度的下降。在 2017-2018 年石油开采量呈上升趋势之后，预计 2019 年石油开采量将有所下降，约降至 5.32 亿吨，基本与 2015 年水平一致。其中，作为主要石油产区的西西伯利亚地区，石油开采量将持续下降。即使东西伯利亚和季曼—伯朝拉省等新产区的石油开采量有所增长，也未必可以完全弥补西西伯利亚下降的石油开采量。

同时，由于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进口设备及技术的限制，俄罗斯将缺乏必备条件对较难开采的地区进行自主开采，这也给石油开采量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俄罗斯将努力提升俄罗斯石油开采的竞争力，降低开采成本；在地质勘探中采用更加经济的技术，同时投入新技术，提高成熟期石油产地的产油效率；推进俄罗斯石油企业现代化进程，提高石油开采深度；实现油气设备进口替代，并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三）试行新税种

为刺激新产地开发以及合理利用油气资源，俄罗斯提出在新、老产区试行新税种，即“超额收入税”（НДД）。“超额收入税”是扣除开采成本之后，对所获石油收入征收增值税，预计税率在 50%左右。“超额收入税”实行分阶段课税，初期税率低^①，有助于保障新产区在开采初期的正常运行，新产区进入成熟期后，再相应提高税负，以此弥补第一阶段税收的损失。这种课征形式体现了税收制的灵活性，但“超额收入税”的征收也存在实际的困难。“超额收入税”需要扣除企业的开采成本，计算较为复杂，且不易预测，较之前的出口关税以及矿产资源开采税的征收难度更大。

关于新税种的推行，俄罗斯政府内部存在争议。“超额收入税”的主要推行部门是俄罗斯财政部，俄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称，油气收入税制的改革不应仅停留在书面层面，应当切实行动起来，向全国推行“超额收入税”，并计划于 2018 年全面实现“超额收入税”^②。俄副总理阿尔卡济·德瓦尔科维奇（Аркадий Дворкович）对财政部的提议表示支持，他认为，实行新税制有利于弥补未来矿产资源开采税提高造成的损失，降低现有油气收入税课征方式对石油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对于财政部的提议，俄能源部则表示，全面实行“超额收入税”仍为时尚早，建议先在部分利润较低的老石油产区试行“超额收入税”，并在试行 3-5 年后，对新税种产生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再决定是否全面推行以及是否需要替代现行税制^③。能源部还估算了取消出口关税、直接实行“超额收入税”将造成的风险。由于“超额收入税”是对现金流进行征税，而不再以石油产量作为税基，这会导致税收环节更为复杂。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对全面实行“超额收入税”表示反对，俄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姆·奥列什金认为，现行的石油制度是合理的，对俄罗斯财政收入的稳定并不构成危害。在盖达尔论坛上，他再次表示，剧烈的油气收入改革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俄罗斯不

① 据测算初期的“超额利润税”的税负低于现行矿产资源开采税与出口关税的总税负。

② Медведев поручил учесть льготы для Самоглорского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я в НДД. 28.01. 2017. <https://ria.ru/economy/20170128/1486691773.html>

③ Дворкович: система налогов в нефтянке компенсирует негатив от роста НДС. 25.10. 2016. <https://ria.ru/economy/20161025/1479934592.html>

应该发生剧烈的油气课征制度的改变,也不应该承担这种变化带来的中期发展威胁。他认为,现行的税制值得肯定,有助于保障油气行业的持续发展^①。

对于实行新税种,石油企业并未强烈反对,但却提出自己的疑问。俄气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久科夫表示支持新税种的试行,但同时他对现行的经济环境是否允许推行新税种、以及新税种是否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提出疑问。他希望新税种在保障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同时有助于新油气产地的开发^②。尽管“超额收入税”在新产地开采方面确实低于现行税制的税收负担,对俄罗斯油气企业来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由于现行的油气收入税制对油气公司存在税收优惠,各家石油公司并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为此,俄能源部称,若全面实行“超额收入税”,俄政府将不再为石油企业提供出口关税的税收优惠,俄罗斯油气企业需要自行进行抉择,是享受出口关税的优惠,还是实行“超额收入税”^③。

据最新消息,俄财政部与能源部已就试行“超额收入税”基本达成共识,近期不会在全国推行“超额收入税”,但选取了部分地区进行试点^④,试点地区包括西西伯利亚等产油区,目的在于促进西西伯利亚石油开采的进一步增长^⑤。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为防止税收标准过高,试行方案中的“超额收入税”课征系数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预计每吨不超过 9520 卢布。尽管关于新税种开征的具体细节仍存在争议,但已有 700 万吨石油申请试行“超额收入税”,其中涉及Роснефть(俄罗斯石油公司)、ЛУкойл(卢克石油公司)、Сургутнефтегаз(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Газпром(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油气公司。

① Текущая система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устойчива, считает Орешкин. 14.01.2017. <https://ria.ru/economy/20170114/1485702269.html>

② Газпром неф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введение НДС в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01.10.2016. <https://ria.ru/economy/20161001/1478295064.html>

③ Минэнерго оценило риски отмены пошлины на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пишут СМИ. 01.13.2017. <https://ria.ru/economy/20170113/1485624755.html>

④ Налог на добавленный доход: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для бюджета. 02.18.2017. <http://bujet.ru/article/27698.php>

⑤ Минфин и Минэнерго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по введению НДС в нефтянке. 02.22.2017. <https://ria.ru/economy/20170222/1488610668.html>

结 语

短期来看，油气收入依旧会对俄联邦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但俄政府将逐步摆脱对油气收入的外部依赖，提高内部可控性，优化俄联邦财政收入结构，使联邦财政收入沿着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主观上来讲，俄罗斯有意愿摆脱对油气收入的依赖；客观上来看，俄罗斯政府确实积极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通过税收手段调整了油气收入课征方式，让渡了部分油气出口关税收入。从这一层面来说，2015年以来的油气收入下降，除国际油价下跌这一影响因素外，还存在俄政府积极进行油气收入改革、摆脱油气收入对外依赖的主观因素。这些主动作为，使俄罗斯在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避免了俄联邦财政出现全盘崩溃的可能。

中期来看，俄罗斯将继续强化矿产资源开采税在油气收入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油气收入的主体，以降低出口关税收入，保障联邦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同时，俄政府还将继续提高重质油的出口关税税率，降低轻质油的出口关税税率，升级炼油产业的内部结构。

长期来看，俄罗斯或将实行新的税种，寻求更为稳定、合理的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来源。尽管新税种的开征仍在讨论和试行阶段，但这不失为俄罗斯摆脱油气收入依赖的进一步探索与尝试。未来，俄罗斯在摆脱油气收入依赖、调整联邦财政收入结构方面的改革仍值得持续关注。

【Abstract】 Oil and gas income is not only a major source of Russian government revenue, but also the root of resource curse. Russia had been recognized long ago, that depending on hydrocarbon exports was not a long-term strategy. However, Russia was lacking of motivation to get rid of dependence on oil and gas income at the back ground of high oil price. In 2015,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had plummeted and oil and gas income was dropped. Under this circumstances Russia begin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including adjust tax way, tax rate and object of tax. Attending to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oil and gas income, optimize structure of Federal Revenue 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zation of Russian

Federal Revenue.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analyze fiscal and tax reform in the field of oil and gas, discuss the benefit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this reform.

【Key Words】 Russia, Oil and gas income, Energy-dependent, Tax reform

【Аннотация】 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доходов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доходов привел Россию к проклятью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Россия давно осознавал, что только зависил от экспорта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не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лан, но недостаток решимости производя реформу. После падения нефтяной цены, 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 резко сократились в 2015 г. Сейчас Россия начинает приступать к реформе в области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логовых формулы, налоговых ставок и объектов налога для отделении от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доходы и оптимизации структура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доходов. В данном тексте, мы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финансовые и налоговые реформы в области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 пользы и тенденцию о налоговой реформе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доход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Энергии, Налоговая реформ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中农业合作：期望与现实

И.А·马卡罗夫*

【内容提要】近年来，农业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除了先天的优势（丰富的耕地和水资源）之外，俄罗斯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远东一公顷土地，超前发展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俄罗斯国内市场有限，西伯利亚和远东农业发展的定位是出口型的，中国市场尤为重要。俄中农业合作中的障碍因素（贸易壁垒，对中国投资的恐惧等）需要克服。俄方需要清醒地评估自身农业发展的潜力，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农产品，如果能占领中国食品市场中的一个小的份额，都将对俄地区发展产生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农业 中俄农业合作 俄罗斯远东农业 俄罗斯西伯利亚农业 俄罗斯农产品出口

【中图分类号】 D80;F320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7)02-0105(23)

一、引言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发展其东部领土的问题，曾作出多次努力。最近的一次，是从2012年开启的转向东方政策。外在标志是俄罗斯2012年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举办峰会的真正用意，是抓住亚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给俄罗斯的机遇。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只不过让

* И.А·马卡罗夫 (И.А. Макар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系讲师。

俄罗斯意识到需要加快融入亚太地区。中国是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伙伴。早在 2010 年，中国就成为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从 2011 年起开始谈判、并最终签署的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协议，可以说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了“能源联盟”（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альянс）的程度。2014–2015 年，俄中政治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实质性的、新的水平，标志是两国签署了数十个官方文件，涉及不同的合作领域。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联合声明，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开启的经贸合作谈判。

俄罗斯要想融入亚太地区，必须加快其与中国毗邻地区关系的发展。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分属于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的土地面积有 1130 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领土总面积的 66.1%，但是人口只有 2550 万，占俄罗斯全国总人口的 17.4%。目前，该地区在居民生活水平、工农业发展和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在 2013 年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把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称为“整个 21 世纪的国家优先”。在此之前不久，俄罗斯设立了远东发展部，这是推动地区发展的新模式（当然，这个部门管理的不是乌拉尔山以东的所有地区，而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该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则是：“发展出口潜能，推动向亚太地区的出口，生产面向这个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新产品。”^①实现这个任务的工具，是建立特别经济区——超前发展区（территорий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ОР），支持优先方向的投资项目，以及给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港口以自由港的地位。

在加速发展远东的计划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优先发展哪个行业领域。由于目标是生产出口导向型的产品，因此优先方向既要周全顾及该地区的优长和能力，也要考虑亚太地区邻国的需求，还要面对当前以及未来与

^①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оклад с заседания от 24 октября 2013 г. <http://government.ru/news/7718/>

其他出口商在亚太市场上的竞争。^①

关于优先领域的清单，不同的方面给出的选项各不相同。但是农业作为优先领域，几乎是所有方面的共识。有利的因素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有耕地和清洁的水源作为农业生产的保障，同时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尖锐。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能够支撑俄罗斯食品的出口。其他的利好因素还有，俄罗斯针对西方国家的食品禁运政策，间接地帮助了俄罗斯本国的农产品生产者，此外，还有卢布贬值，也有利于出口。由此，远东农业在俄罗斯政府的地区发展规划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包括：建立了三个农业方面的超前发展区，并对涉农的基础设施项目给予支持；还出台了“远东一公顷土地”的计划，俄罗斯公民可以申请在远东地区拥有一公顷土地用于经营。

西伯利亚和远东农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中国。但是目前对俄中在农业领域合作潜力的研究，还相当稀少。关于中国农产品市场发展潜力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作品^②，也有不少关于俄罗斯出口潜力的文章（当然大部分研究没有数据分析）。^③而把中国的市场需求与俄罗斯的出口综合分析的文章，实际上还没有。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下文将依次分析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农业经济的现

① Макаров И.А, Барабанов О.Н, Бордачев Т.В, Канаев Е.А, Ларин В.Л, Рыжков В.А.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 2, ил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к Азии / под ред. С.А. Караганова. М. : МДК «Валдай», 2014; I.A.Makarov,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Model in Asia Pacific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Russia’s Siberia and Far East”,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Pacific Russia* (eds. J. Huang, A.Korolev),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② W. Dong, X.Wang, J.Yang, “Futur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eed demand and supply during its fast transition period of foo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W.-S.Yu, L.-J.Cap, “China’s meat and grain imports during 2000-2012 and beyon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X.Yu, “Meat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atus quo, trends, and policie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E. Fukase, W. Martin, “Who Will Fee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Income Growth and Food Demand and Supply in China”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Vol.67, No.1.

③ Климова Н.В, Ищенко М.И. Экспор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и // Поли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етевой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Куб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гр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119; Халицкий В, Коханьска М. Почвы Сибири - Растущ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ельхоз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XXI Века/ В сборнике материалов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85-летию кафедры почвоведения и экологии почв ТГУ.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5.

状以及俄罗斯政府的支持政策，最后分析俄中农业合作的主要障碍。

二、中国的食品需求

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食品市场的快速转型，是近二十年来影响全球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消费

中国的饮食趋势应验了班尼特法则（закон Беннетта），即，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主要是会更多地消费高蛋白质的食品。^①随着收入的提高，以及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饮食结构的变化，是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典型现象。^②中国人均动物蛋白的消费量，从1980年到2013年，增加了426%。^③1985年，中国人年均消费19.6公斤的肉，而2013年是61公斤。^④

1990年代，肉类消费的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中，猪肉的消费占比从1990年79%下降到2000年的64%。同期，牛肉的消费量占比从4%提高到8%，鸡肉从13%提高到22%。2000年以来，这种消费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对各种肉类的消费，都平稳上升。2000年到2013年，牛肉、羊肉、鸡肉和猪肉等肉类的消费量，均提高了40%–60%。鱼和海产品，也是如此。奶类的消费量，同期增加了3.5倍。奶类消费的突飞猛涨，除了收入提高和城市化的影响之外，还与消费习惯的改变、奶制品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奶制品销售渠道的发展有关。^⑤

肉类消费的增长，还可以从饲料的使用量上得到印证。1990–2013年，

① J.Clapp, M.J.Cohen, *The Global Food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C.L. Delgado, “Rising Consumption of Meat and Mil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Created a New Food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2003, Vol.133, No.11.

③ C.Zulauf, “China, India, the Food Transition, and Future Demand Growth”, *Farmdoc Daily*, 2015, No.5 (122).

④ FAOStat.

⑤ F. Fuller, J.Huang, H.Ma, S.Rozelle, “Got milk?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dairy sector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Food Policy*, 2006, No.31.

大米和小麦的消费量实际上没有增加（如果按照人均消费量甚至降低了），而玉米的使用量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增加了 76%，大豆使用量增加了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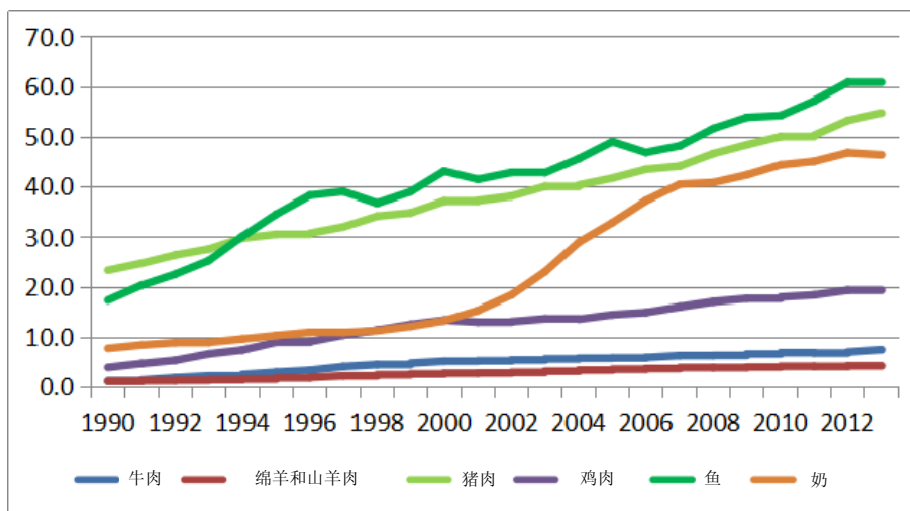


图 1 1990-2013 年中国的肉类食品消费

资料来源：FAOSt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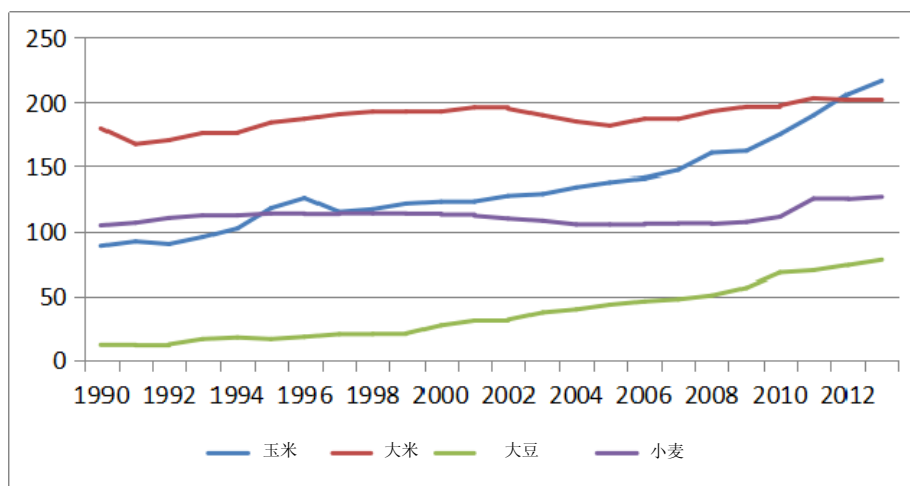


图 2 1990-2013 年中国的粮食消费, 百万吨

资料来源：FAOStat

（二）进口

长期以来，中国的食品需求，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国内生产。在市场化改革之初，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农业产出，从1978年到2012年，年均增速为4.5%。^①虽然中国农产品消费增长迅速，但中国直到2004年才成为食品净进口国。到目前为止，进口大米只占大米总消费量的2.0%，玉米占3.4%，小麦6.0%，猪肉9.8%，鸡肉9.8%，牛肉10.3%。进口依赖度稍微有些高的是奶（12.7%）和鱼及海产品（18.5%）。^②

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市场规模，即便是很小的百分比，有时却是庞大的绝对数字。中国的小麦进口量是760万吨，这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粮食生产者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的牛肉进口从2004年到2013年，增长了4.2倍，这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源头，也促进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2003年中国还是玉米的净出口国，现在则是净进口国，进口量为720万吨，其中的79%来自乌克兰。

中国对进口依赖程度最大的是大豆。自1996年以来，大豆是中国的主要饲料来源之一。1996年，中国放开大豆贸易政策，允许大豆自由进口。从那时起，大豆的进口增长了17倍。^③大豆在饲料中的比重超过了20%（1996年占比为3.2%）。目前，世界大豆出口量的一半，是运往中国的。正是基于饲料（大豆，以及玉米）的大量进口，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对于中国，刻不容缓的不仅是粮食安全，还有饲料安全。^④

① W. Dong, X.Wang, J.Yang, “Futur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eed demand and supply during its fast transition period of foo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② FAOStat.

③ FAOStat.

④ W. Dong, X.Wang, J.Yang, “Futur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eed demand and supply during its fast transition period of foo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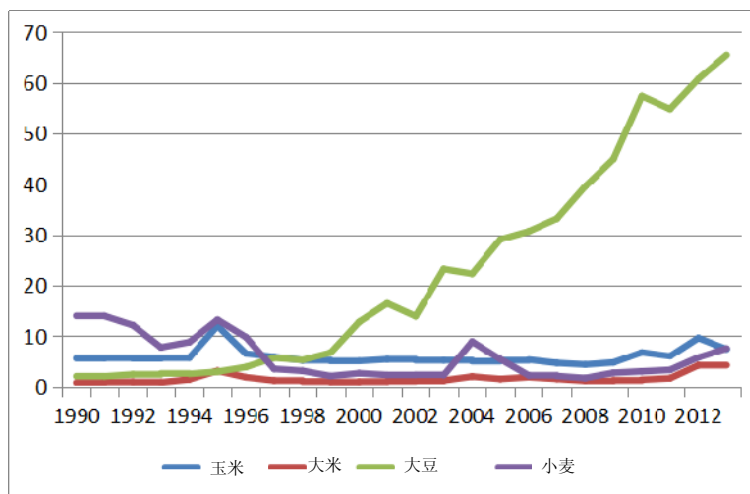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3年中国的粮食进口，百万吨

资料来源：FAOStat

（三）进口增长的前景

全球食品市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放开肉类进口？对于这一时刻，期待已久，但目前中国通过发展国内的肉类生产，把进口量限制在相对有限的程度。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得益于饲料的大量进口，农村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这些因素令中国国内肉类产品价格低于进口肉类；同时，通过关税制度，保护国内生产者。但是这些措施不能永远使用下去。中国对肉类的消费，即便不是高速上升，也会保持增长。国内外肉类价格差，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缩小。而扩大国内肉类产量，会造成对进口饲料的依赖，目前的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因此，中国在未来十年，将会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个主要的肉类进口国。^①

大规模进口肉类可以抑制饲料的进口增速，但是饲料仍然需要进口。因

^① W.-S.Yu, L.-J.Cap, “China’s meat and grain imports during 2000-2012 and beyon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W.Dong, X.Wang, J.Yang, “Futur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eed demand and supply during its fast transition period of foo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X.Yu, “Meat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atus quo, trends, and policie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为中国的粮食作物生产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限制，进口饲料有助于缓解这些压力，如，耕地面积的不足（中国农用土地面积仅占其国土总面积的 9%），耕地使用的不合理，全国范围内的地下水位下降和污染（根据官方的数据，近 40%的耕地面临着土壤肥力下降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进口玉米，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进口了。

表 1 中国在 2010、2020 以及 2030 年对肉类及主要饲料的需求(1000 公斤)

	肉类、奶、鱼类产品					饲料		
	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奶制品	鱼	大豆	玉米
2010 年								
产量	43877	4742	3097	15374	34006	27781	15083	177245
进口量	201	24	57	542	4408	2308	61450	1570
出口量	110	22	13	435	73	2486	509	130
净进口量	91	2	43	107	4335	-177	60941	1440
总需求	43968	4744	3140	15481	38341	27604	66114	197430
人均需求(公斤)	31.6	3.2	2.2	10.9	28.1	18.9	47.8	13.5
自给率(%)	100	100	99	99	89	101	20	99
2020 年								
产量	54947	7048	4436	21889	55076	42960	14816	223050
进口量	667	126	350	62	10593	2770	76428	18992
出口量	71	5	0	197	57	3528	340	143
净进口量	597	121	350	-135	10536	-758	76089	18849
总需求	55544	7170	4786	21754	65612	42202	90905	241899
人均需求(公斤)	37.7	4.8	3.2	14.8	46.1	28.3	63.0	8.2
自给率(%)	99	98	93	101	84	102	16	92
2030 年								
产量	59603	8617	5069	24611	65362	49976	14722	241572
进口量	782	344	667	76	18492	3246	84577	39847
出口量	60	2	0	159	30	3021	307	100
净进口量	722	342	667	-83	18462	224	84270	39748
总需求	60325	8959	5736	24529	83824	50201	98992	281319
人均需求(公斤)	40.5	6.0	3.9	16.6	58.3	33.5	67.6	5.3
自给率(%)	99	96	88	100	78	100	15	86

资料来源: W.Dong, X.Wang, J.Yang, “Futur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eed demand and supply during its fast transition period of foo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Vol.14, No.6

上表是两位学者根据 CAPSIM 模型，针对中国对主要食品的需求和贸

易，所做出的推测数据。根据这个预测，中国对表中的所有商品，除了鸡肉，都将是净进口。中国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会提高，特别是玉米、大豆、羊肉和牛肉。当然，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程度仍然是相当低的。中国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食品，问题在于，俄罗斯能否抓住机会。

（四）中国农业海外投资

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要巩固国家的粮食安全，支持农业发展，这是国家政策中的基础和优先；要保证大米和小麦的自给，适度扩大其他农作物的进口。理想的情况是，进口由中国公司在海外租赁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早在 2010 年，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指出，中国农业企业到了“该走出去的时刻了。”^①

中国农业企业最早前往的是非洲大陆，并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经济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截至 2014 年底，按照布劳蒂加姆（D. Brautigam）的估算，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共租赁了 24 万公顷土地。^②而且，这是在很多笔交易没有达成的情况下的数据。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农业经济领域内的投入要更高。中国企业在拉美也签署了一些土地租赁合同。在后苏联空间，中国农业企业同样积极。

近年来，中国农业投资者的策略有所改变。首先，就生态和人文等问题，对中国的农业投资项目继续有大量的批评，并以此来渲染中国殖民主义。^③中国的投资往往引发广泛的关注。2013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乌克兰的一笔土地租赁协议被迫取消。哈萨克斯坦在土地法典修正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外国人租赁土地等问题，于 2016 年 4 月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不满浪潮。几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基德曼公司（S.Kidman & Co）与中国投资者之间就土地租赁等问题的合同终止。因此，中国农业企业的策略，不再是签署容易引起巨大轰动的大型协议，而是签订小规模、不引人注意的合约。

① L.Horta, “Chinese Agriculture Goes Global”, *Yale Global Online*, 16 December 2014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ese-agriculture-goes-global>

② D.Brautigam, *Will Africa Feed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K.Deininger et al., *Rising Global Interest in Farmland-Can it yield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benefits?*, World Bank, 2011; T.Kachika, *Land grabbing in Africa: a review of the impacts and the possible policy responses*,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2010.

其次，中国农业企业的投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仅仅是要租赁土地，而且还关注与之相关的价值，包括占领重要的食品市场。

三、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农业潜力

俄罗斯在国际食品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两类农产品上。首先是小麦。俄罗斯小麦出口已经连续三年保持高位。2016/2017 农业市场年（2016 年 7 月到 2017 年 6 月），俄罗斯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出口量预计达到 3000 万吨。俄罗斯小麦绝大部分出口到北非和近东。^①俄罗斯主要的小麦出口区是其欧洲部分，特别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其次是鱼和海产品。2014 年，俄罗斯这类产品的出口位居世界第 15 位。2015 年的出口量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俄罗斯禁止从欧洲进口鱼类产品，导致俄罗斯的出口转向内销。同时，俄罗斯出口的大多数是低质量的冷冻鱼类，此类出口对俄罗斯经济的贡献度很低。与粮食不同，俄罗斯鱼类产品大部分产自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太平洋水域保障着俄罗斯 78% 的捕获量。^②在俄罗斯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个领域，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加在一起的份额分别是 14.6% 和 17.4%。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的农业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利用。

俄罗斯西伯利亚（广义上的西伯利亚是指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往往被称为亚太地区最后的边疆^③，其含义是，这里是亚太地区最后一块经济开发程度极低的土地。在土地资源开发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完全合适的。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农业土地总面积为 549 万公顷，占全俄罗斯的 28%（占世界的 1.1% 强）。西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阿尔泰边疆区，其农业土地面积为 1060 万公顷，位居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的首位。^④

① “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2016, <http://apps.fas.usda.gov/psdonline/circulars/grain.pdf>

② Росстат, 2013.

③ J.Huang, A.Korolev, “Introduction: Russia’s New Pivot to Asia and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Far East and Siberia* (eds. Huang J., Korolev A.),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④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емел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14 год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6.

表 2 西伯利亚和远东各联邦主体的农用土地面积和结构

截至 2015 年 1 月 1 日	面积, 1000 公顷					人均耕地 面积, 公顷
	总面积	农业土地 面积	农业土地面 积占比, %	耕地	草场和 牧场	
俄罗斯全国	1709911	220205,8	13%	121489,9	91967	0,83
西伯利亚联邦区	514495,3	56677,1	11%	23988,2	30551,7	1,24
阿尔泰共和国	9290,3	1791,3	19%	143,5	1643,8	0,67
布里亚特共和国	35133,4	3147,6	9%	830,8	2247	0,85
图瓦共和国	16860,4	3833,7	23%	233	3473,9	0,74
哈卡斯共和国	6156,9	1917,9	31%	685,7	1184,9	1,28
阿尔泰边疆区	16799,6	11007	66%	6610,2	4025,6	2,77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236679,7	5411,5	2%	3120,1	2116,7	1,09
伊尔库茨克州	77484,6	2799,5	4%	1735,1	1031,1	0,72
克麦罗沃州	9572,5	2630,8	27%	1544	1059,8	0,57
新西伯利亚州	17775,6	8400,1	47%	3772,1	4513,4	1,37
鄂木斯克州	14114	6721	48%	4156,7	2362	2,10
托木斯克州	31439,1	1371,1	4%	676	684,4	0,63
外贝加尔边疆区	43189,2	7645,6	18%	481	6209,1	0,44
远东联邦区	616932,9	8013,3	1%	2757,2	4749,8	0,44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308352,3	1640,2	1%	104,8	1514,9	0,11
滨海边疆区	16467,3	1648,5	10%	751,9	808,8	0,39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78763,3	665,5	1%	98,4	525,2	0,07
阿穆尔州	36190,8	2733,7	8%	1568,1	900,5	1,94
堪察加边疆区	46427,5	475,6	1%	64,3	405	0,20
马加丹州	46246,4	121,5	0%	23,8	94,1	0,16
萨哈林州	8710,1	182,5	2%	51,3	123,6	0,11
犹太自治州	3627,1	537,2	15%	94,5	369,2	0,56
楚科奇自治区	72148,1	8,6	0%	0,1	8,5	0,002
补充信息						
全世界	14893906,3	4938000	33%	1380000	3558000	0,2
中国	959696,1	536000	56%	124000	400000	0,08
澳大利亚	769202,4	472000	61%	54000	418000	2,07
美国	962909,1	418000	43%	177700	239000	0,49

资料来源: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емел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14 год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6; Халицкий В., Коханьска М. Почвы Сибири-Растущ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ельхоз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XXI Века / В сборнике материалов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85-летию кафедры почвоведения и экологии почв ТГУ.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5.

早在 19 世纪, 西伯利亚就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农业产区。20 世纪 20

年代，西伯利亚是苏联最发达的农业地区。20世纪50-70年代，这一地区新开垦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并大规模投入肥料。正是因为西伯利亚的成功，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小麦、黑麦、甜菜、马铃薯，和其他农作物生产国。^①但是在农业管理方面的诸多失误，致使相当规模的肥沃土地流逝；苏联的解体，以及此后的经济危机，使西伯利亚地区多年落后。今天俄罗斯近一半的撂荒地，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②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部分地区，农业经营的条件，毫无疑问，是艰难的。比如，在西伯利亚联邦区，头等土地（最好的）仅占该地区农业土地的1%；二等土地仅占17.7%。这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同类指标。^③同时，一些地区的农业有良好发展的潜能，但是目前没有得到开发。除了上文提及的阿尔泰边疆区，还有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和哈卡斯共和国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位于赤塔州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达乌尔草原；以及阿穆尔州的南部地区、犹太自治州和滨海边疆区的兴凯湖低地等，这些地区非常适宜种植大豆。^④

除了扩大耕地面积之外，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路径，是提高已有土地的单产水平。西伯利亚联邦区农作物单产水平非常之低：粮食及食用豆类每公顷产量为14.3公担^⑤，而俄罗斯全国的平均水平是24.1公担。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单产水平不断下降，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粮食主产区——阿尔泰边疆区。远东地区与此相反，粮食及食用豆类的单产从8.9公担提高到了23.1

① Халицкий В., Коханьска М. Почвы Сибири - Растущ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ельхоз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XXI Века / В сборнике материалов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85-летию кафедры почвоведения и экологии почв ТГУ.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5.

②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емел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14 год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6.

③ Халицкий В., Коханьска М. Почвы Сибири - Растущ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ельхоз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XXI Века / В сборнике материалов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85-летию кафедры почвоведения и экологии почв ТГУ.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5.

④ Барабанов О. Н., Бордачев Т. В.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или нова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 под ред. С.А. Караганова. М.: МДК «Валдай», 2012.

⑤ 1公担=100公斤—译者注

公担。

单产低与土壤质量的关系不大，更主要是肥料投入量低，农业工人经济状况差，农业机械不足，以及无法获得良种等。所有这些问题，是整个俄罗斯农业经济所共有的，不独在东部地区，因此完全可以克服。

表 3 粮食和食用豆类的单产（公担/每公顷收获面积）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俄罗斯联邦	15,6	18,5	18,3	22,4	18,3	22	24,1
西伯利亚联邦区	15	11,9	14,5	15,1	10,6	15,9	14,3
阿尔泰共和国	13,8	13,1	13,1	11,6	7,1	14	13,3
布里亚特共和国	12,3	8,8	12,7	14,1	12,8	12,4	11,6
图瓦共和国	9,1	6,2	9,9	10,8	8,8	8,1	7,3
哈卡斯共和国	7,9	5,8	14,6	16,1	14,7	12,7	15,3
阿尔泰边疆区	13,8	8,8	12,8	11,3	8,4	14,2	11,2
外贝加尔边疆区	10,8	14,5	13,4	9,9	15,3	12,8	15,2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18,6	16,2	21,3	23,7	18,1	21,5	21,3
伊尔库茨克州	14,3	15,3	15,6	16	17,1	20,1	21,1
克麦罗沃州	14,6	15	17,3	16,9	9,1	14,8	16,2
新西伯利亚州	17	10,9	15,1	15,2	9,6	15,5	12,1
鄂木斯克州	15,3	13,9	12,1	17,4	9,5	16,3	15,1
托木斯克州	14,2	14	15,1	13,6	9,4	14,9	14,2
远东联邦区	8,9	12,9	12,1	18,8	15,7	17,9	23,1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9,8	10,4	7,8	5,9	6,7	10,1	11,4
堪察加边疆区	8,2	7,3	17,9	4,6	13,3	9	12
滨海边疆区	10,2	11,8	19,4	22,8	23,2	23,9	27,8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12,1	10,4	10,2	14,4	17	18,6	20,5
阿穆尔州	8	14,3	9	18	12,6	14,2	21,6
犹太自治州	5,7	11,6	8,4	16	14,2	10,4	16,9

资料来源：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охота и лес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М. : Росстат, 2015.

制约西伯利亚和远东农业发展的因素，影响单产提高的障碍，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但最主要是劳动力资源缺乏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包括农业专业基础设施（仓储）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阿尔泰边疆区正是因为地处边远，铁路运输成本高，使得其粮食走不出狭小的地区性市场。

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政府已经采取了初步的行动，但目前仅限于远东地区。从 2016 年 5 月 2 日起，《远东一公顷》（закон «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м

гектаре»)法律生效。该法律规定，为任何一名俄罗斯公民（需提出申请并通过审核）免费在远东地区提供一公顷的土地，可用于住宅建设、农场经营，或者企业经营。年满五年，该土地可以继续租赁使用，或者产权归使用者所有。2016年6月1日，该法律进入试行阶段，限于远东联邦区的九个市级行政区。2016年10月，扩大到整个远东地区。从2017年2月起，扩大到所有俄罗斯公民。^①其目的是吸引更多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居民来远东居住，以及提高对远东地区的关注度。根据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А.С. Галушка）提供的数据，60%多的远东居民支持《远东一公顷》倡议，近2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参加这个项目。^②

远东地区另一个与农业经济相关的重要倡议，是建设三个面向农业的超前发展区：“米哈伊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别洛戈尔斯克”（«Белогорск»）和“尤日诺耶”（«Южная»）。超前发展区的实质，是在一定的空间内，为经营活动提供优惠的关税和行政政策，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点，带动全局发展。超前发展区周边的基础设施，由政府负责建设和完善。

超前发展区实际上从2015年才开始启动，但一些大型的农业企业迅速随之而来。如“霍罗利农业控股公司”（«ХорольАгроХолдинг»）申请在“米哈伊洛夫斯基”超前发展区种植大豆。“远东农业公司”（«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准备在这里投资牛奶、牛肉和猪肉的生产项目。“切尔尼戈夫斯基农业控股”（«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Агрохолдинг»）将在这里种植玉米、大麦和大豆，以及建设粮食的初级加工站。“俄罗斯罗斯农业控股公司”（«Русагро»）和“梅尔西贸易公司”（«Мерситрейд»）也将在“米哈伊洛夫斯基”超前发展区建设猪肉生产企业。

在“别洛戈尔斯克”超前发展区，将建设“阿穆尔”（«Амурский»）榨油厂、“别洛戈尔斯克”面包厂（«Белогорский хлеб»）、“农业技术工艺”（«Агротехнологии»）饲料厂，以及“阿穆尔农业中心”（«Амурагроцентр»）的大豆深加工工厂。

① Портал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https://на дальнийвосток.рф/>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 А.С. Галушки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экспертами НИУ ВШЭ от 1 августа 2016 г.

“尤日诺耶”超前发展区的规模不及前面两个。“梅尔西萨哈林农业”（«Мерси Агро Сахалин»）准备在此投资兴建生猪养殖场。“格林萨哈林农业”（«Грин Агро-Сахалин»）将在此生产饲料，建设整条牛奶生产线，以及生产牛肉和牛肉半制成品。“河岸农场”（«Совхоз Заречное»）与“格林萨哈林农业”将投资两个禽畜养殖场，“温室农场”（«Тепличный»）将在此建设温室大棚。

除了这三个专门面向农业的超前发展区外，农业企业也可以在其他的超前发展区投资（截至目前，远东地区共有 13 个超前发展区）。如，日本“日挥株式会社长青公司”（JGC Evergreen）已经在“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建成了温室大棚，常年种植蔬菜。此外，“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将很快成立一个批发—分销农业园区——“哈巴农业”（«Агрохаб»）。

除了建设超前发展区的举措之外，政府还有其他支持远东农业经济的政策。如，“别洛戈尔斯克”超前发展区加工大豆的工厂，得到了远东发展基金的资助；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农业综合体”（«Амурагрокомплекс»）、堪察加边疆区的酿酒和猪肉生产企业“农业科技”（«Агротек»），作为优先投资项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远东地区大部分计划兴建和已经建成的农业项目，是面向俄罗斯国内市场销售。这是由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所致：俄罗斯限制西方国家的食品进口，同时宣布实行农产品进口替代政策。这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农业项目容易成为优先；另一方面，面向出口的农业生产项目往往需要接受风险审核的程序。

总体而言，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农产品生产，鉴于其规模和结构，在近期内还不能成为中国食品市场上的关键角色。西伯利亚和远东生产最为抢手的农作物——大豆和玉米——的能力，比起中国的需求而言，还相当有限。出口肉类更加困难，一方面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养殖业发展水平低，另一方面需要填补俄罗斯国内市场的空缺（由于限制西方进口而造成的）。因此，时不时传出的把俄罗斯远东变成中国食品安全保障的口号，看起来是夸夸其谈了。实际上，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如果哪怕能出口一些粮食，来满足中国消费需求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对于远东的发展，就能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了。

不管怎么说，当前发展远东农业的措施，尽管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由于生产规模小，很明显，无法实现扩大农产品出口的任务。

四、俄中在农业领域内的合作

中国对食品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以及俄罗斯农业潜力的有待开发，为两个国家在农业领域内的合作创造了条件。但两国农业合作的规模还相当有限。

目前，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超过向中国出口的食品。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种类相当多样，但都没有在俄罗斯的食品进口中占据重要位置。2015年，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食品大幅度下跌。这与俄中整体贸易趋势相符，有中国本身经济发展放缓，俄罗斯购买需求下降，还有卢布贬值等因素。^①在食品贸易中，唯一的例外是蔬菜和水果。由于俄罗斯制裁欧盟和土耳其的农产品，俄国内蔬菜和水果市场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表 4 2015 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

商品	农产品进口额 (百万美元)	在农产品总进口 中的比重, %	与 2014 年同期 相比, %
蔬菜、豌豆、蚕豆等	347,42	1	4,2
水果	342,52	1	5,7
蔬菜、水果和干果制成品	315,66	0,91	-28,4
肉制品	227,25	0,66	-38,3
油籽	27,96	0,08	-35,5
肉	20,22	0,07	-25,9
粮食	2,2	0	-60,3

资料来源：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о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торгов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2015 г.//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ved.gov.ru/exportcountries/cn/cn_ru_relations/cn_ru_trade/

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食品中，只有一类产品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① I.A. Makarov,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Model in Asia Pacific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Russia’s Siberia and Far East”,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Pacific Russia* (eds. Huang J., Korolev A.),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鱼、贝壳类和甲壳类。在俄罗斯整个对华出口结构中，这类产品排在能源原料、木材和有色金属之后，位列第四。2015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的鱼、贝壳类和甲壳类，价值为11亿美元，占俄罗斯对华总出口额的3.54%。但与2014年相比，数量与价值都双双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需要首先满足俄罗斯国内市场的需求。

尽管2015年俄罗斯对华农产品出口规模相当小，然而还是有乐观的理由。由于卢布贬值，俄罗斯的食品出口开始增加，在一些商品类别上，出口增速迅猛。如，俄罗斯油籽、粮食、药源农作物的出口量增长了4倍，油料产品增长了8倍。除了下表所罗列的品种外，肉和贝壳类制品、糖和糖果、可可和可可制品、谷物制品、蔬菜和水果制品，以及含酒精和不含酒精的饮料等商品的出口，都呈增长的态势。

表5 2015年俄罗斯关键的对华出口食品类别

商品类别	按价值计算		按重量计算	
	2015年出口额, 百万美元	与2014年相比, %	2015年出口额, 百万美元	与2014年相比, %
鱼、贝壳类和甲壳类	1100	-7,6	822,27	-0,3
奶, 奶制品, 鸡蛋, 蜂蜜, 动物源食品	1,6	69,4	0,553	62,4
食用水果和坚果	195,1	84,2	45,1	81,1
粮食	33,1	106,7	89,4	162,3
面粉	19,9	44,1	40,6	63,8
油籽、粮食和药源农作物	153,7	387,8	413,3	411,5
油料产品	84,3	775,9	92,3	838,0

资料来源: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о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торгов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2015 г.//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ved.gov.ru/exportcountries/cn/cn_ru_relations/cn_ru_trade/

2014-2015年,一些俄罗斯的食品品牌实现了在中国市场上的突破。“爱莲巧”(«Аленка»)牌俄制巧克力巩固了在中国的地位;签署了向中国市场供应巴什基尔蜂蜜的协议。俄罗斯的葵花油、大豆,也开始运往中国。虽然刚刚起步,但是需要认识到,在此之前,甚至对华农业合作走在前列的阿穆尔州也没能向中国市场出口过什么农产品。

最为重要的事件,是2015年年底,俄联邦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局和中

国质检总局，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和油菜籽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1997年，由于俄罗斯部分地区小麦发生矮黑穗病，中国禁止进口俄罗斯小麦。关于解除禁令的谈判，很早就开始了。现在这个禁令开始松动。对俄联邦产自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西伯利亚州和鄂木斯克州的用于加工的春小麦，中国取消了限制。也放开了对来自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外贝加尔边疆区、阿穆尔州和犹太自治州的加工用玉米、大米、大豆和菜籽的限制。^①

在促进与中国开展农业合作方面，又有了新的行政工具。2016年春，在远东设立了俄中农业开发基金，创始资本为10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出资90%，其余10%为俄罗斯方面出资。俄方（俄罗斯远东开发基金）在基金管理公司中持股比例为51%。俄中农业开发基金对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并保证合理使用农业土地的项目，进行联合融资。同时，要求项目80%的工作岗位留给俄罗斯人。^②

尽管俄罗斯农产品对华出口保持着良好的态势，但仍然有一些固有的问题会影响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中国食品市场高度的保护主义。其中包括关税，虽然在一些食品种类（主要是肉类）上，中国的关税甚至比俄罗斯所在的欧亚经济联盟还要低，但总体上，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商品类别（如，小麦）上，中国的关税较高。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农产品原料（包括小麦，玉米，大米和甜菜），中国实行配额制度。^③

① Анализ барьеров доступа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товаров на рынок Китая.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2015.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prom_i_agroprom/dep_agroprom/monitoring/Documents/Барьеры%20в%20Китае.pdf

② Подписано акционер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зд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фонда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КФАР) // Новости Минвосток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от 26 апреля 2016 г. http://minvostokrazvitia.ru/press-center/news_min_vostok/?ELEMENT_ID=4218

③ Анализ барьеров доступа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товаров на рынок Китая.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2015.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prom_i_agroprom/dep_agroprom/monitoring/Documents/Барьеры%20в%20Китае.pdf

表 6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在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上的进口关税

产品类别	按照最惠国标准的平均关税保护水平, %	
	中国	欧亚经济联盟
牛肉	15,5	29,1
猪肉	16,0	20,1
羊肉	16,0	15,0
鸡肉	19,4	46,3
鲑鱼 (COM)	10,0	18,3
全脂奶粉 (СЦМ)	10,0	18,3
黄油	10,0	18,3
奶酪	12,6	17,6
新鲜及冷藏马铃薯	13,0	12,5
小麦和混合麦	65,0	5,0
葵花油	9,5	15,0
按照最惠国标准的平均关税保护水平, %	15,2	12,0

资料来源: Анализ барьеров доступа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товаров на рынок Китая.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2015.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prom_i_agroprom/dep_agroprom/monitoring/Documents/Барьеры%20в%20Китае.pdf

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中国广泛运用的有针对性的保护主义 (targeted protectionism)。十几年来对俄罗斯粮食的限制，就是一个例证。目前仅仅对俄罗斯部分地区的粮食取消了限制，俄方为此需要提供额外的来源证明材料。此外，根据中国的要求，粮食必须成包运输，而不是通常的散运。

对于其他商品，还有大量的限制规定。如，从 2000 年起，限制进口俄罗斯偶蹄类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奶和奶制品，鸡蛋及其制品，以及一些其他的商品。起因是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爆发的口蹄疫，此后禁令一直没有取消。

除了直接的禁令外，还有众多的技术壁垒、质量标准、复杂的关税手续、对于标签和包装的特殊要求等。可以说，进入中国市场，非常艰难。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经济谈判的初始阶段，俄方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就是取消对俄罗斯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

制约俄中农业合作的第二个重要障碍，是中国投资俄罗斯农业土地及吸

引中国劳动力的条件恶化。当前，这两个现象彼此交织在一起：如果招不到本国的劳动力，中国公司就不准备投资；而在实践中，中国工人往往是俄罗斯公民所拥有土地的转租者。^①今天，在吸引中国工人的传统障碍（如，配额不足，更多的行政审查等）之外，又增加了由于卢布贬值导致以人民币支付的实际收入降低的问题。

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是农业领域内的恐华情绪飙升。2015年夏，有关中国一家投资公司在外贝加尔边疆区租赁 11.5 万公顷土地的消息，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众多的争论。当地居民甚至是联邦执行机关层面表示不满，结果决定不予签署租赁协议。反对中国方面租赁土地的主要理由有：过度使用土地，以及使用中国劳动力。但这都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土地租赁期短，以及监管不完善，这是造成中国生产者不合理使用土地的原因。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这些不利因素，中国投资者在其他地区对土地的使用，符合所有的生态要求。^②即便是在俄罗斯，田野调查研究也表明，中国公司经营行为造成的破坏，并不比俄罗斯本国私人农场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而且，中国工人还带来了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完全符合并考虑到了远东的自然环境特性。比如，正是中国人教会了俄罗斯农民如何种植大豆。中国的存在还有其他积极的影响，如税收和劳动岗位（不是在劳动力层面，而是初级管理者层面上的岗位）。^③

虽然外贝加尔的这笔交易没能达成，但是已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事态的进展释放了出清楚的信号：类似的协议是不能被接受的。此后不久，外贝加尔边疆区州长伊利科夫斯基（К. Ильковский）辞职，国家杜马也准备起草法案，对外国人租赁土地加以限制。俄中农业开发基金的运行逻辑——钱由中国人出，而劳动力是俄罗斯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贝加尔的先例所决定的。

俄中农业合作中的第三个重要障碍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目前，俄罗斯的

① Зуенко И.Ю.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проблемы//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5. Том 2. №.26.

② D.Brautigam, *Will Africa Feed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Зуенко И.Ю.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проблемы.

粮食都是通过海路运往中国。按照现在的俄罗斯铁路运输关税政策，铁路运费非常高。此外，如果将来粮食运量增多，那么就有可能与其他商品，如煤炭等（传统上被确定为优先产品，关税低），存在竞争关系。如果不把粮食调整到俄罗斯铁路运输优惠关税清单之中，那么西伯利亚的粮食未必能够走出国门，走入邻国的市场。

外贝加尔—满洲里铁路粮食运输走廊的建设，在推动俄罗斯对华粮食出口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按照计划，该运输走廊将在 2017 年建成，预计年运输粮食 800 万吨。

另一个已经讨论多年的方案，是俄罗斯苏玛集团（«Сумма»）提出的在扎鲁比诺港（Зарубино）建设粮食通道的项目。这是滨海 2 号运输走廊的一个部分，旨在把扎鲁比诺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联通起来。建设这个通道的初始想法（年周转能力为 1000 万吨），以及吸引中国投资者参与进来，并不是要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的粮食，而是把北美和南美的大豆和玉米，转运到中国。当然，俄罗斯的大豆生产者也可以使用这个运输走廊。

结 语

在俄中农业合作上，俄罗斯需要清醒地评估自身的实力，这很重要。虽然俄罗斯有一系列重要的竞争优势（耕地和水资源），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宣称，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如果能够在快速增长的中国食品市场上占有哪怕很小的一块份额，就将是西伯利亚、远东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和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为此，需要克服俄中农业合作中的关键障碍：

——最大程度减轻中国针对俄罗斯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如对俄罗斯粮食出口地区的限制要求、对一些禽畜产品的进口限制、严格的技术壁垒等。可以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整体经济合作谈判的框架内，取消或者减轻这些保护措施。更好的情况是，能为俄罗斯农业企业降低小麦的关税。

——鉴于俄罗斯农业出口商在中国市场的工作经验非常有限，因此需要给予他们帮助，协助其熟悉中国对包装、标签和商品运输方面的特殊要求。

远东吸引投资和出口促进署（Агентств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о привлечению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поддержке экспорта）应该承担起为俄罗斯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责任。

——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完成外贝加尔—满洲里粮食走廊的建设，推动执行谈论已久的扎鲁比诺港粮食通道建设项目；降低俄罗斯铁路运输粮食的税费。

——对于中国公司租赁俄罗斯土地，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这能为俄罗斯经济带来诸多益处。仅仅因为担心中国企业租赁土地，而失去投资的机会，是不明智的。仍然可以保留严格的审查制度，保证对俄罗斯法律和相关生态要求的遵守。在初始的合作阶段，特别是大型的农业项目，需要有俄中农业开发基金的参与。

——在中国市场加强推广俄罗斯的食品品牌：巧克力，蜂蜜，鱼子酱，冰淇淋，奶制品等。

目前的各项因素——中国对食品需求的增长、卢布贬值、俄罗斯转向东方、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就整体经济合作的谈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农业经济带来了绝佳机遇。西伯利亚和远东农业有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经济部门，走向外部市场，并使自身的发展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

（肖辉忠 译）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griculture has been the prior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ssia's Siberia and Far East. Besides inherent advantages (rich arabl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unveiled a seri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including giving a hectare of land to Russian residents freely in the Far East, constructing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Due to Russia's limited domestic marke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is export-oriented, among which the Chinese marke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rriers in Russia-Chin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such as trade barriers and fear of Chinese investment, need to be overcome. Russia needs

to evaluate soberly potentials of its ow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ven i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can occupy a small share of Chinese food market, it will give great impetus to Russ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Russian Agriculture, Sino-Russi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griculture in Russia's Far East, Agriculture in Russia's Siberia, Russian Agricultural Exports

【Аннотация】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Помимо имеющихс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богатых пахотных земель и в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вело ряд мер поддержки (программ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гектар», учреждени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т.д.),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их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з-за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ынка развитие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является экспор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м, китайский рынок является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ым. Препятствия (торговые барьеры, страх перед китайскими инвестициями и т.д.)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обла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одолеть. Россия должна трезво оценить потенциал своег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есл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удастся занять небольшую долю рынка продуктов питания в Китае, это сы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ибири России,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安全

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

孙超**

【内容提要】苏联后期以来，南高加索地区一直是世界最动荡的地区。使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来考察冷战后影响南高加索安全的独立政治行为体，可以认为，南高加索地域的无政府状态，是因其处于俄罗斯与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夹缝之中而产生的。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在当地维持权力平衡状态，主权行为体的权力弱势以及大陆品性促成的国家间关系文化，导致南高加索形成了无结构的安全态势。各国难以解决的分离问题以及国际势力对南高加索国家分离问题不恰当的冲突管理，导致南高加索地区冷冲突长期存在。俄罗斯、欧盟与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博弈，影响了南高加索地区因分离问题而产生的冲突的解决。较之于中亚国家，南高加索独立的安全复合体较难形成。

【关键词】南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与欧盟 后苏联空间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

【中图分类号】D815.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2-0128(29)

在后苏联空间各地区中，高加索是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的版块。高加索地形复杂多样，有干旱的平原、亚热带的山麓、崎岖的峡谷和险峻的山峰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后苏联空间内‘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0）的阶段性成果。

** 孙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它就像不同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①高加索地区背靠俄罗斯文明，面朝伊朗高原（Iranian plateau）延伸的波斯文明和安纳托利亚高地（Anatolian uplands）的奥斯曼文明，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在此共存。地处文明的交汇地，加上多样的地形特征，赋予了高加索地区模糊的地缘政治定位。它可以被称为地区（region），却又难以被视为地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南高加索地区就成为（后）苏联空间最动荡的地域，态势延续至今。不同于高加索地区历史上的反帝斗争，当前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主要围绕民族自决的主题展开。当前高加索地区由两部分组成：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北高加索，包括车臣、达吉斯坦等多个族群自治单元，以及三个主权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组成的南高加索。南北高加索通过南北奥塞梯的跨界族群和跨境通道——罗基通道（Roki tunnel）^②相连。由于北高加索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不存在安全复合体构建的问题。因此，南高加索成为本文探讨的核心。

由于南高加索地处后苏联地缘政治板块的边缘地区，很快就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高加索地区视为东正教的俄罗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的前线，将车臣战争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领土争端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为控制领土而爆发的断层线战争。有学者认为，南高加索概念仅是后殖民主义的遗产，是苏联建构出来的地缘概念的历史延续。^③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将南高加索三个国家放在更为宽广的领域中探讨，并视其为“大黑海地区”的一部分。^④作为世界上复杂的地域，南高加索在苏联解体后也面临抉择：或是努力共同构建独

① Charles King, *The Ghost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Caucas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

② 罗基通道连接弗拉季高加索与茨欣瓦利，是高加索南北地区互通的地面交通走廊。

③ 1922 年南高加索地区成立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了短暂的一体化进程，但很快解散；1936 年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分别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单独加入苏联。参见 Thomas De Waal, “A Broken Region: the Persistent Failure of Integration Projects in the South Caucasus”, *Europe-Asia Studies*, 2012, Vol.64, No.9, pp. 1709-1710.

④ Svante Cornell, Anna Jonsson, Niklas Nilsson & Per Haggström, “The Wider Black Sea Region: An Emerging Hub in European Security”, 2006, *Silk Road Paper*, Washington, DC & Uppsala,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https://www.files.ethz.ch/isn/30268/Wider_Black_Sea_Region.pdf

立的区域，或是崩离瓦解，各自建构所认同的文明和地理范畴。

正因为如此，对南高加索安全问题的探讨成为较为困难的课题。南高加索的地缘位置和山区环境导致南高加索地区的两个特性：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行政控制难以有效实施，晚近形成的国家脆弱而低效。^①南高加索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会给当地带来新的文化和民族，也容易因新旧势力的对抗而造成流血冲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高加索山区成为抵抗帝国统治的避难所，这里的环境也使现代国家构建难以顺利进行。在苏联后期，南高加索地区三个自治实体即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阿布哈兹（Abkhazia）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不承认当局的统治，走上了分离的道路。围绕着这三个政治实体产生的激烈的族群分离冲突，已严重影响南高加索的国家安全，并悄然影响着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走向。

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说，南高加索地区的三个国家具备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典型特征：连接里海和黑海的交通枢纽，广泛而又强烈的民族主义，面临内在纠纷和外部冲突。^②传统的巴尔干地区牵涉到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面对面的竞争，而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却同样面临着美国、欧盟势力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较量。大国同三国的联接纽带和影响力（linkage and leverage），将深刻影响到南高加索地区地缘局势的稳定和分离冲突的解决。为了解释南高加索安全演进的动力和机制，本文尝试使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影响南高加索安全的行为体进行分类，并对南高加索安全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分离主义、脆弱国家和外部干预力量如何阻碍南高加索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

一、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南高加索地域安全情势的总体评估

苏联的解体带来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秩序的剧变。随着俄罗斯实力的下降，既保持后苏联空间地区特性、又具备独特地域特征的“次地区”迅速成

① Christoph Zü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NY: NYU Press, 2007, p.12.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1-170页。

型。中亚、波罗的海地区、南高加索在世界政治中的主体位置越来越高，呈现出新型地缘政治区域的特征。而南高加索地缘政治区域的成型，既是苏联解体的产物，也是新兴民族国家主体性成长与互动的结果。

在安全的视域下，南高加索地域三个主权行为体地理临近，又存在类似的民族—国家构建难题，成为独立的安全关系次体系。巴里·布赞（Barry Buzan）并没有严格区分地区和次地区的区别。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南高加索地域具备了使用地区安全理论分析的标准：若干国家共存于这个次体系中，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他们的命运彼此联系在一起。^①在随后的著述中，布赞强调安全复合体是通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在其他意义上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地区。^②南高加索属于后苏联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一部分，却同时又具备地区安全复合体功能分析的条件，被称为“南高加索地区迷你复合体”。^③这种“迷你复合体”，其前景可能受外在大国和地区国家（分离主义者）的影响甚巨。^④

除此之外，南高加索由于地处欧亚的十字路口，复合体的构建同时要受到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影响。欧洲的欧盟地区与后苏联地区两个“中心—外围结构”的大国安全复合体在南高加索地域交汇。两个安全复合体的分界线并没有最终确定，发生在交界处的安全事务不仅对两个复合体的地区安全产生影响，更有可能影响两个安全复合体内部的一体化进程。靠近石油资源丰富的里海地区，拥有数量庞大的穆斯林，缺少高度组织化且有效的地区行为体等因素，更容易引起欧盟与俄罗斯对该地域的安全忧虑，甚至造成欧俄战略互疑。^⑤随着美国和亚洲国家（土耳其、伊朗等国）对该地域安全事

① [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

②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③ 同上，参见图5.2 冷战后欧洲的大国中心化地区复合体，第337页。

④ 同上，第407页。

⑤ Vladimir Ryabtsev, “Why Is there No ‘Security Complex’ in the Black Sea-Caucasus Region?”, OSCE Yearbook, Auflage: 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2006, pp.103-104.

务的介入，复杂性成为该地域安全文化的核心特征。^①

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南高加索基本上是“后殖民主义国家”（postcolonial states）的聚集地。^②这些国家与现代国家类似，将国际关系视为无政府状态下自主行为体的权力斗争，但却无法实现对领土的暴力合法性垄断。权力斗争发生在国境内外，政治精英依靠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伦理规范进行统治，领土边界相互承认的国际规范保护国家内政不受外来干预，也减少国内反抗势力寻求外部势力支持的尝试。^③但这些依赖国际规范的国家并不能克服后殖民主义国家内在的脆弱性，反而可能因过于依赖国际规范而造成国家自主性的弱化。与其他后苏联空间次地区不同的是，南高加索地域安全态势的形成，更多是源于内部的安全问题，特别是三个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南高加索地域主权行为体内部分离势力的持续存在，导致脆弱和不稳定的国家状态，而各大国对各国内部分离问题的干预，削弱了该地区主要行为体对单一安全复合体的依赖。主权行为体权力弱势及域外势力长期干预，形成了不规则的三元结构：母国/分离共同体/外部家园。^④由此可见，南高加索地域犹如卡在地区层次和国家层次中间的地区，地域安全直接受到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可以将南高加索地区视为次地区安全复合体，结合地区安全复合体和国家安全理论为该地域建立独特的分析框架。

① Kevork Oskanian, *Fear, Weakness and Power in the Post-Soviet South Caucasu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5.

② Anders Wivel, “Living on the Edge: Georgian Foreign Policy Between West and Rest”, *Third World Thematics: A TWQ Journal*, 2016, No.3, pp.6-10.

③ Georg Sørensen, *Changes in Stateho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pp.104-105.

④ Roger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5-76.

表 1 南高加索地域安全的分析框架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分析框架	南 高 加 索 地 域	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
边界		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模式
无政府结构		现代国家建设与政体安全
极性		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国家观念的安全
社会性建构 (行为体之间敌对与友好模式)		国家自主性建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南高加索地域并不是独立的安全复合体，也由于地缘位置和历史因素，难以整合进欧盟和俄罗斯的大国安全复合体中。地域中三个国家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逐渐与周边强邻建立互动关系。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来说，俄罗斯是其实现领土完整性的核心角色，亚美尼亚则与土耳其存在仇恨记忆。与强邻互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关系文化：南北向的俄罗斯、亚美尼亚与伊朗的友好文化，东西向的土耳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的友好文化。这种友好文化的存在，并不影响三个国家多边多方向的对外交往。例如在对近邻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三国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对外政策：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格鲁吉亚则谋求与西方合作遏制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域的影响力，而阿塞拜疆则开展平衡外交，在与俄罗斯互动的同时保持距离。^①

由于南高加索地区深处内陆，大陆品性使得这三个国家在对外战略上不走极端，避免加入联盟中的任何一方，避免与邻为敌。^②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阿塞拜疆较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对外政策上理应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吸引到更多的支持。但阿塞拜疆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尽力遏制外部势力的影响，维持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平衡关系，防止国内政治出现亲西方/亲俄精英集团。^③也正是由于丰富的油气资源，阿塞拜疆不仅减少了对俄罗斯的能源

① Shaffer Brenda,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States of the Caucasus: Evolution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kara, 2010, Volume 7, No 26, pp. 55-56.

② Avinoam Idan and Brenda Shaffer,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Post-Soviet Landlocked States”, *Post-Soviet Affairs*, 2011, Vol.27, No.3, p.243.

③ Laurence Broers, “Diffusion and Default: A linkage and leverage perspective on the Nagorny-Karabakh conflic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Vol.32, No.3, pp.384-385.

依赖，同时打破了俄罗斯在石油产生和运输中的垄断地位。为了打消俄罗斯的战略疑虑，阿塞拜疆避免与西方建立制度性联系，没有加入西方主导的一体化组织。阿塞拜疆获得的巨额石油收入能更好地武装国家，其在解决涉及领土问题的和平进程中更为强硬。另外，阿塞拜疆通过油气管道第比利斯—巴库—杰伊汉（BTC）与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强化了与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三边关系，组建成南高加索的“三个火枪手”。^①

与阿塞拜疆存在领土争端的亚美尼亚，自独立起就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尽管亚美尼亚拥有更多的亚美尼亚人共同体：海外亚美尼亚人团体、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以及俄罗斯亚美尼亚人团体，但这些共同体无力帮助亚美尼亚赢得对阿塞拜疆的权力优势。亚美尼亚国内也缺乏足够的经济和贸易资源以实现崛起。与阿塞拜疆长期的争斗使其必须寻找支持者。亚美尼亚选择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俄在亚美尼亚拥有军事基地，亚美尼亚则受俄防空系统保护。^②同时，亚美尼亚与伊朗的密切互动，但德黑兰政权并不准备深入发展两国关系，在亚阿领土争端中采取超脱立场。^③

格鲁吉亚在独立之初历经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分离战争，实力大为削弱。族群分离战争对格鲁吉亚的打击是致命的，两个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格鲁吉亚的国家安全。为了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颜色革命之后的格鲁吉亚急切面向西方，力求尽快加入欧盟，与美欧进行合作。为了在国际上寻找更多的支持者，格鲁吉亚与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与摩尔多瓦成立的古阿姆（GUAM）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加强能源运输合作，同时谋求地区分离问题的解决。除此之外，格鲁吉亚还通过过境油气管道，密切与美国、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交往，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④随着美国和北约对格鲁吉亚安全和防御事务的介入，格鲁吉亚信心倍

① Zaur Shiryev, “Institutionalizing a Trilater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Azerbaijan, Georgia and Turkey”, Policy Paper, Regional Program South Caucasus, Tbilisi: Konrad-Adenauer-Stiftung, pp.4-5.

② Brenda Shaffer,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States of the Caucasus: Evolution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2010, Volume 7, No 26, p.55.

③ Iram Khalid,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2008, Vol.14, pp.35-36.

④ Mustafa Aydin edite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Amsterdam: IOS press, 2011, p.101.

增，谋求通过武力行动解决分离问题。但俄罗斯的强大介入使得格鲁吉亚不仅作战失利，南奥塞梯分离问题也难以解决。俄格战争成为南高加索地域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国家安全取代地区安全成为三个国家忧虑的焦点。在经典现实主义看来，“小国的独立总是依靠权力均衡，或是依靠某一个保护国的优势，或是由于对于帝国主义的贪欲缺乏吸引力”。^①格鲁吉亚不顾忌周边的强邻，借助外部力量实现国家自主性，结果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分离风险。

南高加索地域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并不是国际体系自然衍生的结果，而是生于两个安全复合体夹缝之间，受到各方影响。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难以主导该地域，当地安全关系结构并没有被大国利益所覆盖（overlay），各方在南高加索地域获得了权力平衡。三个国家内部并未形成相互依赖的安全关系结构，处理外部威胁的能力也较为有限。^②由于三个国家各自依托于域外大国，且都保持着多边多方向的对外政策，南高加索地域难以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内部缺乏均势，国家权力也无法有效地投射到南高加索地域以外，安全复合体结构难以形成。^③在无结构地区的情况下，安全地区部分是由地区态势的缺席界定的。对南高加索地域来说，三个分离共同体往往决定了南高加索地域安全的走向。下面详细分析分离共同体对地域和国家安全的影

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离共同体及冷冲突的形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后苏联空间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不仅对当前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和秩序造成冲击，也更新了学界对主权、承认、民主化和族群冲突等政治概念的理解。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在南高加索地域长期存在，阻碍了南高加索三个主权行为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三个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在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4 页。

② Hasan Yükselen, “Actors in the South Caucasus: Stability Providers or instability Exploiters”, Master Thesis of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4, p.7.

③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第 61 页。

1990年代都与母体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成功抵制了母体对其领土的整合。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继承了苏联时代的“自治传统”，自豪于本族群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贬低“新来者”(newcomer)，希望能够效仿波罗的海国家一样进入国际社会，实践民族自决原则。这极大地冲击了南高加索地区民族—国家关系模式的构建，威胁到三个主权行为体的国家安全。

首先，三个分离行为体破坏了国家与民族的良性互动模式，导致国家难以凝聚认同、固化族群仇恨、恶化国家认同构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民族国家观念”本来就不甚明晰的南高加索地域，在独立后面临民族国家政策的政治选择。独立之初，多数国家精英期望依托政治和文化垄断来建设民族国家，却很快陷入内战的泥潭中。^①自1988年起，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持续性的武装冲突，直至1994年俄罗斯介入调停中止。1990年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爆发武装冲突，1992年在俄罗斯介入下停火。随后阿布哈兹也卷入与格鲁吉亚的内战，直至1995年在联合国和俄罗斯的介入下中止。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高加索的族群冲突导致近5万人死亡、大量物质损失、政治动荡以及经济疲惫，并滋生了有组织的跨国犯罪，破坏了三个主权行为体进行国家建设的窗口。^②

“族群独特性”在塑造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认同构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③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被战争冲击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国家主权面临分离政权挑战。与此同时，分离精英固化敌人意象，将两国政权视为主体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政治压迫的国家机器。南奥塞梯直接将“南奥塞梯建国历史也是格鲁吉亚实施政治压迫的历史”。^④阿布哈兹标

① Taras Kuzio,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Colonial Space”,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02, Vol.30, No.2, pp.248-249.

② Svante E. Cornell, Roger N. McDermott, William O’ Malley and S. Frederick Starr,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Role of NATO”,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 p.4, https://silkroadstudies.org/resources/pdf/SilkRoadPapers/2004_cornell-et-al_regional-security-in-the-south-caucasus.pdf

③ Vicken Cheterian, *War and peace in the Caucasus, Russia’s Troubled Frontier*,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8, pp.38-39.

④ 孙超：“分离的国际化及其演进——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情势之比较”，《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第129-130页。

榜自己为“主权民主国家”，要求去格鲁吉亚化，将民族自决权作为自己存在的保障。^①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它属于主权行为体之间的冲突。从阿塞拜疆的角度来看，纳卡问题就是苏联制度缺陷衍生的问题，获得纳卡地区的管辖权是建立阿塞拜疆国家身份的重要工作，否则阿塞拜疆将不会完整。^②在亚美尼亚看来，纳卡地区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更关乎种族生存。卡拉巴赫原先属于亚美尼亚的核心地区，现在如果任由阿塞拜疆控制，亚美尼亚人可能将再次面临类似一战时“种族灭绝”的风险，亚美尼亚的民族复兴将难以实现。

其次，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影响南高加索三国的国家构建和政治转型。尽管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三个国家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并已经加入联合国、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独联体（CIS）、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经合组织（OSCE），而且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s of NATO）成员国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成员国，但多数西方国际组织批评三个主权行为体在现代国家建设和民主化方面步伐缓慢。尽管母国和分离行为的实力分配存在巨大差异，长期的族群战争带来的仇恨记忆以及暴力对抗的有利结局促使分离共同体采取更为积极的抗争策略，并积极谋求分离问题国际化，吸引大国干预，以影响母国对分离问题的解决。^③

“内战创造国家”，新的认同在分离战争中形成。^④三个未被承认“国家”的分离对抗最终都升级为内战，这些分离共同体对族群有着强有力的情感附着性，为自我图存而斗争通过分离冲突上升为“为承认而斗争”，要求获得

① “The Republic of Abkhazia as a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http://www.abkhazia.rig/home.html>

② Laurence Broers, “From ‘frozen conflict’ to enduring rivalry: reassessing the Nagorno Karabakh conflict”,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5, Vol.43, No.4, pp.558-559.

③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5 期，第 131-132 页。

④ 东南亚研究专家丹·史莱特（Dan Slater）对东南亚国家研究提出，一些特定形式的内部冲突可以达到制造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内部冲突会激发精英一致的集体行动。参见 Dan Slater,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7-41.

对土地的至高控制权。这严重削弱了已有主权行为体生存的物质基础，威胁到主权行为体的生存。

第三，分离行为体的存在影响了三个主权行为体国家观念的发展，导致狭隘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其国家安全观的内核。^①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领土争端没有赢家，而格鲁吉亚在与分离共同体的几次冲突中处于弱势。独立初期解决分离问题的失利，导致国家精英将国家生存放在首位，民族主义占据了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三个国家几乎同时进入了强力解决主权问题的阶段，但国家弱势为这种选择增添风险，反而促成了狭隘民族主义发展和泛滥。民族主义的扩散，促成南高加索三国政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成功。国家精英往往通过狭隘民族主义上台，急于展现进攻性权力意志以赢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并匆忙实施新政策和新举措，力图解决分离危机。

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民主化运动获得大众强烈支持。亚美尼亚所有社会团体几乎毫不犹豫地支持政府与阿塞拜疆对峙，要求承认纳卡地区独立。对此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团体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民族主义主导了民主化的方向，推动并扭曲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以牺牲议会和政党体系发展的代价强化总统权力。^②尽管亚美尼亚的政治民主化波澜不惊，但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已经渗透到政治的各个方面。亚美尼亚有强烈的危机感，被土耳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所包围的地缘政治环境随时会恶化。2013年起，纳卡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再次激起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狂热，这种对阿塞拜疆毫不妥协的立场影响纳卡地区分离主义问题的和平解决。

历经90年代初期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之间的战争，格鲁吉亚转型异常艰难。家族（Kinship）、宗族（Clan）与庇护关系（Patron-Client）构成非正式社会网络，不仅造成垂直型腐败（vertical corruption），同时带来颓废的

① [法] 马太·杜甘著：《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文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4-155页。

② Peter Rutland,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n Armenia", *Europe-Asia Studies*, 1994, Vol.46, No.5, pp.839-840.

社会风气。^①2003年格鲁吉亚历经颜色革命，建立了新政权，希望通过美国和北约的支持重振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创造了监督腐败型国家，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联系起来应对腐败，结果却反过来加强了总统制的“垂直权力”。^②尽管萨卡什维利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但他并没有解决国内问题，反而让掌权者高估国家力量。随后爆发的俄格冲突正式宣布格鲁吉亚民主化强国梦想的破产。^③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的独立身份正式被俄国承认，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将长久削弱政权的国家性，影响格鲁吉亚的政治发展。

与上述两国不同，阿塞拜疆的国家观念与丰富的油气资源密切相关。作为地缘战略通道和国际油气资源输出大国，阿塞拜疆一直保持国内外平衡政策，强调稳定和温和的民主化，民主化动力并不充分。^④2001年，阿塞拜疆加入欧洲委员会，面临加速民主化进程的压力。阿塞拜疆一直将纳卡地区的领土收复视为国家认同的核心议题，不惧使用武力等多种手段解决分离冲突。随着平衡外交的娴熟使用，在国际政治上占据上风的阿塞拜疆将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视为国内国际安全的首要威胁，极易高估国家实力而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

最后，是三个分离共同体的存在，影响着南高加索地域三个主权行为体的国家自主性建设。国家自主性的崛起，改变了国家在应对国内外问题时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认同，改变了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新的国家身份。国家自主性表现在两个层面：从国内意义上看，加强中央集权，形成新的国家认同感，巩固权力结构形式，促使国家灵活地发挥动员和凝聚功能，促进合作；从国际意义上看，重新确定国家的角色，对国家在国际的政治定

① Philipp H.Fluri, Eden Cole,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Georgia's Struggle with Democratic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Security Sector Reform*, Vienna: Bureau for Security Policy at the Austrian Ministry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2005, p.190.

② Stephen F.Jones, "Democracy in Georgia da capa?",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 No.13/02, April 2013, p.4.

③ S.Neil Macfarlane, "Colliding state-building projects and regional insecurity in post-Soviet Space: Georgia Versus Russia in South Ossetia", in Kristian Berg Harpviken (ed.), *Troubled Regions and Failing States: The Clustering and contagion of Armed Conflict*, London: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pp.103-126.

④ Murad Ismayilov, "Stat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ic: Eurovis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Azerbaijan",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2, Vol.40, No.6, pp.843-844.

位、疆域定位和心理定位的重新界定，形成新型的对外关系，加强国家在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和边界问题时的自主性。三个分离共同体的存在，无疑减少了三个主权行为体国家自主性的内部潜能，通过物质、制度甚至是观念，影响了三个国家精英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从国际上看，三个分离共同体的存在极容易引起外部势力的介入，造成分离问题的国际化，使得这三个主权共同体无法在国际上赢得主动，反而因为主权问题成为大国博弈的对象。俄格战争爆发以后，俄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承认便是明证。而主导纳卡问题解决的明斯克集团至今依然没有发挥作用，可见其中的复杂性。

分离共同体与母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不战不和”的状态，长期的对峙形成独特的“冷冲突”（frozen conflict）^①：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大规模冲突暂时停止，但问题仍难以通过政治或是外交途径解决。在冷冲突的情境下，母国与分离共同体之间逐渐达至军事平衡状态，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诉求。对分离共同体来说，冷冲突时间越长，越促进不满的积累。这种不满有利于分离共同体建构起“异化”他者的认同，恐惧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拒绝放弃对抗的和平行动。^②而且，未被承认政治实体的领袖们并不情愿冒险放弃与母国的对峙，更不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管道与母体沟通谈判解决冲突问题。冷冲突状态的存在也给分离精英积累财富创造机遇。例如，位于南奥塞梯的罗基通道是连接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要道，南奥塞梯的铁德耶夫家族（Tedeyev clan）利用该通道在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③土耳其、俄罗斯从阿布哈兹走私大量的木材和汽油，影子经济在阿布哈兹相当发达。^④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分离问题与南奥塞梯、阿布哈兹有所不同。纳卡分离问题反映了南高加索国家之间的争端，牵涉到复杂的国家利益与联盟关

① 冷冲突（frozen conflicts）最早由莫拉尔（Morar）提出，用于描述介于冲突“冰点”（完全停火）和冲突“沸点”（完全交战）之间的未定情势。参见 Filon Morar, “Frozen Conflicts: Transcending Illusive Dilemmas”, *Per Concordiam*, 2010, Vol, No.2, pp.10-17.

② S.Neil McFarlane, “Frozen Conflict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 the case of Georgia/South Ossetia”, 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 IFSH (Hrsg.), *OSCE Yearbook 2008, 2009, Auflage*, p.24.

③ Dov Lynch, “Frozen Conflicts”, *The World Today*, August/September, 2001, p.38.

④ Bruno Coppetier, Robert Legvold (ed.), *Statehood and Security: Georgia after the Ro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Mass, 2005, p.231.

系。纳卡争端牵涉的范围广，不仅能够影响俄罗斯、欧盟与美国等大国地缘政治战略，其争端解决也非常国际化，涉及联合国、欧安组织、欧洲理事会等多个国际组织。这就使得解决纳—卡争端的冲突管理不同于格鲁吉亚式的母国与分离共同体互动模式，而转变成为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多个争端解决模式并存的协调模式。^①随着纳卡地区冷冲突情势的出现，原本牵涉该地区的多层次的矛盾被简单化为两国之间的矛盾。族群矛盾、地区矛盾以及宗教矛盾等被杂糅在一起，发展成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敌对的霍布斯关系文化在两国之间形成。^②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以邻为壑，扩充军备，形成安全困境。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常年大量采购常规武器装备，并着力发展本国军事工业。双方互相敌对，在公共辩论中煽动敌对情绪，将纳—卡问题的解决视为本国复兴（生存）的前提。为了“解放”纳卡地区，亚美尼亚加速了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与俄罗斯巩固军事同盟关系，于2015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而阿塞拜疆则密切同土耳其、格鲁吉亚和欧盟的关系，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采取平衡外交，回应亚美尼亚的联盟战略。

冷冲突的持续存在，加速了南高加索地域政治和社会极化，更容易引起外部干预，导致分离问题的国际化。在林奇（Dov Lynch）看来，冷冲突是俄国有意造成的结果，意在增加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力并维持现状，获得主动权。^③基于此种判断，一些学者强调西方要介入南高加索局势，与俄罗斯进行角力，获得对南高加索地域的地缘政治优势。^④各个国际势力对南高各国分离问题的干预造成南高加索地区安全情势更加复杂化，造成南高地域冷冲突难以结束。

① Laurence Broers, “Diffusion and Default: A linkage and leverage perspective on the Nagorny-Karabakh conflict”, p.383.

② Laurence Broers, “From ‘frozen conflict’ to enduring rivalry: reassessing the Nagorny Karabakh conflict”, pp.559-560.

③ Dov Lync, “Frozen Conflicts”, *The World Today*, p.36.

④ Bruno Coppieters (ed.), *Europeaniz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European*, Academia Press, 2004.

三、国际干预与分离主义冲突管理

南高加索地域虽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安全复合体，却是两大安全复合体的交界地带。斯范特（Svante）将南高加索视为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竞相蚕食的地缘区域。^①对俄罗斯来说，南高加索地域的意义非凡。俄罗斯将控制南高加索视为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俄罗斯极力避免南高加索地域出现反俄同盟，对分离行为体的直接干预不仅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在于与格鲁吉亚建立多管道的直接联系。在俄罗斯的直接干预下，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在第一次内战后停火，双方划出“中立区”，由俄罗斯主导联合南北奥塞梯成立联合控制委员会（Joint Control Commission）进行冲突管控，还成立一支1500人的联合维和部队（Joint Peacekeeping Force, JPF）以维持安全。^②JCC对冲突区负有全责，除了JPF之外，任何武装不能轻易经过中立区，否则有被拘留的风险。除此之外，联合国与欧安组织（OSCE）也参与到冲突解决中来。但联合委员会并没有得到格鲁吉亚当局的信任。

颜色革命之后，俄格之间陷入安全困境。格总统萨卡什维利将JCC视为俄罗斯破坏格鲁吉亚主权的工具，是俄罗斯维持在南高加索地域影响力的政治伎俩。^③格鲁吉亚担忧俄罗斯通过安全、经济、政治纽带强化其在南高加索地域的政治存在，使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成为俄罗斯的“飞地”。而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也有很强的不信任感，对格鲁吉亚与西方的合作十分反感。俄格之间安全困境的形成与俄罗斯对格境内分离地区冲突的管理模式亦有关联。俄罗斯实现边境地区绝对安全的政治战略与对后苏联空间分离区域进行冲突管理并不矛盾，但南北奥塞梯的地域和族群联系与俄格政府的互不信任传统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错误认知，即俄罗斯企图通过南奥塞梯达到控

① 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ress, 2001, pp.384-385.

② 孙超：“分离的国际化及其演进——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情势之比较”，《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2页。

③ Kimitaka Matsuzato, “‘No Winner, No Loser’—The 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and Russia’s Policies Towards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1991-200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System in the Conflict Regulation of South Ossetia”, The South Ossetian Conflict and Secessionist States Seminar, Osaka, Japan, March 9, 2009.

制格鲁吉亚的目的。俄格安全困境容易被想象成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是新冷战的重要剧目，^①正如梅德韦杰夫将格鲁吉亚恢复主权的行为视为对俄罗斯的挑衅一般。^②

八月战争的爆发，证明俄罗斯对分离地区的冲突管理并不成功。作为母体的格鲁吉亚并不感激俄罗斯在冲突协调中所做的贡献，反而将冷冲突的长期存在视为俄罗斯有意为之的结果。俄罗斯对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承认，强化了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对俄罗斯的恐惧，这种情势反而支持了“自我实现”的证言，即俄罗斯的确在南高加索谋求霸权，不容其他势力染指。^③八月战争之后数周，俄罗斯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签订了《友谊、合作与共同支持的协定》（Agreement on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Support），协定规定双方有义务保卫对方主权，保证对方有权在领土内建设并使用军事设施，着力实现经济一体化。^④在战后几年，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存在，基于历史遗产与现实考虑，俄罗斯与两个分离实体的双边关系更为密切。俄罗斯对两地的政治军事介入更为频繁，并在当地扶持亲俄精英。在经济上，俄罗斯成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南奥塞梯唯一的贸易伙伴。俄罗斯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签订经济协议，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俄罗斯卢布已成为当地结算首要货币。^⑤俄罗斯更为重视与阿布哈兹的关系，在阿布哈兹建设和发展基础设施，拓展商业往来。如南奥塞梯一样，阿布哈兹也已经被整合进了俄罗斯经济中。

俄罗斯与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的紧密关系，造成格境内分离问题更难以解决。俄罗斯对两个分离行为体的承认，恶化了俄罗斯作为调停方和冲突解决参与者的国际形象。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独立，不仅维护了其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绝对安全，同时获得了与西方集团关于其他地区和平进

① 潘兴明：“‘新冷战’问题探析”，《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第24页。

② Vladimir Rodionov, “Dimitri Medvedev raises spectra of new Cold War”, *The Times*, August 26, 2008.

③ Andre W. M. Gerrits & Max Bader, “Russian Patronage over Abkhazia and Ossetia: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Vol.32, No.3, p.299.

④ Jim Nichol, “Russia-Georgia Conflict in South Ossetia: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f US, Order Code RL34618, October 24, 2008, p.14.

⑤ Andre W. M. Gerrits & Max Bader, “Russian Patronage over Abkhazia and Ossetia: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p.301.

程谈判的筹码。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缘政治的胜利，严重阻碍了格鲁吉亚现代国家建设的进行。

对纳卡争端冲突的解决，俄罗斯也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俄罗斯的干预下，纳卡地区停火得以实现。俄罗斯一直协调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关系，能够对两国施加独特的影响。但俄罗斯并不愿意承担纳卡争端仲裁者的角色，不愿意制定且实施实质性的争端解决方案。失去阿塞拜疆或亚美尼亚任何一方，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纳卡分离主义问题采取维持现状政策，确保在该问题上没有赢家，对俄而言是最优选择。2008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总统讨论纳卡冲突的解决方案。随后三国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声明（Moscow Declaration），声明要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上寻找冲突的解决方案，确保冲突得以政治解决。^①莫斯科声明并没有给出和平进程的时间表，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将纳卡分离共同体视为谈判的主体。声明对纳卡地区的冷冲突解决贡献不大。随后俄格冲突的爆发对俄罗斯在纳卡争端中的主导地位产生破坏性影响。俄罗斯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承认，迫使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重新评估国家安全。南奥塞梯独立的示范效应鼓动纳卡地区采取冒险的挑衅行动，冷冲突随时有可能演变为战争，南高加索局势骤然紧张。为了稳定安全局势，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域扩大影响力，在亚美尼亚加强军事存在。但分离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纳卡地区分离主义带来的暴力冲突的风险却日益上升。

与俄罗斯相比，欧洲在分离主义争端解决中态度较为温和。布鲁诺·考彼尔特斯（Bruno Coppieters）在考察了格鲁吉亚的分离问题后，借鉴老欧洲解决分离问题的经验，认为南高加索主权国家可使用联邦制的制度设计解决国内的分​​离对抗，并采取“欧洲化”的国家发展方案来平息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冲突风险。^②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甚至认为，影响分离冲突

① J.Babayeva, “Russia takes Moscow Declaration as ‘road map’ of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Settlement”, Baku, 20 November 2008, <http://en.trend.az/azerbaijan/karabakh/1350702.html>

② Bruno Coppieters (ed.), *Federal practice: exploring alternatives for Georgia and Abkhazia*, VUB University Press, 2000; Bruno Coppieters (ed.), *Europeaniz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European*, Academia Press, 2004.

解决的关键在于主权观。如果南高加索地域作为整体加入欧盟或者北约，那么对领土和人口的绝对控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现代主权”意义上的行为体将更理性地调控政策，避免冲突。^①在制度化层次并不高的南高加索地域，欧盟力图扩散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协调好俄罗斯和欧洲边缘地区主权行为体的关系以实现冲突的解决。为了施加影响力，欧盟将南高加索三国放进大黑海地区（Black Sea Region）进行整合。^②欧盟促成大黑海区安全领域的合作，旨在推动黑海地区合作，实现长期稳定和冲突管控，保障欧洲能源供应的安全；通过边境与移民管控，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活动。^③2007年，黑海协同体（Black Sea Synergy）和2009年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正式启动，以加强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建设。南高加索三国被视为欧盟潜在成员国。欧盟要给予南高加索国家尽可能多的帮助，建立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实施必要的政治改革，以实现内部冲突的管控和解决。^④

欧盟力图结合规范的文明化和物质上的优势，利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广欧洲治理模式。对欧盟来说，实施欧洲化战略，维持主权行为体的政治稳定，促进民主化，是当前南高加索地域解决冲突和预防冲突的有效手段。对三个南高加索国家，欧盟的治理侧重经济和社会层面：对亚美尼亚，援助的重点领域是加强民主结构和善治、规章制度改革和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阿塞拜疆，欧盟与之合作的主要焦点是善治、经济改革与能源；对格鲁吉亚，合作集中于就业与教育发展、贫困的减少以及社会改革和冲突解决。^⑤通过制度化的双边关系交往，欧盟与南高加索主权行为体建立起了

①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21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② 大黑海地区包括南高加索、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以及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如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所说，在历史长河中，黑海联接着不同的宗教、语言群体、帝国甚至后来的民族国家，它既是障碍，更是桥梁，在欧洲和欧亚地区无可替代。参见 Charles King,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

③ Svante Cornell, Anna Jonsson, Niklas Nilsson & Per Haggström, “The Wider Black Sea Region: An Emerging Hub in European Security”, *Silk Road Paper*,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December, 2006. p.6.

④ Fridrich-Ebert-Stiftung, *South Caucasus – 20 years of Independence*, pp.6-8,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georgien/08706.pdf>

⑤ 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89-90页。

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解决分离议题上，欧盟采取的是介入而非主导的政策，实施较为程式化的解决方案：（1）要求各方停火，组建观察团介入地区争端；（2）召集各方进行会谈，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达成妥协和一致意见；（3）进行和平干预，要求各方执行各项协议，敦促各方努力实现和平。2005年，在欧安组织（OSCE）完成格境内边境地区监督停火任务之后，欧盟派遣欧盟特别代表边境支持团（EU Special Representative Border Support Team），旨在维持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阿布哈兹边界和平互通，以及帮助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恢复信任（confidence building）。^①2006年欧盟任命彼得·森尼巴（Peter Semneby）为南高加索特别代表，协助南高加索三国开展政治和经济改革，和平解决争端。分离问题的欧盟式解决方案主要是加强主权行为体的权力结构，运用欧盟规范性权力和程式化的治理结构，帮助南高加索国家进行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以此解决南高加索地域的分离问题。这些方案大多强调欧盟的影响力和作用，却忽视了南高加索地域族群冲突的复杂性以及趋于国际化的分离主义势力。

欧盟通过欧洲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以实现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冲突解决，其结果并不理想。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欧盟将政策变更为“介入而不承认”（engagement without recognition），允许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政治精英、商业联盟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独立行为体与外界（特别是欧盟和黑海协同体）建立联系，旨在对冲俄罗斯在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影响力。^②但这种政策却让欧盟陷入两难困境：（1）尽管欧盟并不承认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独立，但政策对接与联系加强，实质上表明欧盟默许“事实上”独立地位的存在，这无疑是对格鲁吉亚内政的干涉；（2）“介入而不承认”是一种分离问题冲突解决的方法而非路径，这种方法难以考虑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由于没有清晰界定欧盟在解决分离问题中的地位 and 角色，缺乏明确目标和手段的欧盟政策很有可能会因为分离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失败。欧盟在对南高分离问题的处理上充分认识到大国协调的作用，希望通过多管

^① Charlotte Hille, *Stat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aucasus*, Leiden: IDC Publisher, 2010, p.217.

^② Tabib Huseynov, “Transition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uth Caucasus”, *Caucasus Survey*, 2014, Vol.2, No.1-2, pp.133-134.

道沟通协调解决分离问题。欧盟知道南高加索的冲突解决不可能忽视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存在，应将其视为解决分离问题的关键伙伴。^①欧洲在介入纳卡问题上开启明斯克和平进程（Minsk Process），由法国、俄罗斯与美国在欧安组织框架下领导小组会谈。但自1994年停火以来，该进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1997-1998年，明斯克小组为实现和平提出“亚美尼亚撤军，分阶段解决分离问题”，“阿塞拜疆与纳卡地区建立共同国家”等和平倡议，但都因牵涉双方主权而搁浅。^②进入21世纪，解决纳卡分离问题的明斯克进程更加机制化和官僚化，但纳卡地区冲突却并未减少。明斯克和平进程似乎偏离了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轨道，在分离问题的解决上作用下降。

当前，维持现状政策是实现欧盟进行分离冲突管控的最好选择。因为维持现状的实现，将有助于欧洲更为有效地介入南高加索三个主权行为体的政治转型，在和平时期达成欧盟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域的权力平衡，减少权力转移或动荡带来的冲突风险。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与俄罗斯的对抗进一步升级，欧盟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新欧洲”国家与以德国为代表的老牌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分歧较大，欧盟内部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影响到欧盟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关注。其次，欧盟投入的资金和力量并不足以迅速提升南高加索地域主权行为体的实力，也不足以改变三个主权行为体寻求多向支持的关系文化。例如格鲁吉亚，尽管其于2014年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但俄罗斯的强烈抵制进一步恶化了格鲁吉亚境内的分离问题，也容易触发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报复性行为。欧盟与乌克兰签署的联系国协定也恰是乌克兰内战爆发的导火索，乌克兰事务的严峻性转移了欧盟的视线和精力，导致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解决上难以有所作为，只能实施维持现状的政策。^③

① Ernst M. Felberbauer & Frederic Labarre (ed.), *De-conflicting Protracted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Role of the EU and NATO*, Vienna: 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and Bureau for Security Policy at the Austrian Ministry of Defense in co-operation with PFP Consortium of Defense Academies and Security Studies Institutes, 2013, p.13.

② Laurence Broers, “Diffusion and Default: A linkage and leverage perspective on the Nagorny-Karabakh conflict”, p.379.

③ 周明：“乌克兰—欧盟联系国协定与乌克兰危机”，《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68-74页。

欧盟建设南高加索安全共同体的工作，由于美国对南高加索事务的介入而变得复杂化。对南高加索地域而言，美国的目标并不是着力于解决三个主权行为体的分离问题，而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战略。对美国来说，实现欧洲安全，遏制俄罗斯的成长是其核心目标。这里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安全考量：从国际体系来看，南高加索地域是美国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支轴”，对确保本土安全和稳定的“帝国边疆”有重要意义。从地区层次来看，南高加索涉及欧亚地区的重要能源通道，里海、中亚的油气资源通过南高加索地域运往欧洲和西方市场。分离共同体的出现不仅带来地域的不稳定，也衍生出大量的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南高加索走廊出现的问题影响到美国对中亚和黑海地区的权力投射，俄罗斯的深度介入更形成了北约东扩的重要障碍。从国家层面来看，格鲁吉亚作为美国的亲密伙伴，陷入分离冲突中难以自拔，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无法通过格鲁吉亚形成“示范效应”，传导到其他南高加索国家，这对美国在俄近邻地区扩张规范性权力构成了挑战。^①另外，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域的权力投射更多基于联动效应考虑，一个稳定、独立且亲美的南高加索各国将有助于增强美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削弱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②“9·11”之后，美国以反恐和民主化之名渗入俄罗斯近邻地区。美国已发动两场战争将势力打入中亚和中东地区，并继续进行北约东扩和民主化战略，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企图将南高加索地区演变成为西方势力的同盟。^③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颜色革命，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上台，立即表示格将致力于加入北约。格鲁吉亚已经成为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核心盟友，成为华盛顿遏制俄“独裁主义”扩张的重要堡垒。^④维护格鲁吉亚的主权和政治稳定，推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亲美关系形成，将俄罗斯控制在有限的参与体系中，成为美国在南高加索

① 高淑琴、贾庆国、孙力舟：“黑海地区地缘政治转型：西方对黑海地区战略的新趋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年第5期，第69-72页；李建军、王婷婷：“试析外高加索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西伯利亚研究》，2012年第6期，第43-44页。

② Camilla Khokhar & Paul Wiberg Jørgense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ssibilities in the South Caucasus”, *European Security*, 2001, Vol.10, No.3, pp.78-80.

③ Svante E. Cornell,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Role of NATO”, *Policy Paper*,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i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 p.v.

④ Mike Bowker, “The war in Georgia and the Western response”,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1, Vol.30, No.2, pp.202-203.

地区的核心目标。

美国十分重视南高加索的地缘战略价值，但将分离共同体的存在视为自然现象，认为这是前苏联民族帝国过分扩张带来的苦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依托欧洲安全结构以外，还需要美式的现代国家。在小布什任期内，美国着力在俄罗斯近邻国家培植遵奉民主价值观的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正如布什所说，“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①北约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均有合作项目，但北约内部对南高加索国家特别是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意义的认识并不统一：老成员担心格没有解决内部分离问题，其加入可能会导致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新成员则担忧，格若不加入，俄罗斯的扩张势力难以得到遏制。美国支持北约在南高加索进行扩张，并认为只有北约才能切实提供和保证南高加索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彻底解决格鲁吉亚境内的分离问题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②北约将欧洲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成为格鲁吉亚迫切需要的重要力量。在美国和北约的影响下，格鲁吉亚与西方联系更为紧密，并准备跳过俄罗斯着手解决分离问题。

母体实力的提升是中小国家解决分离问题的关键因子。但分离问题要得到彻底解决，还需要得到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持。格鲁吉亚高估了西方对其力量的支持程度，于2008年发动战争以求解决境内分离主义问题。俄罗斯的强力干预令格鲁吉亚措手不及，事后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独立地位，更是将分离问题国际化。格鲁吉亚境内的分离主义问题在俄罗斯的干预下变成了大国博弈的重要“剧目”。俄格战争爆发后，布什总统表示“美国将完全支持格鲁吉亚民主政府，继续团结自由世界保卫格鲁吉亚的自由”。美国将在伊拉克参与维和行动的2000名格鲁吉亚士兵运送回国，准备抵御俄罗斯可能的进攻。美国承诺战后帮助格鲁吉亚重新整编军队，极力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且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对格鲁吉亚的支持更像是履行对盟友的“义务”，而不是插手分离问题的解决。美国十分清楚，俄

① “President Bush's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5,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460172>

② Svante E. Cornell,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Role of NATO”, *Policy Paper*,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i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

美相互敌视是不可能让欧洲获得长期繁荣与持久和平的。^①因此，在分离问题上，尽管美国在事后谴责俄罗斯出兵是“布拉格之春”再次重演，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与俄军发生交火。美国支持格鲁吉亚领土完整，但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分离问题，对萨卡什维利的军事动员美国也多次警告。^②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下降，对南高加索的民主推广战略有所收敛。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与欧盟的南高加索冲突干预政策相互接近，强调以“善治”为核心推动南高加索主权行为体民主制度建设，推动公民社会发展。^③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加强了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存在，多次与格鲁吉亚举行军事演习。2016年7月6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格鲁吉亚，与格签署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安全领域伙伴关系的备忘录，帮助格鲁吉亚应对未来可能的军事挑战。对格鲁吉亚母体的过度关注使得美国错失了解决格鲁吉亚分离问题的政治机遇，同时难以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建立沟通对话机制。美国几乎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分离问题上无所作为，其一贯的民主化解决方案只会激怒俄罗斯，导致分离问题复杂化。

与格境内分离问题的冲突干预相比，美国对纳卡争端的冲突处理要热情得多。这与美国对南高地域各主权国家的定位有关。美国政府一直将阿塞拜疆视为南高加索最重要的主权行为体，这不仅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还因为其具有连接中亚与里海的地缘战略价值，是“装满了里海盆地和中亚的财富的大瓶的瓶塞”。布热津斯基的描述较为形象，“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④在具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冲突处理上，美国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出于能源角度考虑，希望维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但国内的亚美尼亚院外集团阻止美国政府在纳卡问题的冲突解决中发挥协调作用。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自由支持法案》，其中第907条阻止美国政府对阿塞拜疆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这在很长一

① Graham Allison, Robert D.Blackwill, “Russia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Task Force on Russia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Report*, October 2011, p.25.

② Mike Bowker, “The war in Georgia and the Western response”, pp.204-205.

③ Laure Delcoura, Kataryna Wolczuk, “Spoiler or facilitator of democratization?: Russia's role in Georgia and Ukraine”, *Democratization*, 2015, Vol.22, No.3, p.5.

④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62页。

段时间里影响了美阿关系的改善。^①尽管如此，美国坚持与俄罗斯一道主导了纳卡争端的停火进程。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领导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冲突解决中发挥作用，并制定了“贝克规则”：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作为关键参与方，纳卡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同体作为利益相关方，组建和平谈判的主体。^②美国倾向于支持发挥国际组织的价值，诸如通过欧安组织和联合国等加强对纳卡地区的冲突管控，并在明斯克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的介入刺激了俄罗斯的防御心理。在俄罗斯的调停下，纳卡地区停火得以实现。

表 2 主要国际势力在南高地域分离问题的冲突解决态度、路径与方法

国际势力	战略目标	对分离共同体的态度	冲突解决的路径与方法
俄罗斯	阻止反俄同盟的出现，实现南部边境的绝对安全	默许并支持其存在，2008年后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独立	直接干预 JCC协调分离共同体与母国关系；2008年发动俄格战争阻碍格分离问题解决；以武装调停和军事干预为主，承认且支持格分离共同体独立，纳卡争端仲裁者
欧盟	扩散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吸引欧洲边缘地区主权国家，扩大欧盟治理的外延	理解但不承认其存在，支持母国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分离问题	直接+间接干预 与分离共同体对话，支持通过国际组织和大国协调（明斯克进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等）以实现政治解决分离问题 推行欧洲化战略，以制度干预和大国协调为主，支持各国国家建设
美国	实现欧洲安全，遏制俄罗斯势力的扩张	忽视且不承认分离共同体存在，不关注分离问题，支持母国现代国家建设和统一行动	间接干预 对格鲁吉亚长期军事援助，支持其解决分离问题；在欧安组织和明斯克进程等解决分离问题的国际组织和谈判中发挥作用，但影响有限。 与各国双边交往为主，强力支持母国统一国家的行动，否定分离共同体的存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U.S. Congress Section 907 of the Freedom Support Act”,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1998, June2, http://www.azer.com/aiweb/categories/magazine/62_folder/62_articles/62_section907.Html

② Kamer Kasim,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Resoluti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2012, Vol.32, No.2, p.235.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致力于纳卡争端的冲突解决。与之相反，美国更倾向于投射影响力，将重心放在加强与阿塞拜疆合作以及遏制俄罗斯的事务上，将和平建设事务甩给欧安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解决。这种姿态削弱了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最终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美阿关系的改善，另一个是美俄关系的恶化。1997年美国倡议的古阿姆组织成立，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为其成员。“9·11”以后，阿塞拜疆成为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的重要过境国。阿塞拜疆积极参与美国在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反恐联合行动，并加入美国发起的保卫里海项目（Caspian Guard program），维护地区安全。^①

由于美阿关系的改善，美国对南高加索的影响力急剧提升，甚至可以跳过各种制度性协调机构与俄罗斯直接开启布拉格和平进程（Prague Process），支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直接就纳卡争端进行谈判。俄格战争爆发后，亚美尼亚对俄罗斯有所忌惮，担心对俄过分依赖影响亚美尼亚主权。美国力图说服亚美尼亚参与欧洲一体化，并极力建议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实现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建立与亚美尼亚的友好关系。但美国低估了纳卡争端对亚美尼亚同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关系改善的影响，没有认识到解决纳卡地区的争端对南高加索和平的价值。西方主导的明斯克和平会谈在地区争端解决上仍毫无进展。在美国的支持下，2009年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议定书》（The Protoco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但亚美尼亚迟迟没有执行议定书内容，有关纳卡地区的争端解决方案也没有在议定书中出现。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也因纳卡地区争端受到影响，亚美尼亚在短期内难以被整合进西方集团中。^②

总之可见，南高加索一直成为两个安全复合体争相控制的边缘地带，而对分离冲突的干预以及对南高各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则成为各大国介入南高地区的重要抓手。对安全复合体的核心（欧盟、俄罗斯）而言，边缘地带相较于中心地区更为重要。它能够确定安全复合体的内外边界，完善安全复合体的功能建设，甚至刺激安全复合体内部认同的构建。而对美国而言，南高加索地区复杂的国家间关系、内在的国家建设难题以及能源和地缘的战略地

①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caspian-guard.htm>

② Kamer Kasim,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Resolution”, pp.241-242.

位，刺激着霸权的发展和完善，并遏制俄罗斯势力的扩张。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这些国际势力不同程度上干预南高加索三个主权行为体的族群分离问题，力图使族群分离问题的冲突解决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参见表6—2）但这种干预刺激并固化了南高地区冲突族群间冷冲突的形成，不仅不利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构建，还造成了分离问题的复杂化和国际化，其结果是消极的。

结 语

历经 20 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南高加索三国并没有解决苏联后期遗留下来的族群分离问题。相反，“欧亚大陆巴尔干”的特征却愈加明显：国家力量难以维持和巩固领土与主权完整，缺少互信的国家间安全文化，分离问题国际化，外部势力深度介入该地域。由于未被承认政治实体的存在，南高加索的国家安全危机难以解决。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僵持不下的冷冲突由于俄罗斯的直接介入而更加复杂化。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也因纳卡争端固化了两国的安全困境，双方的敌对关系文化反过来又促成了纳卡争端由“国家间争端”向“国际冲突”演变的趋势。

与中亚相比，南高加索地域很难成长为独立的安全复合体。中亚各国并未陷入领土争端的长期争斗之中，内部也不存在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正在将中亚塑造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战略偏好的标准安全复合体，成熟的无政府状态也在中亚各国间缓慢形成。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争夺中亚中心的位置。高加索地域尽管与中亚同为后苏联空间的“次地区”，但三个主权国家所依托的文明类型和宗教大不相同，三国为解决各自的国家 and 民族诉求形成了构建相互竞争的联盟体系，与域外大国的相互依赖影响着南高加索各国的政治互动。缺少其他选择的存在，俄美能够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挥强大的控制力，使其决策缺乏自主性。尽管多个国际组织和大国着力于解决南高加索国家的分离主义问题，但俄罗斯、欧盟与美国的竞合关系影响了南高加索分离问题的冲突解决，甚至加速了南高加索地域冷冲突状态的形成。

分离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南高加索地域前进的政治障碍，并将长久影响南高加索地区国家间关系和现代国家建设。分离共同体、母体与外部干预力量形成的三元结构造成南高加索地域的安全风险，阻碍南高地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如果南高加索主权国家依然保持相互不信任的国际关系文化，在领土争端上拒绝作任何的政治妥协，或是母国拒绝建立与分离共同体沟通和对话的管道，冷冲突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继续高度依赖俄罗斯，而纳卡地区不时挑衅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发生冲突甚或战争的概率将大为提升。主权行为体放弃政治谈判解决分离问题以及大国深度介入是分离冲突难以解决的关键因素。

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俄美敌对态势和俄欧关系走弱必然在南高加索地域显现出来。南高加索形成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均势，促成了三个主权国家追求不稳定的政策倾向，这种不稳定性倾向可能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这种安全隐患难以解决，亚阿之间的纳卡冲突将成为欧亚巴尔干“火药桶”，严重影响南高加索次地区和国际体系安全和稳定。长期的冷冲突与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态势将创造不确定情势，不仅威胁到南高加索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领土安全，也为分离共同体寻找国际承认提供了机会窗口。一些分离共同体在国际冲突和安全危机中获得新的战略价值。如果阿塞拜疆或格鲁吉亚没有能力回应分离主义危机，分离共同体将保持，甚至获得更大的国际发言权，成为俄罗斯与美欧较量的棋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南高加索分离主义将更难以解决。

因此，回归明斯克进程，采取大国协调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是当前纳卡冲突解决的主要路径。冲突各方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公正仲裁，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纳卡地区各族群的政治诉求，将国家间争端降格为国家内部的主权和领土问题。格鲁吉亚应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合理诉求，与俄罗斯展开对话，回应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并建立起美欧俄相互沟通的机制和桥梁，整合旧有冲突解决机制和框架，创设“格鲁吉亚境内分离主义”冲突解决议程，提升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格鲁吉亚应该提升与俄罗斯的战略互信，将重心聚焦于现代国家建设上。只有如此，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问题才有最

终解决的可能性。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has been the most turbulent area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independent political players that have affected the security in South Caucasus since the Cold War and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South Caucasus by employing the theory of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anarchy of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is nurtured by its status as crevice between such two security complexes as Russia and the EU. Non-structural security came into being in South Caucasian due to the EU, Russia, Turkey and Iran's maintaining balance of power within this region, weak power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s due to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these continents. Each country's unresolved separatism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inappropriate conflict management of the separation of South Caucasus countries have led to the long-standing presence of cold conflicts in this region. The game among Russia, the EU and the U.S. in South Caucasus prevents the settlement of conflicts of this region due to separation. Compared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South Caucasia to form an independent security complex.

【Key Words】 Security Complex, South Caucasia, Cold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Dilemma

【Аннотация】 С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был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нестабиль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мир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на основе теории комплекс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попытка изучить влия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убъектов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а также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странах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Анархия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данный регион зажат между двумя комплексам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ЕС. Сохранение баланса сил ЕС, России, Турции и

Ирана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уязвимость суверенных субъектов,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культур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всё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не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Трудности в разрешении проблем расколов стран, а также неадекват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силами конфликтами, связанными с расколом стран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приводит к замораживанию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регионе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Игра Росс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повлияла на разре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ов, возникающи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роблем разделения стран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Южному Кавказу труд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омплек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заморо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ом, дилемм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军事航天：理论、现实、改革*

何奇松**

【内容提要】天基资产是军力“倍增器”和军事战略“赋能器”。俄罗斯认为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空天——战略导弹防御、太空武器化、战略常规精确武器系统的部署。为应对这一安全威胁，俄罗斯强调“在太空战略区域部署和保持航天器轨道集群”。同时，为获取信息-打击优势，实现将苏联时代的“进攻优于防御”传统理论，转化为现时的进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军事观念，俄罗斯强调天基系统的战略作用。因此，俄罗斯大力发展天基资产，并整合太空军力，组建空天一体化的军队，并发展反太空武器。然而，希望与现实存在落差：天基资产不能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具体表现为：在轨卫星数量不足，卫星质量不高，在轨运转寿命短，这一切来源于其航天基础设施的落后。为改变这一现状，俄罗斯通过改革航天产业，壮大航天产业基础；通过专项计划发展特定卫星及相关电子设备、更新现有发射场，以及建造新发射场、研发新运载火箭，以此确保国家安全和航天强国地位。

【关键词】俄罗斯军事航天理论 俄罗斯天基系统 俄罗斯航天产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D80;V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2-0157(20)

* 本文是上海哲社项目“国际太空新竞争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BGJ002）的阶段性成果，也得到上海市高原学科（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方向）的资助。作者感谢上海政法学院的贾少学博士提供的俄文文献资料；感谢编辑部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 何奇松，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航天承载着苏联/俄罗斯的光荣与梦想，是苏联/俄罗斯国家实力与地位的象征，与战略核力量构成了其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从研发洲际弹道导弹开始，苏联就开始谋划将航天运用于军事领域，提升战略核力量。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苏联也将其运用于常规军力，增加常规军力的战斗效能。在军事航天理论方面，苏军和美军相差无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军事航天理论，并根据军事航天技术的发展，以及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在军事航天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在强调进攻的同时，突出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俄罗斯军事航天的实力还跟不上其理论，也就是军事航天理论与航天实力存在着差距。为确保俄美战略军力平衡，进而确保国家安全，俄罗斯力图进行改革，大力提升整体航天实力，促进航天军力。

一、苏联/俄罗斯军事航天理论

航天时代的到来，是美苏军备竞赛的结果。为打破美国在欧洲前沿部署战略核力量的量与质之优势，苏联决定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希望通过它把核武器打到美国本土。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首颗人造卫星，震惊全球。此举表明苏联已经解决了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打击的技术障碍，即用洲际弹道导弹作为投送工具，携带核武器攻击美国本土。军事航天时代由此拉开帷幕。此后，随着功能各异的卫星升空，苏联和美国迅速将太空用于军事领域，提升核威慑能力。太空军事化由此开启。简言之，太空军事化就是将航天器用于军事领域，为军事行动提供诸如侦查、通讯、指挥、控制，提升军队战斗效果。几乎与此同时，太空武器化也随着产生。何为太空武器化？简单地说，就是武装太空，打击太空目标和地球目标，具体表现为各种天对地（空、海）、天对天的天基武器，地（空、海）对天的反太空武器，等等。

在太空军事化与武器化的同时，苏联发展相应军事航天理论，而这些理论又进一步促进了冷战时代的太空军事化与武器化。这样，航天技术与军事航天理论两者相互促进。苏联军事航天理论的发展与大力发展军事航天的实践，加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军事航天理论鼓噪与黠武政策，形成了现今的制天权理论，并进一步推动了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

苏联的军事航天理论，主要体现在 1968 年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著作中。该《军事战略》概括了苏联航天军事理论。苏联的军事航天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增加武装力量，尤其是战略核力量的战斗能力；其次，在必要时，防止敌方利用宇宙；再次，发展战略进攻力量，进行太空战。总体而言，苏联航天军事理论就是利用“宇宙空间和宇宙飞行器”，巩固国防。^① 这种军事航天理论与美军的军事条令几乎没有差别。^②

就第一点而言，苏联发展和充分利用天基和地面早期预警系统预防敌人的攻击，增强战略核威慑能力；利用侦察卫星从太空监视敌人的战略力量部署。为此，苏联发展天基侦察系统、预警系统、通信系统、气象系统和导航系统，支持苏联的战略和战术行动，为部队部署、后勤和目标打击提供导航、指挥、控制和通讯等方面的支持。这一点偏重于太空军事化。

就第二点而言，苏联主要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利用太空获取军事和政治收益。北约广泛使用卫星于军事领域，包括依赖美国卫星为盟军后勤与通讯提供便利。战时，苏军将美国卫星和卫星地面站点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③ 就打击美国卫星而言，苏联需要发展反卫星能力；就打击美国卫星在欧洲的地面站点而言，苏军的一般常规军力即可实现。总体来讲，要想在战时防止敌人使用太空，苏联需要发展反卫星武器。这一点偏重于太空的武器化。

就第三点而言，苏联发展相应的太空军力保护太空资产免受敌人的攻击，使其不受限制地利用太空，同时剥夺敌人使用太空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点，苏联强调发展强大的反太空能力，必要时摧毁敌人的太空资产；同时要做好防备，一旦其卫星被打掉，要能快速发射卫星替补。为此，苏联发展快速的作战响应能力，一方面生产、储备大量的各种卫星，另外一方面确保运载火箭在短时间内可以发射卫星。此外，不受限制地使用太空，还需要其他

① 参见[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上、下），第二章、第四章和第六章，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年。

② Pavel Podvig and Hui Zhang, “Russian and 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Plans in Spac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2008, p.2, <http://belfercenter.hks.harvard.edu/files/militarySpace.pdf>

③ Matthew Mowthorpe, “The Soviet /Russian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2, Vol.15, No.3, p.27.

措施，诸如给卫星加装保护盾牌等，以抵御敌人对卫星的攻击。^① 这一点包含太空的军事化与武器化，尤其是武器化。

在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之后，1984年苏联公布军事航天条令，明确说明其武装力量应该获得必要的资源，维持足够的太空优势，拒止他国利用太空，并确保三军在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的军事行动，获取最大限度的天基军事资产的支持。^②在各自军事理论和条令的召唤下，苏美双方斥巨资于太空技术领域，发展各种军事卫星，以及空基、陆基和天基反太空武器。这样，双方进一步推高了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程度。正如莫尔兹（James Clay Moltz）所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太空可能已经被完全武器化了，只是作为美苏攻防武器竞争的一部分”。^③

冷战时代，苏联很快抓住了太空的军事优势，将其变成战略核力量的优势，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把核武器打到美国本土，抵消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优势。和美国一样，苏联在军事领域广泛使用种类齐全、功能各异的卫星，用于诸如遥感、导航、通讯、早期预警和侦察，等等，与美国一起推动了太空军事化。

为实现在太空作战，防止敌人利用太空，苏联积极研发太空武器，并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苏联研发的非核天基“共轨式”反卫星系统，又称为“卫星杀手”（satellite exterminator），接近敌方卫星，并摧毁之。该系统从1968年到1982年进行过多次测试，尽管大部分时间被封存于发射台。1993年该系统退役。苏联的天基武器还包括部分轨道轰炸系统（FOBS）。该系统是唯一部署的轨道军事核武器系统，但是该系统从来没有用核武器进行过测试。苏联也研发了其他类型的反太空武器，包括空基反卫星武器和地基激光反卫星武器。苏联还测试了金刚石（Almaz）系列军事空间站，主要用于侦察。这是对美国空军未实现的载人轨道实验室，以及阿波罗计划、航天飞机的回应。为应对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开发了重80吨、装备激光武器的Polyus-Skif-DM空间站。1987年5月首次发射，但是因为其姿

① Matthew Mowthorpe, “The Soviet /Russian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p.27.

② Ibid, p.29.

③ James Clay Moltz, *The Politics of Space Security: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9.

态控制出现问题，该航天器未能进入轨道。该项目后被戈尔巴乔夫取消。^①为满足太空快速响应的需要，苏联成功地把洲际弹道导弹SS-9 转换为运载火箭，可在 90 分钟内发射海洋侦察卫星和反卫星的卫星，给美国的太空资产造成巨大威胁。总之，冷战时代“苏联拥有构成太空实力的所有要素，并运用了这些要素”。^②

以上是苏联军方从战略核威慑方面讨论太空以及太空武器的军事原则。其实，随着太空军事的发展，苏军也探讨如何将航天技术运用到常规军力，提升军队战斗力，也就是如何运用航天技术指挥、控制军队，引导军队对敌人实施打击。那时苏军将领已经意识到，包括军事航天技术在内的军事技术，使得侦察、控制和目标接触形成一体，^③形成了类似现今的C4ISR系统^④体系观点，把航天技术看成是军力倍增的手段。^⑤因此，冷战时代，苏联大力发展通信卫星、侦察卫星、定位导航卫星，提升军队的信息化水平。同时，随着各种军事卫星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苏军把航天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军事理论。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进一步验证了卫星的作用，使得“发现即摧毁”成为现实。在继承苏军军事理论的基础上，俄罗斯军方形成信息-打击/火力（information-strike/fire）系统观念。俄罗斯军方认为，信息-火力系统是一个自动化武器系统，在遥远距离

① Victor Mizin,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Space Security”, in John M. Logsdon James Clay Moltz, e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Space: European Perspective*, Space Policy Institut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anuary 2007, p.78. <https://www.gwu.edu/~spi/assets/docs/Collective%20Security%20in%20Space%20-%20European%20Perspectives.pdf>

② James E. Oberg, *Space Power Theory*, US Air Force Academy, 1999, p.51.

③ Jana Honkova,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and Its Military Space Capabilities”, pp.2-3, <http://marshall.org/wp-content/uploads/2013/11/Russian-Space-Nov-13.pdf>

④ C4ISR，是英文 communication（通讯）、command（指挥）、control（控制）、computer（计算机）、intelligence（情报）、surveillance（监视）、reconnaissance（侦察）的缩写。C4ISR 系统是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是兵力的倍增器。

⑤ 苏军把宇宙武器看成是战略武器，可以遂行多种战略任务。苏军界定“宇宙武器”为“包括各种宇宙装置，就其性质来说是战略武器，或是用来保证在战争中有效使用其他战略武器的武器”（[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上），北京：战士出版社 1980 年，第 194 页）。这说明，苏军把卫星（不仅仅是天基反卫星武器）看成是“其他战略武器”的助手，强化了这些武器的效能。

使用精确制导打击武器，能够非常有效地摧毁一个、多个或众多目标(设施)。而信息-打击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精确制导武器、自动化的武器控制系统和精确制导弹药、信息支持系统(包括侦察和导航等)。军方强调信息-太空支持在当代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今的战斗环境中，天基系统不仅对于指挥、控制和通讯、情报和监视及侦察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行武装战斗也是重要的。^①因此，在未来战争中，俄罗斯要谋求信息优势和天基优势，确保指挥、控制、通讯不受破坏，确保包括导弹预警和导弹打击(或拦截)在内的军事行动的顺畅。俄罗斯的空天防御战略系统的两个平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该空天防御战略系统包括信息系统和火力系统。由地面和航天集群系统集合而成的信息系统负责确认针对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并对这些导弹进行准确的定位；火力系统则负责摧毁飞向俄罗斯的导弹。^②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苏联/俄罗斯有关军事航天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防空、反导与太空作战三位一体。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天基武器系统的出现，加上二战中空军发挥的巨大作用，苏军认为，“现代对空防御是一个由防飞机、防导弹和防宇宙武器这三部分组成的统一的系统”。防空问题，相对好解决，但是防导弹和防宇宙系统是一个复杂问题，尤其是防宇宙武器。^③这是冷战时代技术限制所致。防导弹的措施就是部署反导系统，这是美苏两国共同的措施。不过，两国都是以核武器摧毁来袭的核导弹。对于苏军而言，就是部署A-135系统。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同样继承了苏联的防空、反导、太空作战三位一体的军事理论。2015年8月空天防御部队和空军合并组建的空天部队，承担防空、反导、太空战使命。而此前2012年正式组建的空天防御部队由防空系统、反导系统、导弹预警系统及太空监视系统整合而成。目前，俄罗斯发展S-500系统，兼具防空反导和反卫星作战的功能，就是其军事理论的反映。就战略而言，俄罗斯继续保持和部署着A-135，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战略核反导系统，不仅可以摧毁来袭的导

① Jana Honkova,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and Its Military Space Capabilities”, p.3.

② “俄组建国家防御指挥中心：研究建立空天防御战略系统”，《参考消息》2014年1月22日。

③ [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下)，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年，第640-643页。

弹核武器，而且也可以用核爆炸摧毁在轨卫星。不过该系统正逐渐被A-235 Nudol 系统所取代。该新系统进行了多次试验，并且取得了成功。^①

俄罗斯的防空、反导和太空作战的军事理论来自于现实。天基资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近的几次战争表明，卫星可以引导三军对敌人实施精确打击；另外，在卫星引导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俄罗斯面临着美国反导系统的包围：美国在波兰和保加利亚部署反导系统，并正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受到削弱。俄罗斯更担心，美国部署天基武器实施对地打击。俄罗斯理论家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是，美国将在太空部署可以对地实施攻击的“打击武器”（strike weapons），这样美国将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如果美国对俄罗斯战略部队实施陆海空天网协同打击，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②美国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就包括天基对地攻击武器，例如X-37B可能就是这样的武器。2014年新版《军事学说》和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也突出了这样威胁。两份文件都指出，在实施全球打击概念的背景下，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部署非核精确武器系统和在太空部署的天基武器，导致维持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的机会急剧萎缩，这是俄罗斯面临的重要军事威胁。^③基于这一考虑，俄罗斯决定实施空天行动，把空军与空天防御部队进行合并。同时，理论界强调进攻优于防御，这一点继承了苏联的传统。军事理论家写道，在空中和近地空间的军事行动中，应优先考虑进攻，防御行动被视为是被迫的，时间要尽可能地缩短，重新获取主动，转为积极进攻行动。^④当然，理论家在强调进攻优于防御的同时，也主张先发制人。这一点反映在副总理罗戈津的一次谈话中。罗戈津2013年12月在国家杜马谈到，“俄罗

① «Система А-235 / РТИЦ-181М / Нудоль». <http://tehnowar.ru/7933-sistema-a-235-rtc-181m-nudol.html>; Bill Gertz, “Russia Conducts Fifth Test of New Anti-Satellite Missile”, December 21, 2016,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russia-conducts-fifth-test-new-anti-satellite-missile/>

② Pavel Podvig and Hui Zhang, “Russian and 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Plans in Spac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2008, p.3.

③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от 26.12.2014». http://voenservice.ru/katalog_dokumentov/voennaya-doktrina/;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kremlin.ru/acts/bank/40391/page/1>

④ Jana Honkova,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and Its Military Space Capabilities”, pp.4-5.

斯已开始研究反击美国制定的‘全球快速打击’战略措施。在必要条件下将采取先发制人式核打击。”^①与之相适应的是，俄罗斯杜马表示要重启冷战时期苏军的反卫星武器，对抗美国的反导系统，让美国的核威慑力归零。^②

二、俄罗斯提升航天实力

鉴于卫星是军力倍增器和军事战略的赋能器，而国家安全的最大安全威胁也是来自太空，为确保国家安全，俄罗斯 2010 年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明确提出，“在太空战略区域部署和保持太空航天器轨道集群，从而确保俄联邦武装力量的行动”，^③同时让太空资产提升俄罗斯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军力，实现俄罗斯信息—打击/火力（information- strike/fire）系统的军事概念构想，并贯彻进攻优于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2014 年新版《军事学说》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要求在“战略空间区域部署和维持太空航天器轨道集群，支持武装力量的行动”，同时要有足够的天基资产，为武装力量最高指挥者提供空袭、太空攻击的足够预警时间，并且能确保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空天防御，以及对空中和太空袭击进行回应。^④

为确保防空、反导、太空作战三位一体理论的贯彻执行，俄罗斯合并空天防御部队和空军，组建新军种空天部队，或称空天军。而此前，俄罗斯在原有的导弹防御部队、军事航天部队基础上组建了航天部队。2010 年，俄罗斯要求在航天部队基础上组建空天防御部队，并于 2011 年组建完毕。空天防御部队包括太空司令部（导弹袭击预警总中心、太空侦察总中心、季托夫太空试验总中心），防空和反导防御司令部（防空兵团、反导防御兵团），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各航天器试验和使用中心，库拉靶场独立

① “俄副总理：俄必要时将先发制人 核打击美国本土”，2013 年 12 月 13 日，http://news.ifeng.com/mil/3/detail_2013_12/13/32095186_0.shtml

② “俄议会提议重启反卫星计划 对抗美国反导系统”，《环球时报》，2013 年 12 月 14 日。

③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5 февраля 201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supplement/461>

④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от 26.12.2014». http://voenservice.ru/katalog_dokumentov/voen-naya-doktrina/

科研测量站), 以及相关院校、导弹训练中心。其主要任务提供导弹预警, 摧毁来袭导弹; 保护首脑及其指挥机构、战略经济中心和要地免受空天武器袭击; 监视太空目标; 发射航天器; 操控卫星; 保持具有必要战备程度的军用和民用卫星系统及其发射工具。^①与此同时, 俄罗斯组建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并着手建立空天防御战略系统。2014年1月, 国防部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 建立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全天候地为国家领导人提供理性、全面、详尽的决策建议, 及时应对各种危急情况。该中心于2014年组建完毕, 进入战斗执勤, 成为多级军事机构的统一指挥中心。正如前述, “空天防御战略系统”包括信息系统和火力系统。^②

根据对新安全形势的判断, 俄罗斯计划将空天防御部队和空军合并组建新军种, 空天军。新版军事学说也规定了空天军的具体任务, 包括组建侦察和空天打击预警系统、对敌军空天打击的粉碎和遏制系统、统一指挥系统以及全方位保障系统。俄罗斯空天军已经于2015年8月1日组建完毕, 进入战斗执勤。空天军负责统一管理执勤的空中、防空和反导力量, 以及俄罗斯轨道卫星集群航天器的发射和管理。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和太空监控系统也属于空天军管辖范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称, 成立空天军, 有助于将军事技术政策和执行空天领域的重要使命集中统一管理; 另外, 凭借更加紧密的集成, 可提高用兵效率和确保国家空天防御体系的逐步发展。

目前, 俄罗斯着力发展防空、反导、反太空能力。俄罗斯成功研发了先进的能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战术、战役、战略导弹, 以及新的反空、反导系统, 即S-400和S-500。“伊斯坎德尔”导弹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战役战术导弹, 该导弹能有效突破欧洲反导系统。S-400和S-500, 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 尤其是S-500具备摧毁近地轨道卫星的能力。俄罗斯战略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白杨-M、“亚尔斯”和“边界”和未来的“萨尔马特”, 以及海基潜射弹道导弹“布拉瓦”都可以穿透美国的反导系统。

① «Со дн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ойск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обороны исполнилось два года». 03.12.2013. <http://vpk.name/print/i101285.html>

② «В России начал работу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центр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ороной». 1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tvzvezda.ru/news/forces/content/201412011115-f1z0.htm>;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центр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оро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tructure.mil.ru/structure/ministry_of_defence/details.htm?id=11206@egOrganization

俄罗斯也在发展反卫星能力，充实上述的三位一体军力。20 世纪 60 年代俄罗斯组建了两个司令部，即PRO和PKO。前者是反导防御，负责侦查、拦截和摧毁敌人的弹道导弹；后者是反太空防御，负责摧毁敌人的太空战斗手段。^①从理论上讲，俄罗斯拥有冷战时代苏军反卫星技术的能力。目前，俄罗斯复兴冷战时代的两款空基反卫星武器，即Sokol Eshelon 激光反卫星系统和Kontakt（“接触”）动能反卫星武器。前者利用飞机发射激光打击卫星；后者是利用飞机发射导弹摧毁卫星。^②另外，俄罗斯正在发展天基反卫星能力。2014 年 5 月俄罗斯发射“宇宙 2499”号卫星，该卫星可能是一颗“卫星侦察员”（satellite inspector），意在偷偷接近另外一颗卫星，对目标卫星进行拍照或进行通信窃听，当然，也可以作为卫星猎杀器致残目标卫星。^③有的媒体说该卫星是 2014-28E 太空物体，来回穿梭于俄罗斯三颗卫星之间，完全可以充当卫星猎杀器。^④俄罗斯也拥有了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2015 年 11 月，俄罗斯成功试验了反导系统，使用Nudol弹道导弹摧毁太空物体。^⑤ 2016 年 12 月再次成功试射该反卫星导弹。^⑥

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俄罗斯大力发展航天实力。俄罗斯通过专项计划（如导航卫星Glonass计划等）和国家航天计划的方式，恢复和提升俄罗斯整体航天实力，以及军事航天能力。经过 20 多年的艰难发展，俄罗斯航天实力逐渐恢复起来了。2004 年俄罗斯一共只有 96 颗在轨卫星，其中 33 颗军事卫星和 29 颗双用途卫星超期服役，占卫星总数的 65%；而同一时期美国在轨卫星 415 颗，是俄罗斯的 4 倍多。如果就某一类卫星而言，情况更

① Russia and Anti-Satellite Programs,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space/world/russia/asat.htm>

② 参见 Jana Honkova,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and Its Military Space Capabilities”, The Marshall Institute, November 2013, pp.35-40.

③ Paul Rincon, “Russia Tests ‘Satellite Catcher’”, 20 November 2014, <http://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30097643>

④ Mike Wall, “Is Russian Mystery Object a Space Weapon?”, November 19, 2014, <http://www.space.com/27806-russia-mystery-object-space-weapon.html>

⑤ Bill Gertz, “Russia Flight Tests Anti-Satellite Missile”, December 2, 2015,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russia-conducts-successful-flight-test-of-anti-satellite-missile/>

⑥ Bill Gertz, “Russia Conducts Fifth Test of New Anti-Satellite Missile”, December 21, 2016,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russia-conducts-fifth-test-new-anti-satellite-missile/>

糟糕：那时美国有 12-13 颗雷达、电子-光学侦察卫星，而俄罗斯则只有一颗。^①俄罗斯太空实力的急剧衰落，不仅仅体现在在轨卫星数量的下降，以及超期服役，也体现在航天工业基础设施的破败。仅举一例：由于缺乏资金维护航天飞机的飞机棚，2002 年该飞机棚坍塌在“暴风雪”（Buran）航天飞机上，粉碎了俄罗斯航天飞机重上太空的梦想。而目前，俄罗斯航天实力有了明显改善。2010 年到 2016 年，俄罗斯年发射次数分别为 31 次、35 次、24 次、32 次、36 次和 29 次、17 次，发射总数超过美国和中国，稳居世界第一。根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 2016 年 6 月的统计数据，俄罗斯在轨卫星总数为 140 颗，其中军事卫星 79 颗，而同一时期美国在轨卫星 576 颗，军事卫星 146 颗。^②从总数来看，美国卫星总数还是俄罗斯的 4 倍多，但是从军事卫星占卫星总数的比例来看，俄罗斯以 56.4% 领先于美国的 25.3%。此外，俄罗斯卫星种类比较齐全，就军用卫星而言，包括早期导弹预警卫星、信号情报卫星、光学侦察卫星、定位导航和授时卫星、通信卫星等卫星，而且以上这些种类的卫星都呈系列。^③

俄罗斯发展航天力量，以及军事航天力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我们以 2008 年的俄格战争和 2014 年“收回”克里米亚、2015 年俄罗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 IS 为例子来说明。2008 年 8 月 8 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战争，尽管在 1 周之内，俄罗斯打败虚弱的格鲁吉亚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严重暴露了俄罗斯军力的弱点，这些弱点“非常扎眼以致不能忽视”。^④除了武器装备过时外，在防空、通讯、协同作战等方面，暴露出俄罗斯在信息、火力打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那时俄罗斯军官使用民用手机联系司令部和部队，甚至第 58 集团军司令借用战地记者的卫星电话指挥战斗。军队使用民用手机进行军事行动，说明了俄罗斯军事通信卫星的匮乏或者功能丧失。同时战争也暴露出俄罗斯的侦察卫星不能满足前线需要，以至于动用战略轰炸机图-22

① Alexei Arbatov,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Spacepower”, 18 May 2013, http://www.ocnus.net/artman2/publish/Defence_Arms_13/Russian-Perspectives-on-Spacepower.shtml

② UCS Satellite Database, August 11, 2016, http://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_ga=1.217003167.841699768.1463008680#.VzPN06wgJ4J

③ Jana Honkova,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and Its Military Space Capabilities”, pp.10-32.

④ Dmitri Trenin, “The Revival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6-04-18/revival-russian-military>

执行高空监视侦察任务。更要命的是，“俄军最大的弱点也许就是俄军未能有效压制格军的防空火力了”。在战争中俄罗斯损失了 4 架苏-25 战机和 1 架战略轰炸机图-22，其中战略轰炸机是被格鲁吉亚使用乌克兰的S-200 防空导弹击落的。如果说几架战术飞机被击落不算严重的问题，那么战略轰炸机被防空导弹击落则完全不能视而不见。这也说明了俄罗斯的空天力量存在严重短板。俄军在此次战争中“最大的弱点”在于“通信、指挥与控制系统”。这是俄国内公认的弱点，也是俄军领导人所担心的弱点。卫星在通讯、指挥和控制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或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军队没有卫星支援，只能借助无线电和民用移动手机；军队精确打击能力大打折扣。战后，普京总理和军队高层强调要加快格洛纳斯等卫星系统的建设，^①因而启动后来的几个专项计划，发展特定卫星项目。

痛定思痛，俄罗斯下决心发展天基系统，改变天基资产的数量不足。俄罗斯发射次数领先于美国和中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俄罗斯的决心与力度。俄罗斯的付出获得了回报，正如前述，卫星数量提升了，更重要的是，军事能力得到了提升。2014 年 3 月，俄空降兵在各方支援下，一夜之间控制克里米亚关键基础设施和要塞，以最小的代价快速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虽然不是一场热战，只是一场军事强度有限的行动，但是“大获全胜”。如果说上述军事行动还不足以说明俄罗斯军事航天力量的恢复，那么俄军在打击叙利亚境内IS的效果则表明俄罗斯空天力量的恢复。2015 年 10 月以来，俄罗斯调动 10 颗卫星运用于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或测绘地形，或收集情报，或瞄准目标，或传递远距离的三军无线电信号。^②在天基系统的帮助下，俄罗斯空袭IS在叙利亚的据点，战果辉煌，取得了超过美国领导的盟军在叙利亚 1 年多的空袭战果，尤其是俄罗斯军队从里海战舰上发射几十枚巡航导弹，精确摧毁 1500 公里之外的IS目标，全球为之瞩目。俄罗斯使用太空军力促

① Tor Bukkvoll, “Russia’s Military Performance in Georgia”, *Militar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09, pp.57-62. 也可以参见Пятидневная война: итог в воздухе, Полученный боевой опыт прививается 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ах с трудом. <http://army.lv/?s=2635&id=4636>

② David Axe, “Russia Is Using Space Power in Its Attack on Syria”, December 16, 2015,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5/12/16/russia-is-using-space-power-in-its-attack-on-syria.html>

进了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俄罗斯动摇了自苏联垮台后美国独自拥有全球使用武力的地位”。^①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叙利亚的空天行动表明俄罗斯军队正在复兴，进而表明正在恢复其世界强国中应有的地位。

三、理论与现实差距及改革

近年来，俄罗斯航天基础设施得到改进，运载火箭质量得以提升，天基资产数量增加了，反卫星能力也在稳步前进，且在军事行动中得到体现。但是俄罗斯整体航天能力和军事航天的实力，与航天军事理论提出的设想，还是存在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俄罗斯在轨卫星数量有进步，但是还显得不够多。冷战时代，在卫星种类上，苏联与美国旗鼓相当；在数量上，也与美国不分伯仲。此外，苏联还有一个让美国担忧的优势，那就是俄罗斯卫星造价要比美国的低廉，具有潜在的快速补充功能失效或被打掉的卫星的潜力。^②尽管目前俄罗斯有140颗卫星，功能较齐全，但是较之美国576颗来说，俄罗斯的卫星大约只占美国的24.3%，不到美国四分之一。正如前述，俄罗斯军事卫星占整个卫星数量的比重超过美国的（56.4%：25.3%），是美国的2倍多，但是在军事卫星绝对数量上则要比美国少65颗（79：146），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虽然，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比俄格战争时期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无论是信息系统，还是信息—打击系统方面，俄罗斯在天基资产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牺牲数百人或上千人，以及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伏击击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基资产方面还存在短板。

其次，俄罗斯卫星电子设备质量影响了卫星系统的建设，进而影响俄罗斯信息系统与火力系统能力。俄罗斯卫星电子设备质量较差，严重影响在轨卫星的功能和寿命。正如前述，俄罗斯每年发射次数稳居世界第一，除了提

① Dmitri Trenin, “The Revival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② Matthew Mowthorpe, “The Soviet/Russian Approach to Military Space”, p.29.

供商业发射，为外国发射卫星外，更多的是为本国发射各种卫星，但是发射升空的卫星仅仅是弥补功能失效的卫星，因此，在轨卫星数量并没有因为发射次数多，而让俄罗斯在轨发挥功能的卫星增加多少。因为电子设备等问题，俄罗斯卫星在轨寿命只有 2 年左右时间，而美国的卫星寿命一般在 10 年左右或者更长。两相比较，无论俄罗斯发射次数再多，也很难赶上美国的在轨卫星。中国发射次数不多，但是在轨卫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俄罗斯。^①即使卫星在轨运转，但是因为电子设备的问题，影响卫星功能的发挥，信息传输不畅或信息有误。因为卫星电子设备质量问题，在精确制导方面就存在问题，不能为军队准确提供打击目标；因为电子设备的问题，影响了导航卫星的效能，等等。简言之，尽管卫星数量增多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质量问题，影响俄军的信息-打击系统的效能。为改善星上的电子设备，提升卫星功能，俄罗斯从西方进口卫星，但是又担心西方在电子设备上做手脚，不敢大量购买，因而转而求助于中国。中国希望用高质量的星上电子设备换取俄罗斯运载火箭的发动机，但是遭到俄罗斯的拒绝。因为在俄罗斯看来，电子设备与运载火箭引擎的交换不是“等价的”；^②此外，还认为中国不是导弹技术扩散机制（MTCR）的成员，向中国出口引擎，会导致导弹技术的扩散。^③如果与中国达不成交易，俄罗斯自行研发高质量的星上电子设备可能尚需时日。

另外一个短板就是俄罗斯卫星地面设施不完善。正如前述，俄格战争中，俄罗斯天基系统存在缺陷，但是卫星地面站点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加重了天基资产在信息、打击系统方面的缺陷，出现防空、反导的重大漏洞，导致战略轰炸机被击落。天基系统传输数据，需要地面站点的接收、处理。但是由于地面支持系统的不完善，俄罗斯军官只能使用步话机、电台来指挥军队，以弥补天基资产及其地面设施不完善的弱点。2013 年 2 月和 5 月的军事演习，再次显示出俄罗斯军队指挥与控制存在的缺陷：参演部队被指不能快速

① UCS Satellite Database, August 11, 2016.

② “俄媒：中国建议用电子元器件交换俄罗斯火箭发动机”，2016 年 4 月 20 日，<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6-04/8816832.html>

③ “俄罗斯再次变卦：不向中国出口运载火箭发动机”，2016 年 4 月 8 日，<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6-04-08/doc-ifxrcizu3832665.shtml>

通过自动化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及时处理来自上级首长的命令。^①2016年6月，俄总统普京下令对部队的战备准备状态进行突击检查，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天基资产与地面站点设施的准备情况。俄罗斯希望与中国就两国的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即“格洛纳斯”与“北斗”进行合作，在两国对等设立地面站点，提升导航定位系统的功能。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俄罗斯需要增加卫星地面站点设施，不仅仅是数量，也包括质量。

总的来讲，俄罗斯军事航天理论与实践存在相当差距。这一点也可以从俄罗斯总统普京让军队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进行军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正如前述，俄罗斯总统时不时地对军队搞“突然袭击”，让军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让俄军拥有足够的战斗、反应能力，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在检验俄罗斯天基系统、地面支持系统的完备情况，以及这两个系统的整合水平，敦促军方等部门加快天基系统的建设与整合，为军队现代化保驾护航，维护国家安全。为改变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能力差距，俄罗斯正努力填补差距。

首先，俄罗斯完善航天基础设施，并改进现有运载火箭，研发新型火箭，“保障俄罗斯进入太空通道”。^②俄罗斯重点升级位于本国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力图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发射场，同时成为新空天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射军用载荷。另外，俄罗斯花大力气建设远东“东方”发射场。该发射场已于2011年开工建设，目前已初具规模，并于2016年进行了首次发射，将3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2020年左右第二期工程完工后，该发射场将成为俄罗斯极为重要的发射场，承担载人发射等任务。

进入太空不仅仅需要有发射场，更需要有运载火箭。目前，俄罗斯拥有包括“质子”、“联盟”、“宇宙”等系列运载火箭，这些火箭过去、现在为苏联、俄罗斯的航天事业、军事航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型运载火箭

① “Surprise Check Reveals ‘Systemic Problems’ in Russian Military”, RIA Novosti, February 22, 2013, http://en.ria.ru/military_news/20130222/179630513/Surprise-Check-Reveals-Systemic-Problems-in-Russian-Military.html; “Russia’s Aerospace Forces Hold Snap Alert Drill”, RIA Novosti, May 27, 2013, http://en.ria.ru/military_news/20130527/181366914/Russias-Aerospace-Forces-Hold-Snap-Alert-Drill.html

② 蔡帼璇译，“2013-2020年俄罗斯航天活动国家规划”，《中国航天》，2013年第2期，第39页。

取代它们之前，俄罗斯将继续改善其性能，提高发射成功率，并力争承担国际商业发射，赚取外汇。与此同时，俄罗斯研发新型系列运载火箭，即“安加拉”。该火箭涵盖轻、中、重和超重型几个级别，将 2 吨到 100 吨的载荷送入不同轨道。轻型和重型“安加拉”火箭分别在 2014 年 6 月和 12 月成功进行首秀；超级重型“安加拉”将于 2021 年进行试射。^①

其次，实行专项计划，扩充航天资产，包括地面站点基础设施，确保“在战略太空区域部署和保持航天器轨道集群”，满足国内军用和民用需求。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俄罗斯下定决心，要求卫星资产和地面设施到 2015 年能满足 70% 的国家需要；到 2030 年能够满足国内需求的 95%。^②为此，俄罗斯发起了诸如定位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侦察卫星和星上电子设备专项计划。启用新的自动化指挥与控制系统，发展新的地面站点，整合空天军的天基资产。这些专项计划的作用可圈可点：卫星总体数量提升了，军事卫星占多数；定位导航卫星达到 30 多颗，基本具备全球行动能力。但是，要实现“在战略区域部署和保持航天器轨道集群”的目标还需要更多努力，包括提升星上电子设备质量。

另外，就是壮大航天产业。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航天产业的壮大。目前，俄罗斯航天产业人才短缺。20 万航天产业员工总体技能完全不能与苏联时代同日而语。有几次航天发射失败，完全就是因为员工的低级错误造成的。2016 年 4 月，尽管在东方发射场成功把 3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但是这几颗卫星的发射一拖再拖，从 2015 年底拖到 2016 年 4 月。好不容易等到 4 月 28 日发射，然而就在发射前一分半钟，技术人员突然宣布推迟发射，原因是火箭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原本普京总统兴冲冲从莫斯科赶来，希望见证东方发射场的首次发射，火箭却因故推迟发射，惹得普京总统不悦。普京总统“赖”在发射场不走，表示一定要看到火箭顺利升空。虽然，普京总统在发射成功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严厉批评了航天集团总经理科马罗夫：“连靠谱的设备和发射前检查工作都做不好，你就不用当火箭专家了”。随

① “俄超级重型火箭‘安加拉’将于 2021 年首发”，2015 年 4 月 23 日，<http://tech.qq.com/a/20150423/010289.htm>

② 赵爽、崔晓梅：“俄罗斯制定 2030 年前及未来航天发展战略”，《国际太空》2012 年第 7 期，第 31 页。

后还给副总理罗戈津等高官处分。^①这说明，俄罗斯在航天产业中管理、技术等方面缺乏高素质的人才。

为此，俄罗斯改组航天工业，组建联合火箭与航天公司（United Rocket and Space Corporation，俄文缩写为ORKK），对航天工业实行国有化。此前，俄罗斯把航天工业改造成为7个一体化的控股公司，即俄罗斯航天公司、俄罗斯火箭航天公司、特种航天系统公司、战略导弹武器公司、俄罗斯太空系统公司、卫星信息系统公司和地面与航天基础设施开发中心。俄罗斯政府还计划从火箭航天公司中划分一个单独控股公司，用来专门制造火箭引擎。俄罗斯希望通过控股公司“专业化”，走“专而精”的路线，承担各自领域的所有业务，打造一批专精尖的人才队伍和生产企业。就在这项工作进行之际，2012年、2013年多次发射失败后，俄罗斯决定重组航天工业，组建联合火箭与航天公司，把上述一体化机构控股公司（一共33个组织、16家企业）纳入旗下。同时，俄罗斯政府决定让股份属于联邦所有的6个开放式股份公司，即列舍特涅夫信息卫星系统公司、精密仪器制造系统科研生产集团、约西弗杨科研生产集团、应用机械建设系统科研生产联合公司、俄罗斯火箭航天仪器制造集团、马科耶夫国家导弹中心，以类似的方式向ORKK注资；同时，规定另有7家开放式股份公司也要把股份转给ORKK。^②俄罗斯政府拥有ORKK的100%的股份。这种合并目的在于推行统一“技术政策”，加强对企业生产全方位的监管，希望用“国家监管”的方式克服目前“易产生失败的”企业的种种困难。^③从2014年到2016年发射情况来看，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2014年俄罗斯36次发射，只有两次失败；2015年29次发射，也只有2次失误；2016年17次发射，只有1次失败，较之于2010年10月到2013年7月近10次失败的纪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① “普京因东方发射场故障处分两高官”，2016年4月29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4/8837392.html>

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改革导弹-航天工业管理体系的总统令”，2013年12月10日，<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85967>

③ Doug Messier, “Rogozin Outlines Plans for Consolidating Russia’s Space Industry”, October 9, 2013, <http://www.parabolicarc.com/2013/10/09/rogozin-outlines-plans-consolidating-russias-space-industry>

四、结论

从军事航天理论上讲，俄罗斯并不输美国等西方国家。俄罗斯现在所缺乏的是天基系统，以及地面支持系统。当然，这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俄罗斯对航天投入的增加而得到改善。这一点从俄罗斯卫星整体数量的增加可以得到体现。

为了发展军事航天，俄罗斯采取了相关措施以提升其航天实力，把独立进入太空、发展新运载火箭、以及建设现代化航天发射场、新建远东发射场作为重中之重。同时努力扩大卫星数量，力求做到卫星种类的多样化，发挥天基系统的整体功能，以此推动航天发展。

俄罗斯航天整体实力的衰落，缘于俄罗斯航天工业存在的种种弊端。为改变这种现状，俄罗斯改造航天工业，组建新的联合火箭与航天公司，将航天工业国有化，等到条件成熟再上市，募集资金，同时希望通过改组的方式，改变卫星发射故障不断的现状。目前，财政收入因石油价格下降而极大减少，给俄罗斯未来航天发展投下了阴影。

俄罗斯如此花大气力发展航天以及军事航天，其本质就是要恢复其整体军事实力，维持与美国大体平衡的军力，确保国家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谋求外部总体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整个国家的复兴创造条件。

【Abstract】 Space-based assets are military multipliers and enablers of military strategies. Russia believes that the biggest threats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come from aerospace, including the deployment of tactical missile defense, weaponization of the space and strategic conventional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In order to handle these security threats, Russia emphasizes that it should deploy and maintain spacecraft orbit groups in strategic space areas. Meanwhile, in order to obtain superiority of strikes in information and tur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offensive exceeds defense" during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into military concept of offensive and preemptive attacks, Russia emphasizes the strategic roles of space-based systems. As a result, Russia develops vigorously

space-based assets and integrates space military, establishing aerospace military forces and developing anti-satellite weapons. Nevertheless, there exist gaps between realities and expectations, that's to say, space-based assets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Specifically, due to its backward aerospace infrastructure, 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including low quantity or low quality or short-life in-orbit satellites.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and ensure its national security along with its major country status in aerospace, Russia attempts to strengthen its aerospace industry through means such as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featured satellites and related electronics, renewing current launching sites, constructing new ones and carrying on R&D in new carrier rockets.

【Key Words】 Russian Military Aerospace Theories, Space-based System, Reform of Aerospace Industry

【 Аннотация 】 Космические активы — это «мультипликатор» военной силы и «активатор» вое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я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аибольшая угроза её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ходит из воздуш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 развёртыва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РО,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космос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развёртыва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систем высокоточного оружия. В целях устранения данной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развёртывание и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орбитальных кластеров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аппаратов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косм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целях получени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для доступа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ревращен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те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хи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лучше обороны»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военного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и упреждения, Россия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роль косм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оссия прилагает серьёзные усилия для разработки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ой арми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такж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анти-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разрыв между надеждой и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космические активы не могут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ь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эт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путников на орбите, невысокое качество спутников, короткий срок службы на орбите, всё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за отсталости авиационн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 стране. С целью изменения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Росс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воей авиационн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асширяет авиакосмическую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ую базу,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производит разработку конкретных спутников и связанного с ними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обновляет существующее поле запуска, а также занимаетс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новых космодромов, разработкой новых ракетносителей,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татуса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Те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и, кос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еформа авиационн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冷战后美国的涉俄非政府组织研究

曹升生*

【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延续“民主扩展”传统，建立了多家涉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大体上都以“欧亚”命名并从欧亚大陆视角审视俄罗斯，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深刻影响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国家。同时美国也扶持俄罗斯政治流亡者在美国建立非政府组织，协助他们从事批判俄罗斯现政权的活动。美国的行为逐渐引起俄罗斯政府的警惕，最终俄罗斯颁布法律驱逐了大批美国非政府组织，并通过培育自己的智库、改善对外宣传、收留斯诺登等手段来反制美国。非政府组织领域的斗争见证了俄罗斯由乱而治的国家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俄美关系的演变。

【关键词】美国非政府组织 俄美关系 俄罗斯问题 欧亚

【中图分类号】D8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 02-0177(20)

2001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副教授萨拉·门德尔松（Sarah Mendelson）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冷战后最惊人的一幕，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大量欧美非政府组织蜂拥而至俄罗斯”。在注释里她提到了美国在俄的八家非政府组织，分别从事民主研究、劳工组织、选举制度、媒体自由和国际交换生等方面的工作。^①但是，她没有提到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新旧之分，更没有提到美国帮助俄罗斯政治流亡者在美国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

* 曹升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① Sarah E.Mendelson, “Democracy Assistance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Russia: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1, Vol.25, No.4, p.68.

一、冷战后美国建立的涉俄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

冷战后大量美国非政府组织奔赴俄罗斯进行“民主扩展”活动的现象，既有某种历史根源，也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从历史根源来讲，“民主扩展”（democracy promotion）深植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因为美国的建国历程与民族认同有其特殊性，“在美国这样一个缺乏更为传统的界定民族性基础——即面临一个强大而且具有威胁性的邻国或拥有一个由历史积累起来的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结体——的国家内，民主式的政治体制便取而代之成为界定国家整体特征的基础”，^①发扬于外，就是美国认为民主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因而在外交中一以贯之地加以推广：“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矛盾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②有研究表明，自1821年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将民主扩展作为外交的一项内容，而在近半个世纪里更是将其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地位。^③

就社会思潮而言，苏联解体后，美国朝野上下充斥着乐观情绪，认为苏联这个最大敌人的崩溃不仅意味着美国享受着傲视天下的“单极时刻”，^④还意味着美国民主体制的完胜。这种情绪体现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该书认为，人类的历史以追求自由民主制度为目标，而现在，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意味着历史已经终结。^⑤与此相应，当时在美国战略界占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就认为，美

①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页。

②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③ Michael W. Fowler, “A Brief Survey of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 *Democracy and Security*, 2015, Vol.11, No.3, pp.227-247

④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1990, Vol.70, No.1, pp.23-24.

⑤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水平优越于其他任何国家，美国肩负着向世界传播美国式文明的历史使命，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资格主导国际事务。^①美国很多民众也在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情怀下，积极投身民主扩展事业。^②

反映在立法层面，苏东巨变之际，美国国会于 1989 年通过了“东欧民主法”（East Europe Democracy Act），尤其在 1992 年通过了“支持民主法”（Freedom Support Act），对原苏东集团国家进行“援助”。其目的有三个：加速这些国家从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促使自由市场经济的引进和发展；通过控制核武器、生化武器而提升安全。其中，所谓“民主援助”，就是向这些国家的政党、议会、独立媒体提供技术援助，通过合同的形式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③2002 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俄罗斯民主法”（the Russian Democracy Act），重申和细化了上述目标。在经费方面，自 1992 年至 2007 年，美国总共为 12 个前苏联国家开支了 280 亿美元，其中 1992 年至 2005 年的 110 亿美元就是根据 1992 年的“支持民主法”拨付的。^④

当然，这些经费并非直接拨付给了前苏联国家，其中很大部分是给了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换言之，美国政府假手这些非政府组织去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毕竟美国政府与其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桴鼓相应开展外交活动早已制度化了。“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密切相关。这些组织可划分为智力服务型、支援倡导型和实务（行动）型三大群体，发挥着国家安全战略及政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跨学科的科学技术专家、‘圈内人’的大本营和交流平台、公众的教育者和辅导员、人力资源的培训基地和周转库，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助手等多重作用”。^⑤

因此，也不难理解苏东巨变之际美国政府马上鼓励包括智库在内的非政

① Norman Podhoretz, “Newconservatism: An Eulogy”, *Commentary*, 1996, Vol.101, No.3, p.78

② Dawn Brancati, “The Determinants of US Public Opinion Toward Democracy Promotion”, *Political Behavior*, 2014, Vol.36, No.4, pp.705-730

③ Curt Tarnoff, “U.S Assistance to Former Soviet Union”, CRS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32866, updated March 1, 2007, p.1.

④ Curt Tarnoff, “U.S Assistance to Former Soviet Union”, Summary.

⑤ 徐彤武：“当代美国非营利部门与美国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74 页。

府组织进入前苏联地区开展活动，这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①、“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mpower for Democracy）^②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③，还有著名的城市问题类智库“国际市县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等。如国际市县管理协会，自1989年起就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指导，到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开展活动。

冷战后，美国政府建立了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到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开展活动，而在非政府组织的命名方面，却是“欧亚中心”（Eurasia Center）^④开了先河。1988年，曾在美国国防部和国会任职的杰拉德·贾科博士（Dr. Gerald Janco）建立了“苏—美关系中心”，苏联解体后迅速更名为“美国—欧亚研究及关系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Eurasian Studies and Relations）。这是冷战后美国第一个以欧亚为名来研究前苏联国家的机构。其实杰拉德·贾科博士一直致力于探索一个新的分析范式来研究苏联解体后的局势。“欧亚”正好可以概括前苏联横跨欧亚大陆的疆域、苏联解体后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现实。该中心于2001年在纽约举办“世界俄罗斯论坛”，至今已办了11届，讨论的内容涉及慈善、女性、艺术、环境、公民社会、国际教育、国际安全、欧亚商业联盟、美国—欧亚关系等九个方面，可谓大而全。不过其活动集中在“大使晚宴”和圆桌论坛，前者是欧亚大陆众多国家退休的前驻美大使的联合会性质，后者乃是专题研讨会，所以总体上看有“高谈阔论”的倾向。不过，它的影响在于以欧亚为视角来审视俄罗斯，随后也将研究对象扩大到其他欧亚国家，这些都为后来者所继承，有些甚至超越了它，这方面的典型是“欧亚基金会”（Eurasia Foundation）^⑤。

① 王梦：“浅析索罗斯基金会活动特点及其作用”，《俄罗斯中欧美研究》，2011年第3期，第27-30页。

② Robert Parry, “Why Russia Shut Down NED Fronts”,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15/07/30/why-russia-shut-down-ned-fronts/>

③ Mark Ames, “Freedom just Another Name for Fascism”, *Exiled Classics*, July 13, 2011. <http://exiledonline.com/freedoms-just-another-word-for-fascism/>

④ 关于欧亚中心，参见 <https://eurasiacenter.org/index.htm>

⑤ 关于欧亚基金会，参见 <http://www.eurasia.org/>

199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授意众议员比尔·弗伦兹尔（Bill Frenzel）筹建欧亚基金会，延揽一些政界名流、著名智库研究人员、跨国公司总裁作为顾问，然后招兵买马，前往欧亚新独立国家去推动公民社会、私人企业和地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其宗旨是“包容”、“协调”、“适应”和“可操作性”，重点关注妇女、青年、少数民族、贫困家庭等边缘性人群，同当地相关机构或群体结成伙伴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种项目，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欧亚基金会的第一个特点是本土化，亦即在前苏联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从而更加有效地开展活动。1993年欧亚基金会就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办公室，2002年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了“高加索研究资源中心”，经过十年的经营，基金会已成为重要的观点调查和学术研究机构。2004年在俄罗斯成立了“新欧亚基金会”，着意从地区和市政层面发力。2005年在白俄罗斯登记成立非政府组织“新欧亚成就”，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成立“中亚的欧亚基金会”，发展公民组织。2007年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建立“欧亚伙伴关系基金会”，监测三国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同年在乌克兰建立“东欧基金会”，宣称当地经济发展、节能和良治提供技术援助。三年后，它在摩尔多瓦如法炮制。

第二个特点是获得美国国务院、其他智库或机构，以及西方国家政府的资助。英国国际开发署、荷兰政府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帮助欧亚基金会开展活动，芬兰外交部也曾动用其“大欧洲计划”的经费资助欧亚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开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项目。这说明，欧亚基金会的背后，不仅是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动，还有西方国家齐心协力在前苏联地区进行“颜色革命”的图谋。

第三个特点是，欧亚基金会尤其侧重对前苏联国家的媒体、教育进行改造。比如，它在亚美尼亚通过扶持一家媒体，使其打破官方媒体的垄断进而占据了该国传媒发行量的一半；在吉尔吉斯斯坦打造了第一家独立的在线媒体，并借此向中亚辐射。教育方面，它不但有鼓励美俄两国大学学术交流的项目，还有多个在线教育项目。它还一手打造了乌克兰最强的经济学院。

第四个特点是，十分注重对青年的塑造。它发起了针对中亚国家青年新闻从业者的“中亚的青年专业新闻工作者”项目，进行技术培训。为了推动美国国内的青年更多地投身欧亚研究，它自 2012 年就组织了一个名为“青年专业人员网络”的课程班，每年招收 30 名左右的青年才俊进行培训。

最后一个特点是，欧亚基金会近十年来已经开始向中国及西亚北非进军。2007 年还发起了中国项目，侧重关注中国西部的草根阶层，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2010 年还发起了覆盖西亚北非的在线教育项目。

与“欧亚基金会”这种“奋斗”在一线的非政府组织不同，有些美国的涉俄非政府组织，从表面上看“温文尔雅”，仅仅从事人文交流等活动，但是其效果却是渐进的、隐蔽的。“人员交流与交换，大多数现在由美国国务院出资，通过让前苏联国家领导人和国民亲身体验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利于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①

2007 年，美国著名保守类智库遗产基金会发布一篇题为《促进俄罗斯的民主》的简报，^②提出诸多建议，其中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条是鼓励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增加学生交换项目中的学生数量，另一条是通过俄罗斯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互联网来开展公共外交。美国国内能够实行第一条建议的俄罗斯问题非政府组织有两个，一个是成立于 1993 年的“美—俄文化合作基金会”（The American-Russian Cultural Cooperation Foundation）^③和 1997 年成立的“俄罗斯裔美国人基金会”（Russian American Foundation）^④，前者是艺术方面的交流机构，后者有体育、学术等交流项目。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曾经评价道：“俄罗斯裔美国人基金会持续推动文化、教育和体育项目，有助于深化俄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这些项目突出了两国共同的兴趣”。能够实施第二条建议的，是 2013 年成立的“欧亚研究和分析学会”（Eurasian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stitute）^⑤和 2016

① Curt Tarnoff, “U.S Assistance to Former Soviet Union”, p.1.

② Steves Groves, “Advancing Freedom in Russia”, Backgrounder, November 27, 2007,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europe/report/advancing-freedom-russia>

③ 关于美-俄文化合作基金会，参见 <http://www.a-rccf.org/>

④ 关于俄罗斯裔美国人基金会，参见 <http://russianamericanfoundation.org/>

⑤ 关于欧亚研究和分析学会，参见 <http://www.erainstitute.org/>

年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推出的“欧亚网络”网站^①。如后文所示，自俄罗斯 2012 年空前加大对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打击后，美国的相关努力被迫向网络转移。因此，“欧亚研究和分析学会”就宣称不在意识形态上选边站，而是想打造一个聚揽世界上研究欧亚事务的青年才俊的垂直网络，成为聚焦欧亚的顶尖智库，其口号就是“揭开欧亚的神秘面纱”（Unveil Eurasia）。它的特色在于发行《欧亚时代》期刊，开发“武装冲突”数据库来记载和分析前苏联世界的军事冲突，而其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则是“欧亚经济联盟监测”。实际上，它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欧美的大学生和硕士生。

“欧亚网络”网站自称是个独立的媒体组织，研究范围涉及所有前苏联国家，还包括阿富汗、土耳其、蒙古和中国，宣扬要利用好西方和本地区的资源，发挥“看门狗”的作用，为辩论相关政策提供背景支持。其特点在于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多媒体材料，揭示欧亚地区的历史变迁，剖析各个国家的政治事态。它的特色项目很多，如“过去与现在：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其中就有对格鲁吉亚前总统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访谈视频，也有“里海盆地：油价向北、民主化向南”的图片展，还有“蒙古：一路走向资本主义”的音频资料。其中需要警惕的是，“欧亚网络”特意摄制了一组关于中国新疆的视频，有意选择破败社区、困难家庭、边疆城市等进行拍摄，用心明显。

二、俄罗斯政治流亡者在美国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

收留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并帮助他们在美国建立非政府组织，是与美国培育本国非政府组织开展针对俄罗斯的民主扩展活动相辅相成的，可谓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美国众议院 2007 年的“促进民主法”（Advance Democracy Act）第三章就有条款：“那些身在非民主国家（有时是转型国家）却拥护民主的原则、实践和价值观的个人、非政府组织或者活动，正受到所在国家的重重压力，包括政府实施的行政或者监管等迫害性措施”，但“民主国家有足够的手段来帮助这些致力于通过有效的、非暴力的方式改革非民主国家使

^① 关于欧亚网络，参见 www.euasianet.org

之达致民主化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和活动”。^①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帮助”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么是指引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在美国建立智库或者个人网站并充当其顾问、董事，要么是引荐其参加美国国会的听证，要么是与其一一道举办研讨会，探索同俄罗斯政府打交道的新方式。可以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子无处不在。相应地，俄罗斯在美国的政治流亡者也念念不忘要用美国的民主体制来改造俄罗斯。事实上，在美建立非政府组织也确实便利了他们开展活动。

第一个是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儿子帕维尔·霍多尔科夫斯基（Pavel Khodorkovsky）2010年在纽约建立的“现代俄罗斯研究所”（Institute for Modern Russia）^②。霍氏是叶利钦时代学习西方推行私有化改革后暴富的几大金融寡头之一，2003年被俄罗斯政府以诈骗等罪名逮捕入狱，是为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坛最为轰动性的“尤科斯事件”。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是普京总统将石油能源收归国有进而在世界舞台上开展“能源大政治”的重要谋划。^③“现代俄罗斯研究所”的建立得到了美国从事民主扩展人士的帮助，如曾在苏联解体前后担任美国外交官并将“自由欧洲电台”覆盖面拓展到中亚和北高加索的唐纳德·詹森（Donald Jensen）就担任其顾问；而为了得到美国和欧洲智库的支持，该研究所特意设立了“公共拓展与对话”项目，与欧美的非政府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大西洋理事会和英国的列格坦研究所等联合，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开展活动。从总体上看，该研究所的活动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伸张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权益，如开展“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的政治犯”等项目；其二是批判俄罗斯现行国际国内政策，如报告《虚幻的威胁：俄罗斯如何将信息、文化和金钱军事化》，谈论的是俄罗斯如何在国际宣传上“瞒天过海，混淆视听”，报告《被掩盖的侵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肮脏战争》指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

① *H.R. 982 (110th): 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7*,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0/hr982>

② 关于现代俄罗斯研究所，参见 <http://www.imrussia.org>

③ 冯玉军：“‘尤科斯事件’多维透视”，《国际石油经济》，2004年第9期，第5-9页。

争”；2013 年甚至与荷兰亚历山大·赫尔岑基金会联合创办了《解说者》(The Interpreter) 日报^①，跟踪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这些报道被西方媒体和政府频繁引用，当作在国际社会攻击俄罗斯的证据。其三是规划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发展，如设置“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改革方案”项目，从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脆弱性角度发布专门报告，研究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制。另外，尤科斯公司的法律顾问帕维尔·伊夫列夫(Pavel Ivlev) 受到株连后，也被迫流亡美国，并获得政治难民身份。他于 2009 年在纽约建立了“俄罗斯经济自由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Russian Economic Freedom)^②，剖析俄罗斯政府腐败和垄断行业。同时，其网站配置了整个尤科斯案审判过程的视频，以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克兰人的抗议集会视频。

“现代俄罗斯研究所”在美国的活动，只是霍氏更大图谋的预演。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 2013 年底获特赦出狱后，发起了“开放俄罗斯运动”(Open Russia Movement)^③，采用多种方式批判俄罗斯现政权，其目的就是用西方民主制度改造俄罗斯。“开放俄罗斯运动”开展了多个项目，如：“人权”项目，用于支持、资助俄罗斯政治犯；在线俄语媒体项目“开放俄罗斯”，用于宣扬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开放俄罗斯运动”的价值观；“开放媒体”项目，旨在培训和引导俄罗斯的媒体；“开放俄罗斯大学”项目，延请学者、作家、科学家开展针对俄罗斯的人文教育；“开放选举”项目，意在影响俄罗斯国内的市级、地区和杜马选举，在 2016 年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它推荐了 19 个候选人；众筹项目“普京之后”，为 2018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研判各路候选人。它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分支机构“开放俄罗斯俱乐部”，在美国更将“现代俄罗斯研究所”作为活动平台。

第二个是野心勃勃的“自由俄罗斯基金会”(Free Russian Foundation)^④。虽然“自由俄罗斯基金会”的简介里并没介绍其成立时间，但是从其宗旨来看，应该是在普京上台以后建立的。其宗旨是：“我们组织和联合俄罗斯移

① 《解说者》网址，参见 <http://www.interpretermag.com/>

② 关于俄罗斯经济自由委员会，参见 <http://russianeconomicfreedom.org/>

③ 关于开放俄罗斯运动，参见 <https://www.khodorkovsky.com/what-is-open-russia/>

④ 关于自由俄罗斯基金会，参见 <http://www.4freerussia.org/>

民社群，尤其关注那些因为俄罗斯政治经济状况恶化而被迫离开俄罗斯的人。我们将集中精力制定‘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转轨战略。我们是俄罗斯改革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将凭借一个贯通俄罗斯各界的庞大网络为国际决策者、媒体和公民社会提供一手的资讯”。其专家团队由美国人权运动精英、俄罗斯前高官、资深媒体人、学者等构成。凭此，它经常与美国智库联合开展活动，比如最近它与大西洋理事会联合开展了一场关于俄罗斯人移民到美国的专家研讨会。该基金会的功能从其开展的三个项目可见一斑：“社群接触项目”，是要最大程度地联络、团结在美国的俄罗斯精英；“俄罗斯视野项目”，对俄罗斯的现状痛心疾首，希望研究出一套能将俄罗斯推进到民主和法制轨道的救国方案；“全球对话项目”，它想与美国政府就全球稳定、与乌克兰政府就领土问题进行对话。它还设置“观点”栏目，进行民意测评。但是，它最大的意义是最近发动一个的项目——“非暴力行动指南”，是想将当年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灵活运用到俄罗斯，试图为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同俄罗斯政府打交道、甚至“救国”，开辟出崭新道路。其行动之一是2017年4月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建立了“自由俄罗斯之家”，以收容俄罗斯的移民和政治避难者。

第三个是俄罗斯国际象棋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与美国友人共同建立的“另一个俄罗斯”英文网站及其个人网站。卡氏2005年从象棋界退役后积极投身政界，2006年联合俄罗斯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发起成立了“另一个俄罗斯”社会联盟(the Other Russia)^①，成为俄罗斯反对普京政府态度最明确、规模最庞大的联合组织，先后策划了2007年圣彼得堡、2008年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对此，美国没有作壁上观。美国纽约的国际象棋专栏作家迈克尔·格林纳德(Michael Greenard)利用与棋王的特殊友谊，建立了“另一个俄罗斯”英文网站与之遥相呼应^②，专门收集和传播有关俄罗斯政治状况的信息。更令人瞩目的是，2012年卡斯帕罗夫被提名为纽约“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的主席，而这家基金会乃是一家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组织。2013年

① “另一个俄罗斯”俄文网站，参见 <http://www.theotherussia.ru/>

② “另一个俄罗斯”英文网站，参见 <http://www.theotherussia.org/>

卡斯帕罗夫从莫斯科移居纽约。在此前后，卡斯帕罗夫国际象棋基金会不但在美国扎根，还在欧洲、非洲、亚太和北美建立了分支，而卡斯帕罗夫也建立了个人网站^①，其中专门设立了“人权”项目。由此，他更频繁地出入欧美智库，在欧美杂志发文评点时政。2015年10月出版了《寒冬来临：为什么普京和自由世界的敌人们必须被阻止》^②，甚至于2016年底出席了加拿大国会下院关于俄罗斯的听证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美国的涉俄非政府组织出现了联合批判俄罗斯政府的趋势。比如“自由俄罗斯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之一便是“鲍里斯·涅姆佐夫基金会”。鲍里斯·涅姆佐夫曾任俄罗斯副总理，主张俄罗斯进行民主化改革，是普京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2015年2月末在莫斯科被暗杀，事前他正在筹备一场反对俄罗斯军事干涉乌克兰的示威游行。是年年底，他的大女儿在德国波恩成立了“鲍里斯·涅姆佐夫基金会”（Boris Nemtsov Foundation for Freedom）^③，设立了鲍里斯·涅姆佐夫奖以鼓励那些为言论自由而战和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其顾问团中便有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等人，个中意味不言自明。果然，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很快就联合德国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Th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设立了“鲍里斯·涅姆佐夫论坛”，作为讨论欧洲—俄罗斯关系的平台。

综上所述，“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美国就开始在那些半威权国家和转轨国家进行扩展民主的活动，方式是给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和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④当然这些国家主要是指前苏联及其盟国。“随风潜入夜”的结果就是，欧亚基金会与其他美国非政府组织一

① 加里·卡斯帕罗夫个人网站，参见 <http://www.kasparov.com/>

② Gary Kasparov, *Winter is Coming: Why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nemies of the Free World Must be Stoppe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5.

③ 关于鲍里斯·涅姆佐夫基金会，参见 <http://nemtsovfund.org/en/>

④ Theodore P. Gerber, Jane Zavisca, “What 18 Focus Group in the Former USSR Taught Us About America’s Image Problem”, *The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15, <http://Wilsonquarterly.com/quarterly/summer-2015-an-age-of-connectivity/what-18-focus-groups-in-former-ussr-taught-us-about-americas-pr-problems/>

道共同推动了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①以至于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艾伦·魏恩斯坦因（Allen Weinstein）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中央情报局 25 年前所做的”。^②此后，美国政府越来越倚重非政府组织。“今天，美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动用中央情报局，而是依靠诸如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开发署、自由之家以及其他公私专业性政治组织来执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任务”。^③

作为美国非政府组织幕后主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④虽然其职责是负责除军事以外的对外援助，但在新世纪更是长袖善舞，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2010 年 5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开发置于防务、外交和经济之后，9 月发布的《总统开发政策指令》将开发与外交和防务等量齐观。12 月，美国历史上第一版《四年度外交和开发评论》（*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⑤的主题就是“通过民事力量实现美国的领导权（*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s*），目的就是要美国政府想方设法壮大美国的民事力量以促进美国的海外利益，成为军方的伙伴。2015 第二版的主题是“在变动世界里延续美国的领导权”（*Enduring Leadership in Dynamic World*），确立了全面发动民事力量为国家服务的规划。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曾说，“在新世纪领导世界，美国就必须采用新方法”，她曾为此专门撰文，大声疾呼要发挥民事力量。^⑥

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俄罗斯的“成就”，其官网在 2012 年的“国际开发署在俄罗斯”中进行了总结^⑦，兹列举一二：国际开发署一直是俄罗斯最

① Susman G.Karder S, “Template Revolution: Marketing US Regime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008, Vol.5, No.3, pp.91-112.

② William Blum,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0, p.180.

③ Gerald Sussman, “The Myth of ‘Democracy Assistance’: U.S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 *Monthly Review*, 2006, Vol.58, No.7, p.15.

④ 张霞：“美国国际开发署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模式”，《国际资料信息》，2011 年第 1 期，第 13-17 页。

⑤ 陈洁：“美国首份《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研究”，《美国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42-158 页。

⑥ Fordham Clinton Hilary,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Refining America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Foreign Affairs*, 2010, Vol.89, No.6, pp.13-24.

⑦ <https://www.usaid.gov/news-information/fact-sheets/usaid-russia>

老的人权组织的坚定支持者，而这家人权组织乃是促进民主观念深入俄罗斯的关键性力量；支持俄罗斯公民组织采用新技术监督选举过程；支持俄罗斯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登记数量从 1987 年的 40 个增加到今天的 30 万个左右，这些组织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综而观之，美国国际开发署主观上自然是想按照美国的意愿改造俄罗斯，客观上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俄罗斯的社会进步，但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引发了不良后果。随着美国国际开发署在 2012 年被逐出俄罗斯，可以预见今后它会更加注重发挥俄罗斯政治流亡者的作用。

三、俄罗斯的应对举措

面对冷战后汹涌而至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快速增长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俄罗斯政府自 1995 年后就开始针对非政府组织问题进行立法，如 1997 年通过了《俄罗斯社会联合组织法》。但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受其交好西方的总体政策倾向，加上当时百废待兴的混乱局面，这些立法并未起到应有的引导和监管作用。^①时移世易，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国家的行动，逐渐引起俄罗斯的警惕。尤其是 2004 年格鲁吉亚、乌克兰诸国的“颜色革命”，直接惊动了俄罗斯高层。^②这导致俄罗斯首次出台法律管制外国非政府组织。2005 年底俄罗斯出台了《关于对非政府组织、非商业性社会组织强化国家注册程序》（即非政府组织法），该法律的主要内容，一是规定所有非政府组织必须重新进行登记；二是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宗旨不得违背宪法，不得违背公民道德、伤害民族和宗教感情，不得带有极端主义色彩；三是限制非政府组织雇佣外籍人士，限制外国公民在俄创立非政府组织；四是限制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捐助，不得将非法收入合法化，规定当局有权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财务进行随机审查，特别是对超过 50 万美元的资金流入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将立即予以取缔。根据俄罗斯司法部官

① 杨金茹：《试析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政策》，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08 年，第 11-15 页。

② Jeanne L. Wilson, “Coloured Revolutions: The View from Moscow and Beijing”,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9, Vol.25, No.2, pp.369-395.

方发布的消息：截至 2012 年，在司法部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为 402001 个，宗教组织 29831 个，国际组织和外国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团体 319 个。^①也正是这一年，俄罗斯政府首次以“外国代理人法”（Foreign Agent Act）对此予以史无前例的规范。该法律强调，一个非商业组织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就会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第一，以非商业组织的身份在俄罗斯登记；第二，接受外国政府或者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外国组织、外国个人、无国籍人士或由其授权的人士，或者接受上述来源钱财的俄罗斯境内法律实体，所给予的物质资产和其他财产。第三，该组织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政治活动，包括参加那些符合外国利益的活动。为了作为外国代理人在俄罗斯开展活动，一个非政府组织必须向俄罗斯司法部提交登记文件，必须每隔六个月提交一份其活动与管理机构人事构成的报告，还有其资金来源和详细开支的文件，以及该非政府组织发行或传播的资料，另外，需在所发行的刊物等材料上加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这是要让美国在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在俄罗斯，‘外国代理人’等同于间谍或卖国者，俄罗斯当局显然是想借此识别和妖魔化那些接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②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政府明令美国国际开发署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前停止在俄罗斯的活动。2015 年俄罗斯政府又通过了“不受欢迎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法”（Federal Law on Undesirable Activities of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NGOS），确定“那些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和基本利益活动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将不受欢迎”。由此，那些威胁到俄罗斯宪法基础、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将被清理出境，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鉴定工作由总检察长或副检察长执行。^③结果，到 2016 年 10 月 1 日，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美—俄经济发展和法治基金会、媒体发展投资基金和国家民主研究所在内的六家美国非政府组织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此后，俄罗斯将这种分类工作进一步细化，越来越多

① 贾少学：“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立法动态分析”，《人民论坛》，2015 年第 8 期，第 245 页。

② Ewelina Wojciechowska, “Uncertain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 Vol.9, No.1, p.73.

③ Polina Vinogradova, “Restriction of Right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Russia As a Subject of Judicial Control”, *BRICS Law Journal*, 2016, Vol.3, No.3, pp.105-110.

的外国非政府组织被列入名单。^①要而言之，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系列立法，乃是对美国“民主扩展”战略的迎头痛击。^②美国资深公共外交人士都喟叹，俄罗斯此举让美国过去几十年在欧亚资助扶持非营利部门的心血付之东流，今后开展类似活动必将困难重重。^③

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注重培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隔绝其与西方的联系和依赖。2001年秋，俄罗斯政府资助、发动了俄罗斯“公民论坛”，俄境内非政府组织的4000多名代表与会，该论坛设置了20多个“对话平台”，鼓励代表们对国计民生建言献策。此后，俄罗斯政府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机制，加大了资助力度，俄杜马于2005年11月通过决议，拨款1700万美元发展俄罗斯公民组织。同时，俄罗斯政府推动建立非政府组织的自律网络，促使非政府组织组织结构透明化，防止本土非政府组织与外国非政府组织里应外合。^④

发展本土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一环是建立自己的智库来研究世界形势并出谋划策，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欧亚遗产基金会（Eurasia Heritage Foundation）^⑤2004年成立于莫斯科，其关注点是监测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进程，促进俄罗斯族和俄语人群在前苏联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也负责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在海外的的发展。该智库研究人员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就是新时期俄罗斯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他鼓吹建立俄罗斯帝国，方式要么是兼并前苏联的共和国如格鲁吉亚，要么是吸收进邻国那些讲俄语的领土如东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但是俄罗斯这样的行为招致了欧美国家的愤怒，而为了化解这样的情绪，欧亚遗产基金会就让另一个研究人员安德烈·米格兰扬（Andranik Migranyan）2008年在美国纽约和法国巴

① <http://civicsolidarity.org/article/676/russia-list-ngos-named-foreign-agents-updated-20-september>

② Vijay Kumar, “Russia’s ‘Foreign Agent’ Law: A Response to American Democratic Promotion Policy”,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5, Vol.18, No.1, pp.98-99.

③ Sarah E. Mendelson, “Putin Outs NGO: How to Fight Russia’s Civil Society Crackdown”, *Foreign Affairs*, Snapshot, October 6,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5-10-06/putin-outs-ngos>

④ 王岳：“俄罗斯如何应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7期，第26页。

⑤ 关于欧亚遗产基金会，参见 www.fundeh.org/eng/

黎建立了“民主和合作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Cooperation)^①，目的是澄清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误解，在海外推进俄罗斯的外交利益。此举在美国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认为这是俄罗斯智库到美国现场“观摩”美国式民主的行为。^②英国学者也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信息战已经打响，“在国内镇压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俄罗斯也通过非政府组织、智库和游说集团来影响欧美的政治辩论”。^③

另外，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建立了智库“当代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④，研究当代俄罗斯的经济适用房、医疗、人口政策，将“建立公民社会”作为优先发展的课题，显然是要抢占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话语权，清除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同时也设置了国际开发项目，用于推进俄罗斯公司在海外的扩张与贸易，增强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联系，扩大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接触。2010年，俄罗斯外交部、教育和科技部、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国际文传电讯社国际信息组共同建立了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s)^⑤，这是新世纪俄罗斯政府倾力打造的“航母级”外交类智库，研究范围涵盖全球，既侧重重要国家、集团，也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为提升俄罗斯的软实力，它特意在研究项目之外设立了教育项目，与意大利的威尼斯大学合作研究全球化问题，开设“全球科学”子项目以提高俄罗斯科学界在西方学术出版物上的发文量和影响力，还着重献言献策推动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从而进军亚太教育市场。“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全面发力，短短七年就名列美国

① 关于民主与合作研究所，参见维基的解释，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titute_of_Democracy_and_Cooperation。也可参见“欧洲稳定计划”(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发布的一份介绍俄罗斯关注高加索地区的智库的小册子，其对欧亚遗产基金会人员的分析里就涉及米格兰杨，见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 “The Russian Debate on the South Caucasus: Who is Who? Part Two: Think Tanks and Academia”, Berlin and Istanbul, March 2010, p.27.

② The Other Russia, “Russia NGO to Monitor US Democracy”, 2008, 28 January, <http://www.theotherussia.org/2008/01/26/russian-ngo-to-monitor-us-democracy/>

③ Adam Hug, “The information battle: How government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romote their agendas & attack their opponents abroad”, Exporting Repression Series,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rch 2017, p.3

④ 关于当代发展研究所，参见 <http://www.insor-russia.ru/en/>

⑤ 关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参见 <http://russiancouncil.ru/en/>

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 版国防和国家安全类智库全球排名第 107 位。^①

俄罗斯政府针对流亡国外者伙同西方媒体共同渲染的俄罗斯政府“腐败专横”和“穷兵黩武侵略乌克兰”的挑战，进行了新闻体制和对外宣传上的改革。俄罗斯 2005 年建立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现有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频道，并开设了法语和德语网站。凭借 100 多名英语记者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的实时报道，加以高质量且具独创性的设计，使得“今日俄罗斯”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 7 亿多受众。在此基础上，2013 年底俄政府斥巨资将俄新社、“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两大媒体整合为“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在布局上，新通讯社合并了两家媒体已有的国外记者站，增加了记者站数量，还计划在全球组建 12 个新闻采编中心；在内容上，通讯社开通了 15 条新闻专线，实现了对全球新闻的无时差报道。同时，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近 20 个语种的广播。^②与此相呼应，2016 版《俄罗斯联邦安全信息学说》突出了信息安全之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向俄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有关俄罗斯国家政策、俄官方对于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等可靠信息，维护俄在文化领域的国家安全”。2017 年 2 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证实俄已组建信息战部队，表明俄罗斯已拥有专门的宣传战部队。

而普京对待美国接纳俄罗斯政治流亡者的反击，就是收留了斯诺登（Edward Snowden）。此事的反响与意义，可从中国《环球时报》的社评中看出：“美国不断庇护非西方国家的反叛者，但自冷战结束以来，鲜有其他国家收留美国的反叛人士。美国把这种一边倒的叛逃和收留看得天经地义，它很难承受相反的刺激……莫斯科这次收留斯诺登真正刺痛了美国，展示了俄罗斯对本国实力的空前自信。俄对美国的各种威胁不为所动，让美国拿它没办法的尴尬和无奈充分暴露于天下”。^③可以说，普京以前对待美国这种做

① James G. McGann,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26-2017, p.73, http://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

② 任彦、陈丽丹、林雪丹：“欧美与俄罗斯较量‘国际舆论场’”，《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10 日，第 21 版。

③ “社评：俄罗斯收留斯诺登测试美国底线”，《环球时报》，2013 年 8 月 3 日。

法可谓鞭长莫及，但是一旦斯诺登事件给了俄罗斯机会，普京果断出手，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结 语

“美国对外进行民主扩展，有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第一，美国从国内向国外兜售国际干涉主义，需要美国民众的响应与支持；第二，它间接考验着对象国政府的权力控制能力”。^①就第一点而言，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无论是奔赴俄罗斯开展活动，还是帮助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在美国建立非政府组织，都是不遗余力的。据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9年的报告，截至2009年7月，美国共有1.47万个非营利组织从事国际事务、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事业。^②这些可称之为“美国国际性民间组织”，它们正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后步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已然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理想渠道，是美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21世纪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所必需的基础性因素。^③

就第二点而言，美国对俄罗斯进行民主扩展活动，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悄然干涉了俄罗斯的内政。“俄罗斯的民主化主要是由其内部力量决定的，但是美国可以让权力的天平向那些为民主奋斗的人倾斜”，^④“在俄罗斯政治制度设计的关键时刻，美国的一些组织为其提供了西方的经验，比如选举法、司法制度或联邦主义，这些都为俄罗斯官员确立改革理念、寻找样板、获得信心发挥了作用”。^⑤这必将影响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威胁俄罗

① Dina Jadallah,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Abstracted Sovereignty”, *Arab Studies Quarterly*, 2012, Vol.34, No.4, p.206.

② Molly F. Sherlock and Jane G.Gravelle, “An Overview of Nonprofit and Charitable Secto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7-5700, R40919,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9, p.10.

③ 彤武：“美国国际性民间组织研究”，《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第72-80页。

④ Michael McFaul, “Russia’s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U.S.-Russia Relations: Unfinished Business”, Testimony, September 30, 200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03/09/30/russia-s-transition-to-democracy-and-u.s.-russia-relations-unfinished-business-pub-1363>

⑤ Michael A.McFaul, “American Efforts at Promoting Democrac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ussia: Lesson Learned”, 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Law Stanford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umber 44, September 2005.

斯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叶利钦时代听信西方推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国家大乱就是明证。相反的例子是，2012年俄罗斯驱逐美国国家开发署的理由，就是其干扰了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因此也不难理解，普京于2015年底签署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明确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指出：“俄罗斯奉行独立的内外政策，招致力图维持世界事务主导权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制”，尤其强调其国家安全的优先方向受到了包括“颜色革命”在内的威胁。如今，连美国学者都不得不佩服普京总统纵横捭阖阻止政治反对派在俄总统和杜马选举中获胜从而粉碎西方“颜色革命”图谋的成就。^①然而，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民主扩展工作不会停止，因为“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的美国根深蒂固，“俄罗斯的民主与美国国家安全密不可分，……一旦专制主义重返俄罗斯，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必将再次受到威胁”，^②因此美国只会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培育新力量、探索新方法，如美国扶持“自由俄罗斯基金会”等行为所表明的。当然，在美国的民主扩展攻势面前，俄罗斯也会继续见招拆招。

【Abstract】 Since the Cold War, continuing its tradition of “expanding democracy”, the U.S. has established numerous Russia-related NGOs, which are generally named after Eurasia and observe Rus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ese NGOs have organized various activities, deeply influencing former Soviet Union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Meanwhile, the U.S. also helped many Russian political exiles to establish NGOs in the U.S. and supported them in activities criticizing current Russian administration. Nevertheless, American activities have gradually aroused Russian government’s vigilance. Finally, Russia promulgated laws to expel vast crowds of American NGOs and resisted the U.S. through fostering its own think tanks, improving

① Valerie Bunce, “The Prospects for Color Revolution in Russia”, *Daedalus*, 2017, Vol.146, No.2, pp.19-29.

② Michael McFaul and Sarah E. Mendelson, “Russian Democracy---A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00, Vol.8, No.3, p. 33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iving Edward Snowden asylum.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NGO field has witnessed Russia's 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chaos to good governance, which also embodies the evolution of Russia-U.S. relationship.

【Key Words】 American NGOs, "Expansion of Democracy", Russian Issues, Eurasia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продолжали свою традицию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и», создали ряд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занимающихся вопросами России, эти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целом именующиеся «Евразией», анализируют Росси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Евразии, проводят целый ряд разнохарактер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и оказывают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ран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Россию.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создание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ссыльными в США, помогая им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критик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ведение Амер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ызвало насторож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России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ПО США и начала культив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мозговые центры, улучшая пропаганду вовне, стала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такие средства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США, как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Сноудну убежища, и т.д. Борьба в области Н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ла о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от хаоса к порядку, а также стала отражением э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ПО СШ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демократии»,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и, Евразия

(责任编辑 孙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2 期

(总第 204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